

∞

INFINITY

∞

目錄∞

編輯的話..... 4

春風化雨

- 國際事務學院 邱稔壤院長專訪——彰顯本身..... 陳羿諳 11
生命是一連串的意外加上勇氣——連弘宜主任專訪...·蔡媚如、呂懿倫 15
「做自己喜歡的事是自由，喜歡自己做的事是幸福」——楊文琪教授
.....張嘉庭、陳冷蓉 19

箕裘不墜

- 把世界帶回台灣——胡志強學長專訪.....朱柏瑞 24
用勇氣創造不凡，用外交走向世界——胡為真秘書長專訪
.....張憲峰、劉則維 29
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牛煦庭先生專訪.....林映中 34
舞蹈，文化，與人生——李宛儒專訪.....呂懿倫 38
投其所愛，一鳴驚人——楊鳴專訪.....蔡睿毓 41
從一次又一次的實踐中 找到自己位置——劉致昕學長專訪...·李紋欣 45
顧好自己的小行星，有天就會是一片宇宙——蘇宗怡主播專訪·彭紹宇 49
光鮮亮麗背後的奮鬥歷程——周幼群學姐專訪
.....沈奕萱、余悅、林怡妙 56
用歌聲活出自我的海地青年.....沈奕萱、余悅、林怡妙 60
心中有火苗便不懼怕寒冷——卜大中總主筆專訪.....邱芷嫻 63
從誤打誤撞到通過外交特考——鄒惟容學姐專訪.....蔡家卉 66
Connecting the Dots——黃巾倪學姐人物專訪..... 陳柏誠 70
盡其在我的人生哲學——姜豐年學長專訪.....胡澤安 74
擇其所愛，愛其所擇——盛治仁總經理專訪.....胡澤安、賴玥如 79

∞ INFINITY

力學篤行

- 在實習經驗中創造無限的可能性——外交四 周正剛學長……………顏融 84
勇於嘗試自己的人生——林揚軒學長專訪……………陳羿誼、賴玥如 88

闊別半甲

- Passion&Patience, 持之以恆、莫忘初衷——許源派學長專訪…胡澤安 92
商界的外交官——張偉昌學長專訪……………林靖 97

鬥志高昂

- 外交女籃—我們的魂……………施瑀嫻 102
紅土之上，夢想的路—外交系棒……………張憲峰 103
比戰績更好的隊伍—外交男籃……………陳信宇 104
排除萬難，球不落地—外交女排……………胡芷昀 105
最 BANG 的系隊—外交系辯……………林靖 106
照亮寒冬的暖陽，刻骨銘心的羈絆—外交男排……………陳明德 107
綠茵上的腳底功夫—外交系足……………林伯儒 109
球場上的那些小事—外交系羽……………施秉辰 110

點滴在心

- 政大外交代表團 赴美參加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曾懷嫻 112
暮然回首，璀璨不朽—外交才子才女制服日……………牛淳安 113
最 6 的文化盃—外交好聲音……………張簡巧微、鄭州庭 114
展現你不為人知的一面 超能力事件簿—2017 迎新宿營
……………江芸蘋、王森玫 115
雨也澆不息的外交精神—包種茶節……………林靖 116
願今夜只消同你歌舞—外交酒舞節……………陳彥君 117

編輯的話

主編 胡澤安

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頭一次擔當主編的位子，參與了整本系刊從無到有的過程，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感謝我的好夥伴林靖和我一起包辦了所有瑣碎的細節，一起爆肝、一起頭痛，沒有妳的日子我實在不敢想像。再來是辛苦的編輯團隊們，不論是被我推坑還是自己入坑的，都非常感謝你們願意投注心力與時間在這本系刊上，希望在編採的過程中你們能都夠有所收穫，沒有你們就不會有今天的系刊，大家真的都很棒！

也很感謝所有願意撥冗受訪的學長姐們，希望這本系刊不僅可以領著我們去見證學長姐們所走過的路，更能夠將學長姐與學弟妹連結在一起，藉由這些經驗分享助所有還在迷惘中徬徨的人，嘗試跨出迎向未來的第一步。

最後，感謝所有在編輯過程中那些幫助我們、替我們加油打氣的各位，每一句鼓勵、每一個擁抱都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期望我們都能夠在迷茫中找到自己無限的可能！

主編 林靖

很多事情真的要親自參與之後才知道有多難達成，導致我對前一本系刊的三位主編深感尊敬與崇拜，但更讓我敬佩的五體投地的是好夥伴澤安，一邊處理國務營一邊用系刊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澤安我愛您喔)。

很開心學長姐們都樂意接受訪問，相信有了大家美好的文筆相助，必定能讓所有讀者有親臨現場與學長姐見面的感覺(會太浮誇嗎?)，總而言之真的很感謝所有受訪的學長姊，很感謝正在用心閱讀這本系刊的你，但最需要感謝的是所有參與系刊編輯團隊的大家，每個人真的都辛苦了，我愛大家!!!

文字有限，其後的意涵卻是無限，希望大家都能好好享受。

編輯 彭紹宇

大學念了幾年，參與系刊就有幾次，然而神奇的是，每次都還是像第一次一樣興奮又期待。

再次謝謝外交系刊，也謝謝那些文字將我牽起的每段緣分。

編輯 呂懿倫

猛一抬頭，才發現這已經是第三年擔任編輯。從過去懵懂，從頭開始學習的大一，到大二忙碌的主編工作，如今則是帶點回味，思忖自己還有多少機會，能從無到有產出一篇帶著溫度的訪稿。感謝我與系刊的情分，在百忙的大學生活中，補上一筆鮮豔的色彩。

編輯 蔡媚如

這是我第二次當系刊編輯了呢！其實再次加入系刊也只是想練練筆，畢竟也很久沒寫文章了，很怕自己只能寫出 FB 廢文，或是中文程度日益下降，呵。今年採訪系上的師長及系友，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我是那種只要不是跟同輩相處就會手足無措的人，很怕自己會說錯話。還好採訪過程都還算順利，感謝懿倫學長 Carry 我，不然我肯定會很慌亂。另外，我覺得撰寫訪稿也是一個讓自己成長的過程，學習該如何整理資訊、如何挑選適合的詞彙、如何下標題等。看著訪稿從無到有更是滿滿的感動，就像看著自己的小孩終於出生一樣（講的好像自己有生過小孩），我相信大家懂我的意思啦（笑

編輯 陳羿誼

第二次參與系刊編輯理由依然簡單，我喜歡書寫，所以留了下來。但每一次採訪不同的人、聽完不同的故事，都會有種與平凡現實剝離的感覺。小時候我們都喜歡美好的童話故事，善良的人始終善良，且將邁向幸福美滿的結局；但長大後我們喜歡聽深刻的故事，那些拐了的彎、崴了腳也要走完的顛簸，反而更能撼動人心。三百六十五天日日晴雨不定，人生的際遇也各有不同，當閱畢闔上書刊，願反思之餘仍懷抱夢想和赤子之心，一如張曼娟所言「啊，人生當如紫陽花，晴雨皆好。」

編輯 林映中

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撰寫過程中雖歷經波折，但完成後倍感成就。

編輯 邱芷嫻

第一次擔任系刊編輯的角色，老實說一開始還有點怕怕的，對採訪跟寫作沒什麼概念，只是想讓自己接觸不熟悉的領域，體驗一下小記者的感覺。很幸運可以跟親切和睦的編輯團隊共事，在採訪卜大中主筆時內心的緊張雀躍難以言傳，只能說這一個月來收穫滿滿，讓我意識到自己的不足，未來將更努力朝理想邁進。

編輯 賴玥如

雖然寫稿很崩潰，但與厲害的學長們訪談真的令我受益良多，頓時讓我看見未來一絲曙光，也謝謝好多好多人幫助，希望各位也會喜歡今年的系刊。

編輯 張嘉庭

到了大二才第一次參加系刊編輯，從動了念頭到報名不過短短 10 幾分鐘的時間，可以說是一頭腦熱沖昏了頭。在我的學習經驗中，其實訪問過幾個人，但都是經由身邊的人介紹或是本身就相熟的，反倒是第一次正經八百地訪問，並撰寫出一篇文章。從徵求教授訪談意願到撰稿處處充滿刺激，先是一開始教授拒絕訪問；訪問前一天搭檔腳嚴重扭傷，行走困難；到最後寫稿時發現錄音檔沒有錄完全，幸好最後有搭檔那邊還有備份，不然我想文章不會寫的那麼順暢。非常感謝文琪老師最後還是接受訪問，並且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在過程中更是知無不言，氣氛十分輕鬆愉快、順利，在這些過程中，

學到了如何正式邀請訪者，還有訪問時需要注意的小細節。現在電視有許多訪談節目，經過此次訪談，我了解到那些主持人除了須事前做功課具備一定的相關背景知識，還要能跟得上訪者的思考，並且掌控節奏，這樣來回問答才不會變成鬼打牆，一直在相同題目打轉。最後，我想說的便是：真的很慶幸能參與系刊編輯團隊。

編輯 陳冷蓉

經過這次的訪問，我學會如何撰寫訪問前的寄信格式，以及該如何在訪問的時候盡量不冷場的和訪問者攀談，並從中獲得有用的資訊。

這次的訪問非常順利，過程中嘉庭給了我很多支持和幫助，從訪綱到撰寫稿件幾乎都是靠她的幫忙才能使我能拿出還能看的東西交件。

我覺得這次訪問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撰稿了，因為不能照著老師給的回答直接寫，而是要經過大量潤飾和融合各種問題的答案，寫出一篇不會顯得過於呆板無聊的報導，我想沒有嘉庭和校刊負責們幫助，我一個人一定是做不完的。

所以最後我想謝謝教授撥出時間給我們訪問，也對我們非常親切，以及謝謝所有在完成系刊稿子前給予我幫助的人。

編輯 張憲峰

藉著與胡志強學長以及胡為真學長的訪談，我深深了解到當年學長們是如何在指南河畔拚命地用勤奮砥礪自己，從而成為一個對人中華民國有貢獻的優秀人士。透過學長們在國際事務上的打拼，我了解到了不僅僅是中華民國在國際地位上雖面臨到的艱鉅考驗，而是學長們當年為了中華民國地位而努力的奮鬥史，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些年輕人應當追尋他們努力的腳步，為了中華民國的未來而邁進；透過學長們在各行各業中超群的表現，我了解到所謂的外交並非全然只有在外交領域上的展現，而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將外交的知識運用到我們將來的工作中，就算不是與外交相關的工作，我們仍能以外交的專業展現出不同於別人的那面，並且為了中華民國而盡一份心力。因此，學長們的經驗像我們的右翼，而我們外交系的專業更是我們的左翼，但願將來的你我藉著這雙羽翼，如鷹向上騰飛。

編輯 朱柏瑞

沒想到可以採訪到胡志強學長和胡為真學長，真的是太令人驚喜了！這次的採訪真的是非常特別的經驗，和兩位學長相談甚歡。他們分享了早期校園生活，以及到後來從事外交工作、進入政治圈的經歷，讓我們收穫不少。此外，聽到學長從以前到現在為國家的無私付出及貢獻，亦讓我心中感動不已。在此要感謝學長們願意空出時間及耗費精神，接受我們的採訪，才能讓我們順利完成這個神聖的任務；感謝黃奎博教授熱心相助，替我們聯絡兩位學長，否則我們可能便喪失訪問到兩位學長的機會了；最後要感謝主編學姐，騰出時間替我們反覆修稿，彌補我們的不足之處。這次編輯系刊的工作告一段落，

下台一鞠躬，謝謝大家！

編輯 蔡睿毓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人類是有思考能力的動物，當人們在解讀世界時，會得出很多暫時性的結論，並試著歸納、整理，然後透過語言、文字或其他媒介，將這些訊息傳遞給他人，整個知識體系就這樣慢慢被建構了出來，然而我們一輩子若都在盲目追求別人眼中的世界、別人解讀世界的心得，是不會真正擁有這些的，儘管我們永遠沒辦法透過自己的認知，百分之百了解這個世界，而我們能做的是持續的傾聽、學習，將此貫徹在自己的人生中，才是真正的獲得！

編輯 蔡家卉

當初，因為覺得能夠訪問系上的傑出校友是很特別的經驗，所以加入了系刊。謝謝系刊讓我有機會訪問兩位很優秀的學姐，並從她們的過來人經驗學習了很多。鄒惟容學姐的分享讓我瞭解了參加特考必經的心路歷程，很佩服學姐的意志力以及在下定決心參加特考後，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計劃，刻畫出未來的模樣，也希望自己能夠向學姐看齊，能夠像她一樣，按照自己的計畫前進。

黃巾倪學姐說：「最重要的能力是讓自己開心的能力」學姐的回答很出乎意料，但也讓我印象深刻，因為不曾聽過這樣的答案，也從來沒有想過讓自己開心是一項很重要的能力。從構想訪綱、訪問講者，到撰寫逐字稿、文字編排，過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戰，但看著兩篇文章的產出，心裡很有成就感。

編輯 劉則維

採訪胡志強學長時，學長分享治理臺中市的理念以及提供對年輕人、學弟妹的建議，我明顯感受到學長善解人意的一面，學長能設身處地地為不同立場的人著想令我十分欽佩。而採訪胡為真學長，對我來說意義非凡。學長是個極為謙虛的人，總是看到身邊長官、老師、學長姐的優點；學長是個非常樂觀正向的人，碰到困境永遠提醒自己總有別的方法。而編輯系刊則讓我學會從打逐字稿開始，進而修改為問答式筆法，最後再以敘述式筆法呈現。參與系刊，不僅使我累積文學、採訪的經驗，更讓我有幸能見證外交系的一頁傳奇。

編輯 顏融

參與系刊的編制是一份非常快樂的事，當終於連絡到受訪者，確認其受訪意願後取得的成就感，促使我更盡力籌備訪綱跟自己的口條，以希望訪問能盡善盡美，不辜負受訪者撥冗接受訪問；在這準備的過程，我與我的夥伴彼此合作的默契以及成效，帶出事半功倍的效果，使這次訪問的過程能夠快樂且順利的進行，這也令我非常感謝自己當初選擇參與系刊，因為這個選擇，我才能遇見充滿默契的夥伴，擁有這麼美好的回憶，而訪問楊鳴學長和周正剛學長的過程，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們對人生的獨到見解，還有經歷過挫折以及打擊後對生命的感悟，除了他們的話對我在各方面有很深的影響外，與他們相

處的輕鬆自在也非常難能可貴，我想，能與他們接觸是參與系刊的所帶給我最大的一個禮物吧！

編輯 陳柏誠

感謝兩位學姐接受我們採訪。過程中我真的學到很多，無論是當初誤打誤撞進入外交系，還是懷著當外交官的夢想來就讀，兩位學姐的故事，都讓我更加相信未來發展的無限可能性。

感謝鄒惟容學姐的分享，讓我更加了解準備外特會是什麼樣的心路歷程，也認知到很多事不可強求。和退休大使的一場談話，讓她立定了未來的夢想。那麼，未來會不會也有個貴人出現在我生命中，讓我更確立自己的方向？

感謝黃巾倪學姐，學姐的活潑和熱情真的讓我印象深刻。「我覺得最重要的能力」，是讓自己開心的能力。」這句話，讓我思量許久，也不禁一再問著自己：「現在的我，快樂嗎？」

最後，感謝家卉邀請我參與編輯系刊，讓我上了一堂精彩又充實的課。

編輯 林怡妙

態度決定今天是否春暖花開

我這次訪問的兩個對象——Tooly 學長和周幼群學姐都讓我對「態度」有了更深的認識。態度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好像很重要，卻又說不太上來真正現實意義上的重要之處，但從 Tooly 學長的生活經驗：以正向積極的態度規劃生活，每天都是樂觀進取的優良表率，以及周幼群學姐面對初上主播台的手忙腳亂，以力爭上游的態度學習、贏得上司讚賞的勤奮精神，確實可以看見在知識以及技能以外，使人們閃閃發亮、最後破穎而出的重要因素：態度。

謹以這兩字寶貴的所悟與各位共勉。

編輯 沈奕萱

當初因為外交系畢業的學長姐大部分都是從政從商，少數人進入到媒體事業，不禁對媒體界的工作內容充滿好奇，尤其好奇在職場上是否也能運用外交所學，因此我們決定以周幼群學姊作為這次採訪對象。學姊曾在中天擔任主播要職，在職涯上的心路歷程、軌道轉換，值得我們細細聆聽與學習，她以「努力不懈」為座右銘，在任何崗位上恪盡職守、奮發圖強，最終得以自我實現。這次很榮幸能和周學姊共度下午茶時光，聊聊大學時的趣事和職場經驗，親切溫和的談話中，彷彿一場姊妹般的家聚，沒有壓力，沒有隔閡，十分溫馨難忘。

Tooly 學長在新生週時的表現令人為之一亮，在舞台上眾所矚目的焦點，無論帥氣的外表還是迷人的歌聲，都深深抓住觀眾的注意力，當得知是外交系系上外籍生的時候，我們更是驚訝與佩服不已，他竟能將中文歌唱得如此

圓滑通順，甚至不輸在地歌星。海地出身的他，有著一顆樂觀開朗的心和勇於嘗試的冒險精神，隻身來到陌生的環境，他很快就融入了當地生活，學習語言的能力也十分快速，學長以靦腆的笑容，悅耳的歌聲，將快樂帶給大家，透過這次難得的訪談經驗，讓我們看到一位如此獨特、傑出、有想法的青年。

編輯 余悅

這次的訪談讓我深深地被 Tooly 學長積極的人生態度感染，學長不只喜愛歌唱，更勇於追求他的歌唱夢，我們也該學習學長樂觀的人生態度，放開心胸、勇於嘗試，找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而訪問周幼群學姐讓我更深刻體悟「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這句話，大學時期累積的背景知識便是學姐在媒體界發光發熱的助力，天下沒有白走的路，所有付出的努力都不會白費，現在認真做好每一件事才能創造未來。

編輯 李紋欣

先謝謝幫忙聯絡的郭昕光老師還有願意接受採訪的劉致昕學長，再謝謝那天特別來幫我側拍的韓文一馮郁軒，最後也很謝謝學姐以及朋友幫我修正文辭。

怎麼說，做刊物透過採訪知道別人的故事終究是件很快樂、很幸福的事吧？很多事情會忘，但我想寫稿這件事是怎麼樣都忘不了的。希望大家能喜歡這本系刊！

春風



化雨

國際事務學院 邱稔壤院長專訪——彰顯本身



採訪∞陳羿誼、林映中 撰稿∞陳羿誼

「有副對子說與你們聽，『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知道這什麼意思嗎？」訪問結束前院長最後一個問題，當時我不禁一怔，究竟是行也不行？院長微微一笑、親切地補充道：「不信不行，相信就行。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啊，年輕人。」那一刻，我想起了張愛玲說過的一段話——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條路，每個人都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輕時的彎路。

飲水思源、落葉歸根

在三峽長大的他，自小勤奮向學，初中、高中較少注意工藝、藝術課等，全都埋首知識浩海，一番苦讀終於考上了政大外交系。曾為學生、今為院長，回首過往人生岔路，原來當時年輕有為的他一心投入公職，而外交更是一個潛力無窮、代代菁英輩出的領域，故而成為了院長的首選。畢業後前往西班牙進修，專攻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等方面之學術研究，另對於語言的學習特別有心得，運用零碎時間和手邊資源熟練常用外語。接過院長手中的名片，上頭整整齊齊印著「Roberto P. Chyou Ren-Rang」，原來在西班牙人人都是兩名兩姓的，兩名一為呱呱墜地時家裡選定、一為天主教上帝賦予之名，兩姓一從父姓、一從母姓，如此數來恰好，只是中間這「Pachamama」是如何來的呢？院長似也未信奉天主教呀！經此一問，院長哈哈笑了起來：「說來這背後還有個故事。」原來當年選擇西班牙語作為第二外語專長，友人給他取了「Pachamama」為第二個名字，年輕的他好奇追問了此字原義，友人只是詭譎一笑：「反正你大概沒什麼機會去到中南美洲某個地方，如此一來便不甚要緊。」院長倒也心寬未曾詳究，想來是相信朋友不會有害於己。多年後因職務之故，造訪南美洲昔日古印加帝國富土，與當地人閒聊時提及己名，未料對方一聽大驚失色、再三確認——原來「Pachamama」是古印加帝國大地之母芳名，故就取院長本名「稔壤」、意即「豐收的大地」之義，進而為之擇定了「Pachamama」為第二名。然而，無意間發現自己與當地人信仰之神同名，想必院長當時的心情多少有些啼笑皆非吧！

說到名諱，想來在臺灣的我們有所不知，院長在中國大陸行走江湖，所用姓名曰「邱念壤」，取的是不念不壤、愈念愈壤的詼諧自信，當然其中定還有對於名利的淡泊吧。「名字只是一個標誌，不是我這個人本身，人，要彰顯本身。」是怎樣的自信，才能對於名號如此坦然呢？想想每當有人誤寫我名時，即便已是司空見慣，心裡卻總有些不舒服……霎時又想起了作家張曼娟新書《當我提筆寫下你，你就來到我面前》裡頭，有著這麼一段話：「我知道我是什麼人，那樣的標籤貼在身上，我一走動，它就掉下來了。」涵養本身就不怕被人貼標籤，而名諱亦不過是一個標示，心裡拿得穩己身為人和生命本質，標示上印著哪個方塊字又何妨呢？大千世界千變萬化，做人惟守此本心而已。

麥哲倫繞行地球一週後，世界率先成了以西語為主的型態，當年院長到美國求學，飛機落地、踏上美國國土的那一刻，他想的是：「美國，我來了！」相比在西班牙求學經驗，院長語重心長地說：「在英語系國家，會讓你知道你是誰；在西語系國家，不要忘記你是誰。」早期在某些英語系國家，白人還是不常與其他族裔來往的，故會讓人深刻感受到隔閡，然而在熱情的拉丁國家，高度包容性的文化歡迎各式各樣的人，卻也容易使人遺忘了自己的根。

焦點明確、獨樹一幟、畫龍點睛

當問及給予國際事務學院學生的建議與指引時，院長認為在本院系專長部分，必然需能熟習國際關係，兼採區域研究並搭配常用外語，或是在近年來漸趨熱門的議題上苦下一番功夫，例如環境、生態、糧食、能源、亞太海權、亞歐陸權等。另外，院長也十分鼓勵大學部同學們申請輔系、雙主修，培養第二專長，經貿、語言、法學、傳播、社會科學等等俱佳，若以長矛為喻，本科系學士班階段乃如固定利刃與長棍接合處，外交系、輔系、雙主修為利刃本身，刀刃之尖則為英語，由此可見英語為重中之中。至於第二外語，身為熱愛學習語言的過來人，院長強烈建議語言的學習要以精通為目標，切忌多而不精，否則將無法聚焦，多學無益。學術生涯的規劃當如藍海策略——學士班重於焦點明確，碩士班需獨樹一幟、有自己一番見解，博士班當綱舉而目張，若畫龍點睛、栩栩如生。

人生總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從不間斷。從還是學生到離開外交系求學，後來進入新聞局、外交部，最後又回歸外交系和國關中心，院長笑著說：「就像飛機起飛需要盤旋，非兩點之間直線抵達，如此一來高度和廣度才會不同。」鼓勵年輕人多方嘗試、探尋，不要怕走冤枉路或吃苦，畢竟沒有過不去的坎，生命就是如此，以為山窮水盡之時，當有「不是路已到盡頭，而是該轉彎了」的豁達心胸。身為外交系系友，院長始終秉持著「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會一種語言多認識一個世界」的信念。多次帶領學生前往山東參加孫子兵法辯論比賽，「非戰、全勝、共贏」的奧義也內化成信念的一部分，看著學生們的表現更讓他相信校內校外的學習、同儕間的相互學習甚是可貴，彼此之間更能成為一世的朋友，患難真情實屬不易。為此，院長與夫人特設置了《琦瓊服務與學習獎助學金》，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活動，並獎助在院內所屬單位服務工讀的學生，以期拋磚引玉，創造更多元的教育環境，也對同學們的服務精神表示肯定。

對於自己孩子的教育，院長從不過問功課，因為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學習條件及環境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就如孫子、老子、孔孟聖賢、釋迦摩尼、古希臘三哲等，學說信仰盡皆不同，其實觀念都是一以貫之啊！擔任院長後，對於學生的教育就如同自己的孩子，分數並不是一切，只是對於學習成果的自我檢驗。隨著人類壽命延長，一生中學習的時間也拉長了，組織家庭與出社會工作的時間延後，院長建議同學們深思是否要出國深造、深造領域為何等，以便選定目標後全力投注、一擊中的。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在政治與國際關係類的 QS 排名始終維持前 50~100 名，院長亦積極推動博班精進計畫，希望能針對全院課程進行整合、增加英文授課、附帶各區域主要外語以搭配區域研究。政大八十週年校慶時，院長還是外交系系主任，九十週年甫任院長，希望能凝聚系友會為系上、院內做出貢獻、略盡棉薄之力。而當問及在國際關係領域最欽佩的人時，院長說真是太多而不勝枚舉了，但作為一個院長，他受到 Prof. Goodm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merican University) 很大的啟發：「作為一個院長要有 Vision，並帶領大家朝著那個方向前進。」我想，院長也一步一腳印地正在實踐的路上吧。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對於今年外交通訊的主題「無限」，院長有此想法——有些事情你沒有看到不代表它不存在，就像國際關係經緯萬端；有些事情你看到了，卻也不代表它一定存在。最後，院長諄諄叮嚀，年輕人要 Be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像漁夫在鯰魚缸裡放入天敵，因環

境中對手強大使得鯰魚能常保鮮活、時時警惕，靠岸時肉質仍然鮮美，故而能賣得好價錢。古人云：「平時如戰時者生，戰時如平時者死。」亦有人言：「平凡、平淡、平實，生活要單純，思想要複雜。」思想要複雜，就要多讀書，然而凡事過猶不及，盡信書不如無書，親身體驗後點滴自在心頭。」院長娓娓道來這麼兩句，我想，以此作為結尾，也更能凸顯歷史傳承的可貴之處吧。

生命是一連串的意外加上勇氣

——連弘宜主任專訪



採訪∞蔡媚如、呂懿倫 撰稿∞蔡媚如、呂懿倫

系辦還在百年樓的外交系

問起當年的外交系，主任首先提了「硬體」的部分。當年的外交系其實不在現在的綜院北棟，而是在山上的百年樓。現在綜院的位置在當年其實是個籃球場。主任告訴我們，那時候因為系辦在山上，主要的課堂也都在山上上課，當時校車的班次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多。「每次早上八點鐘的課都急急忙忙地衝上山」，是主任對山上的印象。另一個主要上課的地方是現在研究大樓的位置，以前的研究大樓只有兩層樓，跟志希樓與果夫樓是相同風格的建築。「那時候坐在那種兩層樓的教室裡面上課就有種《未央歌》裡面西南聯大校園的感覺。」主任回憶著。接下來主任講了一個現在大多數同學應該都不知道的事，「以前百年樓跟季陶樓中間還有一棟樓，我們經濟學就在那裏上，但後來被燒掉了。」

回憶當年的外交系老師，主任有些難過的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人當然有些凋零的狀況」，當年教授西洋外交史的老師——張宏遠老師，最近才剛過世。另外，主任也提到了從他大學時代就在政大的幾位老師，包括：鄧中堅老師、李明老師還有劉德海老師。而且，弘宜主任還是德海老師的第一屆導生呢！

誤打誤撞到俄羅斯

弘宜主任在台灣算是少數研究俄羅斯的學者，在外交系裡，更是唯一前往俄羅斯求學的老師。至於為何會選擇俄羅斯呢？幾乎可以說是一連串意外堆疊出的結果。

主任是藉由公費留學到俄國攻讀博士的，當時的教育部長吳京，想把公費留學的計畫停掉，但當時的常任文官覺得這麼做不大妥當，便想辦法將這個想法拖緩，於是出現了一個過渡期，而主任碩班畢業那年剛好碰上這個時間，規定都與之前的不大一樣。例如：當時考國際關係的科系原則上是一年到美國、一年到法國，但因政策調整，原本想前往美國進修的主任必須提早考公費留學。很不幸的是，「我簡章一翻開，找不到考國際關係的科系，我就再繼續往下看，有了，只是它開在『獨立國協與東歐』。」但這也讓主任有了一個可以「印證」的機會，當時美蘇冷戰剛結束，平常在台灣讀美國人寫的書，剛好可以藉這個機會印證書上寫的是否為事實，「只是比較累的是，要學一種新的語言。」

在俄羅斯的生活有點難

談到在俄羅斯的留學過程，主任說：「剛開始去的前半年是最不適應的。」原因是俄國不穩定的經濟情景。在蘇聯解體後，俄國開始進行貨幣改革。在蘇聯時期，蘇聯官方將蘇聯盧布與美金的匯率訂在 1：1，但當蘇聯解體後，貨幣便迅速貶值。1996 年，盧布兌美元的匯率大約是 1：6300，於是俄國官方便於 1998 年 1 月 1 日發行新盧布，新盧布兌美元的匯率大約是 1：6.3。而主任是在 1998 年下半年前往俄國，經過了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1998 年輪到俄羅斯出現經濟危機，因此盧布又開始大幅貶值。當時最令主任印象深刻的是：「在寒冬下大雪的時候，一大堆人在路上排隊買麵包。」那是已經好幾年沒出現過的景象，甚至讓主任覺得「俄羅斯是不是快垮了。」還曾經認真的思考要不要乾脆就收拾行李回台灣算了，但又覺得這樣「無顏見江東父老」。幸運的是，後來俄羅斯的經濟趨於穩定，主任也就繼續待在俄羅斯了。

除了國際關係之外，主任在俄國也修了哲學課程。在俄羅斯有三個國家考試：外語（對

外籍生來說，考的是俄語)、專業科目以及哲學。在俄羅斯的哲學考試中，除了一般在台灣常聽聞的西方哲學之外，由於俄國曾是共產國家，因此有很大一部分講的是馬克思主義，對於台灣人來說是相當不熟悉的。為了準備哲學這個科目，主任從台灣帶了一些中文的哲學書籍到俄國，但看了之後覺得「哲學要用中文表達已經有點困難了，最痛苦的就是還得思考怎麼用俄語表達。」主任還說，哲學這個科目對他而言，只有無力感，無論如何盡全力投入都沒什麼進步，「當你好像找不到施力點的時候，想要盡全力做什麼事，卻又發現完全沒有辦法時，就會覺得人生真的很無趣。」尤其遇到下暴雪的天氣，只能待在室內的時候，更顯煩躁。

另一個令主任感到痛苦的，是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採買」。在當時的俄國超市並不多，俄國的商店並不是你拿了你想要的東西去結帳，可以從頭到尾一句話都不用說，而是要開口告訴店員你想要的東西，請店員拿給你。主任說，剛到俄國時，因為語言的隔閡只能透過比手劃腳跟店員溝通，最怕的就是遇到沒耐心的店員，「那時候覺得買個東西累得要死，還要事前做功課才能去買。」但在快要結束留學生活時，反而喜歡到那種商店採買，除了可以練習俄文之外，還能跟店員聊天。

講到這裡，對於正在學習俄文的我，不禁好奇：主任的俄文是什麼時候開始學的？當時的公費留學會由文化大學或是政治大學「代訓」，也就是說會由他們教授學生俄語，等學生有了一定的基礎後，再把學生送出國。出國後，若大學不是主修俄語，就會要求留學生修習一年的俄語課。

其實，俄國在蘇聯時期會派員訓練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俄文。(是的，台灣也包含在內。)再加上中國與蘇聯在冷戰時期都屬於共產世界，所以俄國的老師對於指導華人學生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主任說，他經常遇到從蘇聯時代就擔任教職的資深老師，對於教學有著相當大的熱忱，「除了教學有熱忱之外，其實也是一種使命感。」可以從那些資深老師的言談中感覺到被國家賦予重任的榮譽感，除了教授俄語之外，也要讓這些學生理解俄羅斯的文化，進而接受俄羅斯的思想。雖然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有人可能會覺得這是種「遺毒」，但主任認為，一個老師肯花時間在學生上，願意付出、願意把學生教好，就是一件很令人感動的事了。

輾轉回到外交系

完成博士學位歸國後，主任的經歷相較於其他老師是比較「崎嶇」的，先後任職於國防部及中正大學，最後才回到外交系任教。

主任博士班畢業那年剛好碰上國防部改制，要引進「文人」，考試院公告的報名截止日又恰好在他博士班口試的當天，主任便抱著「不要浪費這個機會」的想法報名了高考。回國後，又剛好碰到當時的系主任鄧中堅老師告訴他系上有個缺，於是便決定在外交系兼課。就在快要開學時，主任收到了考上高考的通知，必須去受訓。還好，主任遇到了一個好長官，願意讓他在受訓期間請假到政大兼課。

後來，主任又碰上了另一個機會：中正大學成立了一個新的研究所——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主任想了想覺得自己待在國防部三年，對於戰略也有了一些想法，再加上自己原本就研究國際事務，可以藉這個機會融合自己的所學與工作好像還不錯。除此之外，還

有部分是因為嘉義是他父親的故鄉，他對那個地方並不陌生。「最重要的是，那時候還沒有結婚，就自己一個人，萬一在那裏就落地生根了，也不錯。」至於後來為什麼回政大教書呢？主任笑著說：「因為結婚了嘛！對象在台北，總不能一直待在嘉義。」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那時候系上剛好有缺。

對於這段「流浪」的過程，主任說：「很多事情從事後看，都覺得很有趣，但在當下，你會覺得：『唉……怎麼那麼難過啊！』」主任也藉著這個機會提醒我們，每個人在生長過程中，多少都會有一段很難熬的時候，但在未來回首過往，它就會成為一個甘美的回憶。

任內目標

一個系所的經營，需要花費相當多的心力。新上任的日子，對於主任來說確實忙碌，好多的事情正待被推上軌道。主任認為外交系有幾樣重要的指標，要盡量維持它們的動能。其一是外交系學生在外交特考或是其他國家考試的表現；其二是系上學生出國交換、進修的比例；其三是博士班學生在高等教育後的就業及學術發展；其四是在職專班的教育及人才培育。除了這些指標，回到作為根本的學士班，主任希望同學們在學習全球事務之外，能夠培養至少一項區域研究的主修。有了對區域的了解並結合相關語言的專長，是打下未來不論是就業或是發展的良好基礎。另外對於外交系的學術經營，舉辦學術研討會並邀集國內外學者與會，促進交流及學術質量的提升，也都是主任認為在他任內的重要事項。

對外交系學生的期許

談到了外交系的學生，主任希望同學們在快速變動的時代，要能培養國際競爭力以及國際移動力。從國際關係學問的基礎，逐漸延伸至更深、更廣的領域，並呼應主任所言區域研究、外國語言的專長，以及全球化環境的國際經貿專業能力，是重要的內涵。

而關於生涯的發展，主任坦言：「你其實不一定要當外交官。」外交系的學識方向甚廣，其中的優勢就是能讓同學快速適應不停在變遷的世界，從中找尋機會，只要所學所用能夠與國際接軌、走出國際，其實就不負在外交系求學過程中習得的這些基礎。許多同學都會擔心未來的發展或是出路，但主任指出，這其實是很正常的現象，每個人都會經歷過。只要足夠認識自己，理解自己所追尋、所想要的，就能逐步構出未來的方向。

「做自己喜歡的事是自由，喜歡自己做的事是幸福」

——楊文琪教授專訪



採訪∞張嘉庭、陳泠蓉 撰稿∞張嘉庭、陳泠蓉

在這晴朗的週四早晨，將自己打扮得體，準備所有用具，掐好時間出門，自信昂揚的前往綜院。

那天的電梯似乎跑得比平日還快，不知不覺我已經站在文琪老師研究室門前，深吸一口氣，敲了敲門，意外地沒得到任何回覆，又再次敲了兩次依然沒有結果，我焦躁地在九樓亂晃，查看信件確認時間，深怕自己錯過或記錯甚麼讓我的第一次訪談就這樣失敗了。好險在十分鐘過後看到老師從電梯出來的身影，才默默鬆了一口氣：訪談已經成功了一半，老師一臉不好意思地跟我說：「真的很抱歉，為了買東西而遲到，快進來吧！」從她臉上可以看出來其實她也很緊張，跟我們一樣，都是第一次訪問。一開始我們顯得有些侷促，但老師溫和友善地接待我們，並給予飲料讓我們更為親近，也使得過程更加順利且流暢。

政大外交到教授

老師也是從政大外交系畢業的，可以說是我們的學姊，當我們問到為何當初會選擇就讀外交系的時候，老師說：「當初其實沒有想那麼多，除了分數落點剛好在外交系，也想著要有英文的專長，同時還有另外一門的專業知識，單純只學英文，似乎不是那麼的實用。」

從政大外交，到美國喬治城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再回到系上當行政助理回饋系上，並在若干年後考上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博士，一路走來，老師十分感謝外交系，不論是系上教授或是同事的幫忙。

其實，老師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名教授，至少不是從小就立志要走教育這條路。從外交畢業後，就想要到外國念書，最大的目的就是見見世面，出去外面走走，而不是為了學位，但在出國之前，還需要準備所需的英文檢定和學費，剛好當時系上助教有缺人，老師便邊念書邊幫忙系上事宜，在這期間，經教授介紹與推薦參加了行政助理交換進修的計畫，最後經過幾年的準備和等待，申請上了美國的喬治城大學修習國際安全，學成後回國，繼續為外交系服務。「那個交換計畫是給老師的，但也因為你用了系上那麼多錢，所以是有義務回來服務的。」老師提到，她覺得最初進入美國研究所最困難的部分是語言的不足，沒辦法在上課時及時搶答，也無法完全跟上上課的節奏使她非常困擾。

並提到當初博士專業選擇沒有延續外交系的政治學習的原因是因為個人比較不喜歡充滿衝突的國際政治，反而更喜歡通過合作達到共識的自然資源相關的議題，「我個人不想接觸那麼多關於政治，覺得外交、國家安全這些都是和『衝突』、『暴力』政治層面的東西，反倒是自然環境、生態領域直覺就是和平且較需要合作的項目，而不是耍心機。如果是要選擇研究衝突，或是研究合作，我會選擇合作。」

生命轉捩點

隨後老師對我們說，在完成碩士學業後，發生了一件令她措手不及的事情，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的軌跡。

老師在回國後幾年內，罹患了癌症，對那時還非常年輕的她來說，這是一件非常可怕、毫無準備且不可思議的事情。「其實在剛修讀完碩士回來沒多久，我就得了癌症。」老師說道，其實她不怕被大家知道她曾經經歷過甚麼，只是怕嚇到我們。在訪問期間說到這裡

時讓我們非常的吃驚與佩服，吃驚於老師在那麼年輕就經歷那樣的難關，佩服老師在治療後還能積極正向的生活並且努力的拿到博士學位。

她同我們說，那時候她非常感謝外交系能提供給她一年左右的長假讓她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治療與靜養。老師在養病期間，不可避免地一直思考為何會發生這種事的原因，因此她開始大量閱讀，最後得到的個人猜測認為可能是因為我們所在的環境受到太多污染，而生活與環境習習相關的我們會在大自然惡化的時候生病，自此，老師就開始對自然環境領域產生濃厚的興趣，並決定其為博班攻讀的專業，「我看過太多人念博士班念的很痛苦或是念了很多年卻畢不了業，我覺得何必呢？念書就是要念自己喜歡的、有興趣的東西，至少我在念書的時候我是快樂的，所以我就開始去找有自然資源相關科系的學校。」

癌症使老師改變她對人生的看法，她不再日以繼夜的操勞自己的身體，而是盡量注意作息和身體狀況，對她來說，生命中最重要已經不是虛無縹緲的功名利祿，而是能夠在追求事業的前提下，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隨後老師有點自嘲地說：「雖然是如此，但是有時候還是會忘記然後熬夜。不過那時候我又會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了，有過那一段艱苦的時間。」說到這裡，老師跟我們說，每當她和學生談到關於未來出路與選擇時，老師總是會和他們說，畢業後給自己一點時間（最多五年）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工作，不要害怕困難，因為每個夢想都有嘗試的必要，但是再努力，也要知道自己身體的極限，一切拼搏都要建立在照顧好自己健康的情況下才成立。

念書的甘苦談

對老師來說，順利考上台北大學資源與環境管理所，其實是另一個大挑戰，畢竟陌生、全新的領域，比起其他同學，文琪老師是相對落後的，缺乏相關的知識，所以必須比別人用功。「剛去的時候我需要先補修碩士班的學分，像是環境工程概論、經濟學、統計學還有生態學。剛上一星期的課，沒有一堂課是聽得懂的。」但還好老師的同學都很好且樂於助人，一群人組成讀書會，互相鼓勵互相教學自己所擅長的科目，不管是上課還是念書的過程都是很快樂的，每一次都有不一樣且豐富的收穫。

除了起跑點比別人落後之外，老師還面臨著時間安排的問題，當時除了念書，同時也在系上當行政助理，半工半讀的生活其實很辛苦。「我感激外交系的一個很大原因除了讓我請假養病之外，還有獎勵我們去進修，若是我們去進修，我們可以申請留職停薪，職位可以有保障，至少我希望我念完書我還有工作，我還是需要活下去的。」老師幽默的開玩笑道，所以在考上不久，除了為了減輕負擔，還有為身體健康著想，便申請留職停薪，專心念書念了三年，但其實這三年還沒開始寫決定能否畢業的博士論文，所以再回去工作之後，除了工作上的壓力，也有來自論文的壓力。當時老師是一邊在政治大學當助教，一邊在其他學校當兼課，另一邊還要寫論文，可以說是蠟燭「三」頭燒，也經歷過一星期沒有任何的休息時間，可以說是十分艱難，但在最後老師還是笑笑地說，她覺得就是因為這是自己喜愛的事，所以才能順利的完成它。

教學感想

升上助理教授這半年中，老師感到十分開心，因為她的教學而讓更多人了解自然環境相關議題，也有修課的學姐們給予回饋，曾有一位學姐寄信向老師表達想要在出國交換的時候念能源相關的議題，「這就是我原本想要做的!讓更多人在上了我的課之後了解或許對他們來說陌生的領域，希望多一點人能共同參與這個議題，更關心我們的地球。」老師堅定地說道。

最後老師還分享了對於外交系即將邁入 90 年的感想，從大學生到現在的助理教授，一路走來，有許多挫折與難關，但有更多的溫暖與幫忙，她認為，外交系有一個十分難得的珍寶:龐大的系友網絡，各行各業之中都有外交系學生的蹤跡，「這是一個很難得的資產，想想看有多少系可以維持 90 年?」，確實，隨著歲月消逝，那麼多的優秀學長姐們在各個領域大放異彩，等著我們跟上他們的腳步，又或是期許後進的學弟妹們青出於藍，「真的很希望外交系能繼續持續下去。」老師如此說道。

結語

從老師溫和坦然的態度中，我們見識了老師淡然下的心酸，但是老師總是溫柔地給我們最大的祝福，讓這趟訪談開始時感到緊張不安的心情也轉為輕鬆愉快，老師給我們的啟示不單單只以過來人的角色替我們點亮明燈，更是以長輩的身分來關心我們，給予我們對未來實際的建議。我們覺得老師真的是一位堅強的勇士，不但戰勝了病魔，也戰勝了艱難的跨領域博士學位，更是因為這樣的毅力最終才能在兼顧學業與事業的情況下，完成自己學業的目標。

過程中老師不斷提到對環境與健康的重視，她希望讓更多學生看見地球環境的脆弱、加深對其的了解，並藉此反思，開始思考自己可以為我們的身體、生存環境、甚至是下一代做出多少努力，使生病的人越來越少，地球也能永續經營。最後的最後，老師要給所有外交系的同學一句祝福：「希望同學能找到自己所愛的東西，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但是同時健康最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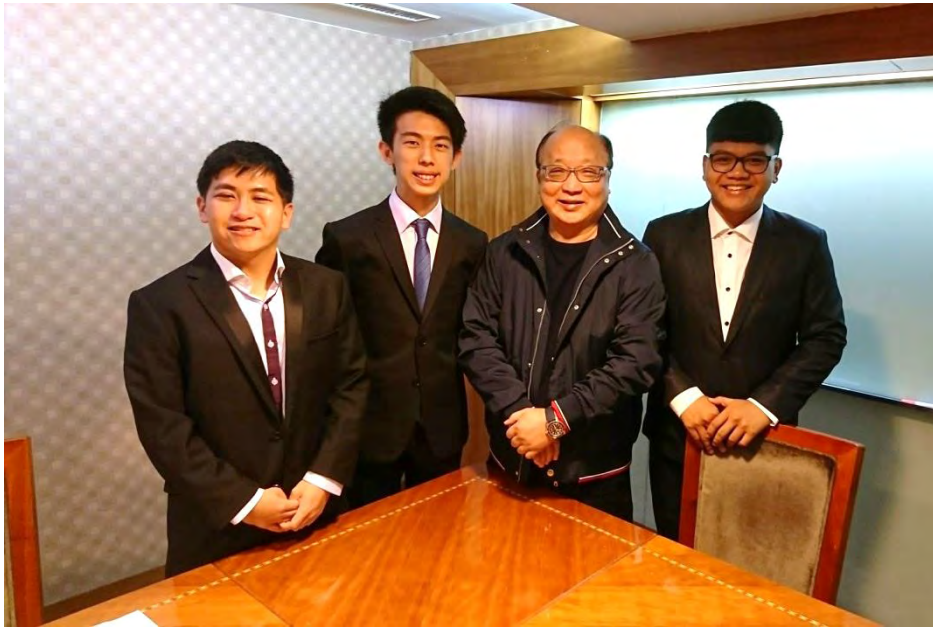
箕裘

∞

不墜

把世界帶回台灣

——胡志強學長專訪



採訪∞朱柏瑞、張憲峰、劉則維 撰稿∞朱柏瑞

帶著親切的笑容，向我們迎面走來，他是外交系的胡志強學長，也是過去臺中市的大家長。橫跨政治及外交兩個領域，早年擔任新聞局長、駐美代表及外交部長，縱橫捭闔為國家謀求利益；近來則是剛從臺中市長的位置退下來，擔任旺中媒體集團的副董事長。他是政大外交系第一位擔任駐美代表和外交部長的系友；他是牛津大學唯一沒有經過口試就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他是地方自治史上，擔任最長一段時間的地方首長。

在簡單問候學長後，便開始進行今天的訪談，他告訴我們，今天會接受我們採訪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想讓年輕人失望，不希望年輕人覺得他們做官的人很大牌，不希望和年輕人有一道鴻溝，讓我們感受到他的真誠和他的親切。接下來，便是他的精采故事。

憧憬 外交官的光鮮亮麗

學長出身平凡的家庭，第一次認識外交官這個職業，是透過黑白電影，看到外交官的光鮮亮麗，使他萌起了成為外交官的念頭，希望能夠改變並過著有水準的生活，因此他開始對涉外事務以及涉外生活感到興趣，開始加強學習英文，高中甚至成為全校英文演講的代表。他告訴我們，學習英文就是要先聽，然後嘗試開口講，不用害怕丟臉，語言是要拿來使用的，很多人都覺得說英文很痛苦，但他告訴他們：「只要你願意說，絕對不是你痛苦，而是聽的人痛苦」，所以「說就對啦！」後來到了高三的時候，儘管當時的第一志願是臺大的管理學院，但他仍以政大外交系作為自己的第一志願，為的就是從小憧憬的外交官生活。

向塔尖尋夢：我在牛津的日子

學長大學畢業後先到了美國，在南卡羅來那大學修讀碩士學位，原本想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但是只申請到塔夫茲大學，於是便轉到英國南安普頓大學，捲土重來從碩士重新修讀。拿到碩士學位之後，南安普頓大學希望他留下完成博士學位，但是他認為英國名校之多不試可惜，而牛津在國際關係的選擇又比劍橋來的多，因此申請牛津並成功錄取。所有錄取牛津的學生在一開始都只是「試讀生」，必須在一段期間後寫一篇論文交給老師批閱，老師如果滿意，就可以晉升為碩士生；老師如果不滿意，則會叫你走路。學長在第一年試讀後，交出一篇論文，不經過口試成為了碩士生；又過了一年，學長寫了一篇論文準備申請晉升為博士生，教授對他的論文讚譽有加，因此不經過口試直接晉升為博士生，這在牛津大學是非常少見的。到最後考博士那一天，學長備感壓力，備戰七年終於要上火線，他進去面對兩位教授，終於要開始應戰了，但是那兩位教授卻說：「我們應該很有風度地告訴你，我們都看了你的論文，我們認為你夠資格做博士，所以胡博士，我們恭喜你。」在那一剎那他崩潰了，準備了七年要打仗，卻被告知停戰了、和平了，讓他相當茫然。

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有傳聞說他是牛津大學唯一沒有經過口試就拿到博士學位的人，但他卻渾然不知，一直到有一次回牛津大學演講，有一個日本學生，看到他就跳著衝過去說：「你叫那個什麼？ Jason Hu 嗎？」他說是的，「哎呀，我真的碰到你了，我好景仰你，你是牛津唯一沒有考試就拿到學位的人。」他說他有考，但是後來才意識到最後一場也不算真的口試，因為沒有考。學長最後告訴我們，選擇牛津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它是一間將近千年的學校，它的氣氛、它的教學、它的制度、它的師資、它的學生，都是非常具有素質、非常優秀的。

從駐美代表到外交部長

從過去到現在，中華民國面對來自對岸在國際上的打壓也從未停過，學長也和我們分享過去他從事外交工作時的經驗，以及如何面對外交上的困難。他說在美國有一百多個大使館，但只有一個大使不能叫做大使，就是中華民國的駐美代表。過去擔任駐美代表的時候，如果公務上需要洽公，不能到白宮，不能到國務院，只能到國會，所以當時的工作重點都放在國會。而只要在很多人出席的重要活動，中共的大使看到他在場，一定會告訴主辦單位不要介紹他，當時的同仁覺得非常生氣，告訴他：「以後他再講，我們不去。」他則回答：「我們不是來這裡求快樂的，我們是為國家的利益，只要對國家有利益，場面再艱困，也要去；如果對國家沒利益，再快樂也不必去嘛。」

對中共打壓的例子，譬如參加柯林頓總統的第二次就職典禮，他憑著好人緣，想盡辦法也要替自己安排一個好位置，但是美方不敢把他放在外交圈裡，所以只能跟所有外交眷屬坐在一起；另外一個例子，他曾經應邀參加美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的華盛頓州州長就職典禮，那因為中共的壓力，他只能跟他的家人坐在一起。州長告訴他：「大使，我很抱歉啦，你是我的 family，你是我的家人，我把你放在 family 跟我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坐在一起。」州長非常客氣，但是就是不能把他放在外交官那一區。後來在擔任外交部長的時候，他告訴中共：「我們參與國際活動，是為了生存與發展，不是為了要創造兩個中國，真的不要誤會，我們總要有呼吸的空間。不能每一次我的頭冒出水面，你就往下壓。我們是一個選舉出來的政府，我們有生存與發展的必要。」

實現 世界的大臺中

學長是實施地方自治以來，我國擔任地方首長任期最長的，顯現市民的信任，他也和我們分享，過去的外交經驗對治理城市的幫助。他認為城市競爭已經變成國家發展的重大議題，城市的進步就是國家的進步，沒有一個國家是國家進步但城市退步的，所以中央應該讓出國際舞臺，讓城市也活躍於國際，最不容易引起兩個中國的爭議。他看到了這個空間，而且覺得臺中市的各種條件足以成為一個國際上的大城市。由於曾經做過外長，在外交圈裡朋友特別多，因此可以為臺中市爭取到更多機會；而且他也在國外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可以說全世界的大城市幾乎都造訪過，所以在城市治理方面，很多都是借鑑曾經看過的城市。

他認為一個城市，絕對不是什麼都講求第一，因為全世界太多第一，昨天的第一今天就會變成第二，明天就會變成第三。他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We don't have to be the number one, but we must try to be the only one.」所以他做了亞洲唯一的地下公園——秋紅谷。秋紅谷本來要蓋展運中心跟會議中心，但是因為廠商沒有按工期完成，他便收回這塊土地，留下了一個大地洞。收回土地後面臨一個痛苦的決定，花兩億將地洞填平，填平完了還是荒地；還是花兩億將它改建成公園，那就變成亞洲最獨特的公園，於是秋紅谷就誕生了。學長還提到，秋紅谷裡面特別保留了一個很大的水堀作為蓄水池，解決了臺灣大道的淹水問題；而秋紅谷的環境維持方面，他堅持不用除草劑(weed killer)，反而是請打工族、街友定期來拔雜草，不僅保留了所有的蟲類，更帶來了美麗的鳥禽。每天早上大約五點鐘左右，臺中的珍奇異禽都飛到秋紅谷，很多人去欣賞、去拍照，而且他在秋紅谷也辦了很多活動，讓它成為臺中的新亮點。

另外臺中有一條他任內完成的 74 號環線，是臺灣第一條城市公路環線。國外每個大城市都有環線，臺灣卻沒有一個城市有環線。學長告訴我們，因為當初日據時期的時候，日本人並沒有環線的觀念，可是戰後日本也效法國外修築環線，因此現在東京、大阪、京都都有建設環線，但是臺灣沒有人修。在擔任外交部長的時候，看到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有建設環線，他才想到臺中應該也要建設環線。學長提到，他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個小環，在舊臺中市的市內，調整紅綠燈做一個環線；一個中環，就是現在的 74 號臺中環線，現在繞一圈只需要 40 分鐘；本來還有一個大環的構想，大里、太平到豐原，豐原到大甲，大甲再到清水，並從清水拉到烏日，最後再拉回霧峰、大里。但是他在規劃 74 號臺中環線的時候縣市還沒合併，所以沒有去構想臺中縣的環線，等到他做了大臺中的市長，馬上規劃大臺中環線，可惜連任失利所以沒有完成。環線是一個很大的觀念，這也是從國外師法的，他覺得他帶進很多的國際觀，辦了很多國際活動，甚至 Lady Gaga 都曾經造訪臺中，這也是他認為外交經驗，對城市治理上最大的助益。

以前的胡局長 現在的胡副董事長

學長在西元 1991 到 1996 年曾經擔任過我國的新聞局局長（現已裁撤），而現在則擔任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副董事長，乍看之下兩者都與媒體有關，但實際上兩者是大相逕庭的。他告訴我們，這兩個職業傳統觀念是相對的，新聞局長固然跟媒體工作，不過是把媒體當作政府與民眾的橋樑，把橋樑切成兩半，新聞局在上面，它提供資料；媒體在下面，消化這些資料再轉給民眾。在新聞局他常常指導同仁，如果政府刻意隱瞞消息，那麼媒體對政府不友善，政府的形象就會變差，而且這個現象現在越來越明顯。所以並不是媒體仰賴政府提供消息，而是政府更需要媒體傳遞訊息，因此他都盡量提供消息給媒體。有時候媒體會開他玩笑說：「哎呀！這個胡局長，講這麼多害我們都不能發揮獨家的功力了。」

回憶起他剛到任的時候，新聞局同仁告訴他：「局長你新來，我幫你準備了一個發言稿，前面五條是可以講的，中間五條是他問你就講，他不問你不要講，最後五條是絕對不能講。」他就問同仁：「中間五條既然可以講，為什麼不一次講完要等他問？萬一沒有問，是政府吃虧還是媒體吃虧？」學長認為是政府吃虧，所以十條全部告訴媒體，最後五條不能講才沒有講。他認為媒體也是社會成長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政府必須尊重和依賴媒體，與媒體為敵對政府沒什麼好處。至少他在新聞局的時候，媒體都認為他帶來一股新的作風，因為他秉持不欺騙、不利用、不誤導的原則。他認為這兩個工作，表面看起來很類似，但是實際上有很大的差別。以前在政府工作的經驗，是需要了解媒體，但他現在更了解媒體，同時也盡量將在政府體制內學到的知識帶到媒體，避免媒體有時候也會誤解政府。

至於談到過去許多外交系的學長都擔任過新聞局長，他說那個時候重視外交界轉入新聞局，是因為以國際宣傳為主，而且那時的政務官喜歡用外文流利的人以及留學生，所以有外交經驗和這兩個條件的，大概都會做新聞局長。但是後來新聞局的功能已經轉變到以國內為重，外交界的人做政府發言人也已經不那麼常見。

給外交系後輩的話&對政大的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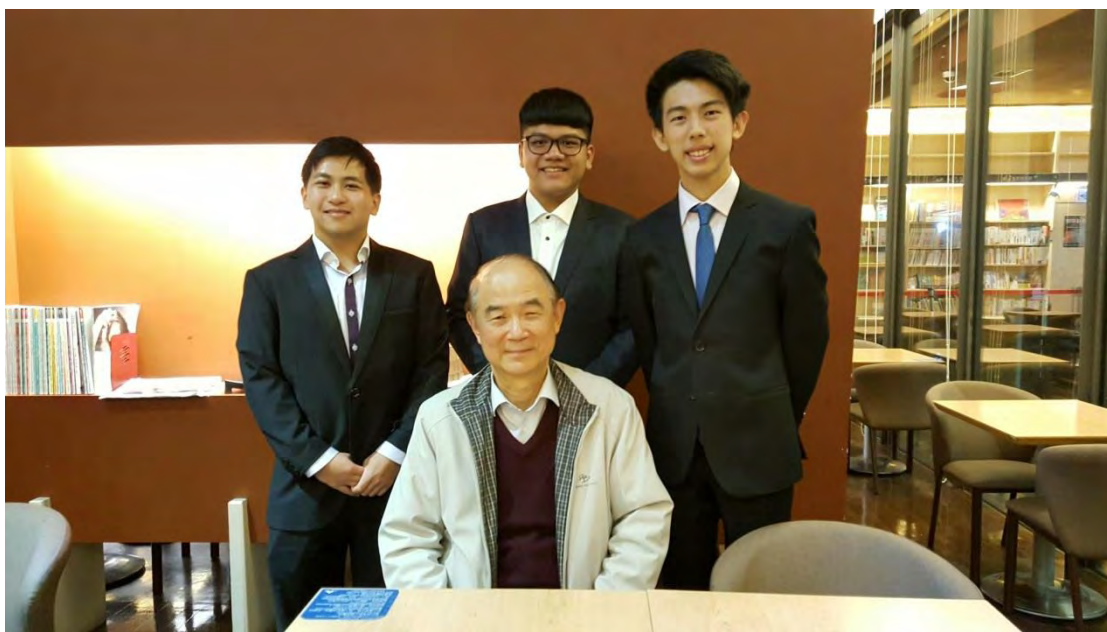
學長只有一句話想要告訴學弟妹，就是「Do better.」求更好，中文叫做要有競爭力。他說：「你要把自己跟別人比，然後你要比他更辛苦，沒有人比別人強啦，我胡志強坐在這裡也沒有比你們強，但是我到這個年齡、這個經歷，我可以告訴你我一輩子經歷很多辛

苦，如果你們覺得沒什麼辛苦，那你就做得更好，左看右看沒有人比別人聰明，只有比別人更努力，我真的這樣想。」他告訴我們他過去替總統、行政院長寫演講稿，他寫完一遍，改一遍，再寫再改，可以改到三十遍，一篇演講稿改到三十遍的時候其實沒那麼辛苦，第三十遍要改其實只要三分鐘，因為幾乎都會背了。修改好的稿子就放在他的腳邊，居然可以疊到膝蓋那麼高，他不想炫耀，只是想告訴我們，要不斷的求更好。而對於自己的母校國立政治大學，他告訴我們他很感激政大，讓他成熟、讓他成長，這是對母校的感謝，他也知道如果不努力，對不起自己的學校。學長也不忘提醒我們，未來若進入公務體系，不論是透過考試抑或是選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恆心，沒有人在公務體系是一蹴可幾的。

「You just have to do better.」是學長最後告訴我們的，不管身在何處，都要不斷求更好，才能對得起自己以及曾經幫助自己的人事物。

用勇氣創造不凡，用外交走向世界

——胡為真秘書長專訪



採訪∞朱柏瑞、張憲峰、劉則維 撰稿∞張憲峰、劉則維

靜謐的咖啡廳，人文薈萃、芬芳四起，在寧靜的一隅，我們與胡為真學長攜其夫人開啟了我們這次的訪談。曾任職於中華民國國安局局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資政等重大職位的胡學長，背後更有著許多不同的人生故事，他不僅是我們的學長，更像是我們的導師，用他的故事與人生觀，引領著我們前往不凡。而我們今天就要用他的談話，一同來了解學長當初如何在指南河畔，步步朝向世界，成為眾人心中的榜樣。

緣起 關於進入外交系的二三事

學長當年本是臺北市師大附中甲組班，在快畢業時政大給師大附中三個名額，乙組班只用了一個名額，於是向甲組班的同學詢問，但學長最初志願不是外交系，因為當時學長對外交系的第一印象就是社交，而他又不善於交際應酬。但後來班導跟他說：「外交系分數那麼高，跟好的同學在一起程度自然提高，未來要做什麼都可以」，聽到這番言論，他就說服他的母親讓他進外交系就讀，而進來後才發現很多科目學長都很喜歡。他說當時政大唯一的缺點就是交通不便，讀書困難，因此他常跑去金華街的政大公企圖書館念書，每個周末都在念書，跟別人不一樣，也因為認真讀書的關係，才發現很多自己的興趣。

學長進外交系後最大的感想就是「學外交不一定要做外交」，他在中學時根本不想做外交，取而代之的是想泡在實驗室裡面自己慢慢做研究，但是在外交系的這幾年當中讓他了解到當時想法十分膚淺，真正的外交人其實是要很有學問。舉例來說，現在國際組織多如繁星，而我們因為國家的關係大多沒辦法進入，但是如果有機會能夠進入民間或是非官方的國際組織就要盡量的去參加，因為很多學術界的會議是很像官方的，而且參加這種會議除了語文一定要好以外，同學們更該具備的就是專業的知識，比方說在國際法中生為外交系的我們一定要知道最新的判例等等，因此學長在這部分鼓勵系上同學一定要多比別人更加用心。此外經濟和國防是中華民國重要的國本，因此經濟學也好，國際貿易相關的課程也好，同學們應該一定要十分了解。

青春的色彩 在指南河畔盡情揮灑

而談論到學長當年的大學生活，學長最有印象的就是老師們與各種活動。他說他最有印象的課程就是朱堅章老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朱老師最厲害的優點就是上課不帶課本，直接用板書謄寫；另一個就是李鍾桂老師的當代西洋政治，講 1919~1939 戰間期的政治，她總是準時下課，並且都把課程內容講完了，因此學長現在教書都是以李老師為標準去規範自己。這些老師給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兢兢業業」在上課的時候，他們非常的認真，在下課的時候，和藹可親，喜歡跟同學相處聊天，其中學長最喜愛的老師就是朱堅章老師，因為朱老師就住在學校宿舍，離學校十分近，因此他與同學們常常去找老師串門子。而當時的系主任叫李其泰，他對學生很照料但也十分嚴格，李老師在學長二年級的時候教導國際政治，到了三年級時教國際公法。三年級時學長印象最深的就是陳治世老師的蘇聯政府課程，那個時候陳老師是少數要求要交論文的老師之一，學長當時選了一個題目叫「蘇聯的外交政策及其演變」，由於那個時候圖書館關於蘇聯的資料十分少，因此他就跑遍舊書攤去買跟蘇聯相關的書，他當時真的都把跟蘇聯相關的書都已經看遍了，所以後來他的論文就寫了八萬字，得到了陳老師極高的好評也寫了「寫此書用功極大」的評語，同時更給了 96 分的高分。因為這段緣份，後來陳老師與其夫人一同來到南非，剛好學長在那邊擔任總領事，於是他就宴請陳老師，再續師生情。而在學長畢業需要找老師幫他寫介紹時，陳治世老師與李其泰老師都各幫學長寫一推薦信封，其中李老師也寫到「我推薦這個學生，

沒有任何保留」學長表示非常感激，也因為這些老師的推薦，他才能成功進入美國喬治城大學，成為外交系第一位進入喬治城大學就讀的學生。

大學時代外交系有非常多活動，其中學長最有印象的就是大一的新生盃辯論賽，當時每班要選出一個辯論隊，當年他雖然在中學時拿過多次模範青年，但那時要當模範青年最要緊的就是少講話，因此到了大學要開口辯論自然就講不出來，也就此沒有選上辯論隊。而當年外交系第一場比賽遇到地政系，碰巧當時學長的另一半就是地政系系辯隊員，結果外交系就被學長的另一半打得落花流水，雖然外交系辯論輸掉，但學長夫婦卻成了一段佳話。而他的下一屆就可以說是人才輩出，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前臺中市市長胡志強，另一個就是法律系的李慶華。

關於同學的部分他最有印象的人就是同班的趙國材(現任外交所兼任教授)同學。趙教授後來去英國留學拿到了一個博士學位還有五個碩士學位，因此他無疑是當年那班中最有學問的。同時他也是武術大師，是葉問的徒孫也是李小龍的師叔，李小龍見到他一定要恭恭敬敬向他行禮，每年更是代表詠春去泰國跟泰拳對決。因此在胡學長眼中，他學問是最多，武功又是最強，文武雙全，著實是學長那一屆最特別的人才。

前進非洲 開啟外交與人生新篇章

1971~1972 年時學長在美國念了碩士學位，剛好是我們外交最黑暗的時刻。適逢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國改變了對華政策，這讓學長感觸非常深刻，當時感覺國家快要完蛋了，因此學長沒有選擇繼續讀博士，而是回來外交部服務。當時外號非洲先生的楊西崑先生正好要去南非時，學長毅然決然跟隨他的步伐。然而就在去南非不久後，學長的母親剛好去世，本來他想以一篇文章來紀念母親，但他的牽手建議他不如寫一篇論文來紀念母親，因此學長就聽從夫人的建議，進入南非斐京大學南非戰略研究所念國際政治博士的課程，開始過著白天上班，晚上上課與寫論文的日子。

當時最大的挑戰是論文，學長的題目是「中華民國臺灣戰略上的重要性」(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因為中華民國有它的重要性，臺灣也有它的重要性，兩個合起來在戰略上亦有其重要性，同時也包括中華民國看自己有甚麼重要性以及世界看我們又是如何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戰略上的重要性」，光是這個概念學長就定義十分久，而同時學長又被調到華盛頓 DC 去工作，生活十分忙碌。後來論文寫完寄到南非時，又被老師改的體無完膚，讓學長的外交官生活忙得焦頭爛額，但是最後依然把博士學位完成了。最後完成學業時又被調回南非，當時學長是駐南非約翰尼斯堡總理事，白天上班，回家後晚上在家中應酬，學長說在南非的這三年請客的人數超過三千人，這些應酬都要感謝學長的牽手，雖然這樣的生活非常的辛苦，但是因為學長與他另一半的努力，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都才能變得更好。而且學長在論文最後特別寫出本書獻給他的母親，以此紀念，學長最高興的是他能夠在如此忙碌的生活中完成了這個學位，讓他終於成為南非斐京大學的國際政治博士。

在非洲擔任駐外人員的經驗與感想

學長認為在非洲首先要想到它是哪一類文化背景，非洲各國背景跟它的殖民與時代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殖民國家的不同，所以各國的制度也不盡相同，有的像英國、有的像法

國，而且跟宗主國的關係很密切。而非洲國家除了南非外，都是第三世界，它的經濟國防外交等，都是在我們歸類下的開發中國家。因為是開發中國家，因此需要各種人才與援助，我們中華民國在非洲的外交工作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最輝煌的時候是 1960 年代，因為那個時候許多非洲國家都紛紛從它的宗主國獨立出來，所以我們當時外交重要的口號就是「外交下鄉，農業出洋」。學長認為我們的外交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要幫助這世界上弱小的國家，幫助它們在民生方面的改善。學長說他到非洲去，最喜歡到窮鄉僻壤去看，看到他們的生活，看到他們住的地方，就感覺到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為什麼生活的環境會差那麼遠。他們需要的是把農業發展起來，把經濟發展起來。在這些方面，我們一直幫助史瓦濟蘭、布吉那法索，幾十年到現在。其它國家很遺憾地紛紛和我們斷交，這是國際情勢，學長認為是非戰之罪。

另外，學長認為人道主義的幫助是很值得自豪的。舉例而言，我們的農耕隊，到了當地首先就要看當地的土壤適合種什麼，然後把蔬菜、稻米的種子帶過去，教他們種，給他們提供肥料，甚至是找水源。學長談到困難之處，說農耕隊隊員有可能在當地得病，在醫療團出現前，他們必須搭飛機先回該國的宗主國、再搭飛機去另一個國家，過程相當複雜。除了農耕團，學長也提到我們協助處理瘧疾問題。瘧疾專家去教他們如何從蚊蟲的卵開始，到它成蟲，如何撲殺、如何使之不生育。最後他們的瘧疾得病人口，從百分之七十降至百分之三。很多人得到了好處。這就是我們援外的實際例子。

國安事務與外交的關聯

國家安全非常廣泛，除了軍事安全外，經濟上，比方說幣值、匯率會影響貨品的進出口，也連帶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上，則是一個國家的安定與否。此外，也有許多非傳統的領域。第一，資訊安全，包含網站上的紀錄以及我們的個資。第二，環境安全，包含地震、風災，土石流……等。第三，我們的健康，例如海外的 SARS、H1N1，可能會傳來臺灣，第四，核能安全，如核子燃料、核電廠、日本的 311。當然，國際安全也很重要，比方說日本的災害，是否會影響到臺灣，而臺灣的漁獲量，也可能影響到和菲律賓的關係，所以安全跟外交絕對密切相關。

學長和我們分享了國安體系的架構，我們的國家安全單位最重要的是國家安全局，它負責統籌、指導、協調所有的情治單位。至於有哪些情報單位呢，首先就是內政部的警政署，第二，是法務部的調查局，第三，是國防部的軍事情報局，第四，國防部的電訊發展室，第五，是海巡署，第六，還有國防部裡面的憲兵單位，憲兵指揮部，那麼這些都是屬於情治單位。學長表示情治單位是國家安定的力量，所以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機構。

學長說所有的外交人員都是情報人員，要搜集當地國的情報、資訊。因此，很多國家都是請退休的大使、資深的大使擔任國家安全工作。外交人員要瞭解當地的狀況，我們自己的狀況，大陸的情形。做外交官最重要就是，第一要瞭解自己，才能代表我們的國家，第二一定要瞭解對方，國家派我們去，給了那麼多薪水，目的就是要瞭解當地的情況，尤其當地跟我國的關係，怎麼加強跟當地的關係，所以要把當地的情形，最好是 everything，都要報回國內。要瞭解深入的東西，最好瞭解他們總統心裡面在想什麼，要從心理學上去分析，從他的成長背景去分析。第三個我們一定要瞭解的就是大陸問題，現在其它國家和我們交往，第一件事就會問大陸時事對我國及該國可能造成的影響為何，因此要能系統性的評估。

公務人員應培養、具備的個性與條件

學長是國家安全情報班，情報幹部訓練班的第一屆。曾經主辦國安局的安幹班以及擔任外交特考的主考官，再加上在公家單位多年的服務經驗，學長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同學們如果在這方面，希望能夠貢獻心力的話，有三大要件。第一，是要對國家有熱愛，因為公務人員是良心的工作，如果做外交人員，被派到海外去，常常是離鄉背井，我們所有的動力，是對國家的熱愛。光普通的愛還不夠，要熱愛，要有熱情。學長也分享了太太的例子，由於對國家有熱愛，她放棄了博士學位，放棄了在臺灣的教書工作，為了幫助在海外拓展外交關係，因而選擇要在家裡燒飯請客。第二，要有好的語文能力。學長說最好的語文學習方式就是「You grow with it, you grow with the language.」，跟語言一起成長，不論是學習英文或第二外語都應如此。第三，健康。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夠出來跟人家接觸。

面對官僚體系應具備的心態

學長認為官僚體系非常重要服從，要服從長官的指示，基本上服從。可是我們每個人會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當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時，因此要非常適當地、誠實地，但是禮貌地表達。這個就是我們在言語上，應該要學習的，把同樣的意思表達出來，但是不要傷到人家的自尊心、包括長官的自尊心。另外，學長提醒我們要注意「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要吵架，變成孤芳自賞，變成看不起別人。另一方面，學長也不贊成和稀泥，就是明明一件事情不對，還在那邊做鄉愿，一味贊成。雖然人跟人之間常常有利害的衝突，但是一個人的品格、人格，常常在什麼時候能顧及大局，而能夠讓步，我們對他的尊敬反而會更增加。

就讀外交系的優勢

學長認為在外交系，優勢就是我們有好的老師，很多很棒的老師都還在任教；有好的機會，跟國際接觸的機會；有好的傳統，再加上很多的學長姐，已經取得了許多領域的經驗。學長希望我們多向學長姐請教，每個人在不同的崗位上，也許做外交，也許做財金，也許做國際貿易，也許做私人的。像學長班上畢業的，超過五十名畢業生中也只有七位進入外交領域。因此，學長不僅非常贊同我們進入外交單位、國安單位服務，也肯定地表示我們能在其它領域取得成就。生在海島的我們，與國際接軌很重要，因此擁有對國際情勢瞭解的優勢，必然能使我們更具競爭力。

對外交系八十八周年的感想與送給系上學弟妹的話

學長認為我們要努力學習，然後把別人的、外國的各式各樣優點吸收進來，對我們的社會有更大的幫助。88年來，我們有這麼多的人才，不只是外交人才，各行各業的人才，所以我們要以外交系的為榮，然後我們要積極地努力，將來有一技之長，對國家社會有幫助。

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牛煦庭先生專訪



採訪∞陳羿諄、林映中 撰稿∞林映中

從機捷長庚醫院站走出來，就可以感受到龜山區的精神與活力，我們朝向學長的服務處走去，來到服務處，年輕的面孔以及「龜山很好，我會讓它更好」的標語印在牆上，究竟一個人要多麼熱愛這塊土地，才能夠驅使他脫離黨的懷抱去爭取機會？學長從辦公室走出來，招呼我們坐下，言談中完全沒有一絲尷尬，這位只大我們七屆的學長向我們娓娓道來他的外交系生活與畢業後的經驗。

與外交系的緣分

學長當初進外交系就是緣分，原先就想讀法政，剛好分數到了就進外交系，大多數人都認為外交系畢業就是要考外交特考成為外交官，但是他打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喜歡考試，因此從未考慮過要進入公務員體系，人生中唯一一次心中萌生要成為公務員，是在經貿談判辦公室實習時受到吸引，但最終對考試的厭惡仍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

承擔

雖然進外交系只是緣分，但學長非常滿意大學的充實生活，並且在系學會擔任 98 級總幹，「總幹就是一個沒人要的賽缺啊！」他笑說。那時系上大大小小的活動，只要哪裡需要支援，就是學長要以萬用工具人的角色去填補，尤其是宿營那個禮拜，每天大概只睡兩個小時；除此之外，他也曾參加系上的啦啦隊並代表外交系去比賽，為了讓啦啦隊有華麗的背景，甚至翹課到垃圾場撿破爛，然後再自己組裝製作馬達、遷電線和跟體育館的老師協調，就為了讓一只風箏緩緩飄入場中，費盡了千辛萬苦外還受了一肚子氣，然而最後到了上場的前一刻，卻不知道是哪個冒失鬼把插頭踢掉，學長的心血就這樣付諸流水，「我領悟到了世界的殘酷」學長無奈地說。

七年前的學長剛好走在時代變換的尖端，科技的進步和資訊的爆炸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每個人就像臉書塗鴉牆，今天接收了一籬筐的資訊，還來不及消化吸收，明天的資訊又把舊事物洗掉，我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被資訊所淹沒。這樣的資訊爆炸使得學長心目中的系學會概念被挑戰，由於資訊接收容易，大家被拆得支離破碎，系學會不再是唯一可以和系上同學交流感情的地方，98 級參加系學會的人也不如以往踴躍。人是自由的個體，每個人參加系學會都有不同的理由，有的人想學做事的方法，有的人想認識朋友，而學長是想要將系學會的價值和認同感傳承下去，希望將大家團結起來領導外交系，系學會是一個做事的地方，或者說一個箭靶，累得半死卻遭受批評，價值的落差與邏輯的不同使得系學會必須調和這些差異以成就更大的目標。在系學會的這一年，學長學會了接受和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落差與衝突，同時也為未來的政治工作磨出了一把利劍。

全球視野

前面說到學長非常不喜歡考試，但是對於未來他已經有明確的方向，那就是成為政治工作者，學歷對於政治工作有一定的影響力，對選舉更是有加分作用，倫敦政經學院除了是英國政治領袖的誕生地，碩士更是只消一年便可到手，於是學長在多方考量後便打定主意要到倫敦深造，大三立定志向並著手朝目標邁進，他告訴學弟妹，大三之前一定要確立方向，至少要思考自己可能做什麼，往那個方向準備，而且一定要排除自己不喜歡的，學長大一還懵懂無知，大二生活在系學會的地獄中，所以一直秉持著所謂的 80 分哲學，到了大三開始認真念書，因為英國很看成績，於是終於拿到一次書卷並把成績拉起來，如願以償到倫敦去。

學長覺得英國教育和其他地方，尤其是臺灣的差異，是在教學方式。臺灣的研究所和美國比較像，非常專注在研究方法和論文，論文更是曠日廢時、字斟句酌的結晶；而英國是教學型碩士，非常著重讀文本和討論，他提到自己常常坐廉航或巴士在歐洲東奔西走看足球比賽，在回程時就窩在座位上看隔天要討論的讀本。除此之外，英國研究所也非常注重考試，因此學長覺得英國研究所就像大學的延伸，一年碩士三年博士，假若真的覺得自己志不在學術研究，念完碩士就可以轉換跑道了。

「我大概是倫敦最囉嗦的亞洲人吧」學長笑說。在討論時他觀察到，東西方的討論邏輯真的大相逕庭，西方人是腦袋裡有什麼就丟出來，大家把點子丟出來碰撞產生火花，然後拿東西回去；臺灣人則是會把自己的想法整理、精雕細琢後才把東西呈現出來，因此臺灣人話都很少，兩種學習邏輯沒有對錯之分，學習到外國的學習方式就是一種收穫。學長也覺得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可以將亞洲價值向外國分享，以亞洲的角度如何看國際關係，以亞洲的角度看世界，把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分享給世界。

政壇初試啼聲

「很多人覺得政治工作就是要選舉，但我對政治工作的定義是只要和政治扯上邊，哪怕只是個為議員開車的司機都算」，自己的父親就是政治工作者，大學時也想走政治，但是從未想過要選舉。學長 2016 年回國後有多方嘗試各種工作，後來國民黨找上門，除了父親的淵源，國民黨也處於極需改革和注入新血的敗軍之際，於是學長毅然決然加入國民黨改革的行列。

學長想改革黨的初衷很簡單，臺灣社會分歧除了統獨，還分為進步與保守，臺灣的保守勢力非常強，這些保守勢力在網路和新聞上聲音不大，但年輕人的進步聲音其實是少數，假如容納保守勢力的國民黨倒了，那這群保守勢力將何去何從？在社會對立的臺灣，泛藍絕對不會投給泛綠，那他們最後就很有可能會跑向極端，也就是中共，試想社會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有這種想法，那臺灣社會將變得如何？堅持理念的小黨雖然滿腔熱血，但他們不切實際的理想和經驗的缺乏卻無法作為政府與社會的中流砥柱，雖然臺灣的輿論對在野的國民黨與執政的民進黨傳達了極大的不信任，但作為戰後唯二有執政經驗的政黨，他們的務實的確支撐臺灣經過半載的風雨飄搖，這就是所謂的中庸之道，但在世界政治的洪流中，這股中道力量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極端與對立，例如英國脫歐、美國狂人川普和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臺灣社會對中道信賴度下降讓學長擔憂，這也是他加入改革行列的初衷。

學長認為在政治工作中最需要保持的，就是開放的心態和立場，倫敦是一個強者雲集的城市，各國的精英在這個城市相遇切磋，世界的文明在大街小巷交流碰撞，做為一個民族熔爐，倫敦有著接納不同人的開闊心胸，而他在倫敦體驗到了這樣的文化衝擊。

「臺灣做為一個海島國家，應該要像倫敦一樣有承載世界的霸氣」，這是他對臺灣的期許。

在地關懷

地方政治是國家的基石、社會的根本，但學長在他的家鄉看見的不是憂國憂民的代議士和父母官，而是難以置信、無限循環的腐爛。層出不窮的詐領助理費、審預算時的密室協商、面對質疑時拒絕解釋以及執法不力，在如此腐敗的地方政治下，換了幾個總統地方也仍然是一灘死水，他想要改變，而國民黨是一個大老說了算的政黨，想要讓自己的聲音

被聽到，就只能透過選舉證明自己是有足夠份量的，並期許自己在未來的政治路上能夠以年輕人、進步的角度將政治落實在每位選民的生活裡。近年來，出國留學然後就留在外國發展似乎變成年輕人的潮流，但學長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落葉歸根，他沒有忘記家鄉對他的栽培，歸國後希望以在國外的所學報答鄉里，「全球視野，在地關懷」這個競選標語完整的表達他對地方政治的熱忱與理想。

開啟學弟妹的政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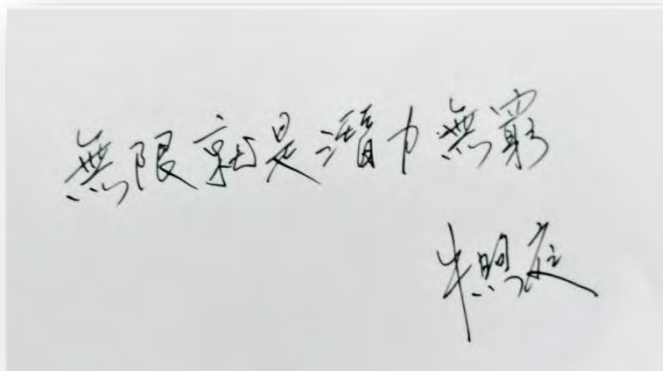
臺北是臺灣政治經濟的重心，來自臺灣各地的政治人才都匯集在此，但其實並不是最好的機會都在首都，學長鼓勵我們以家鄉的角度思考，出了臺北就像在另一個世界，從臺北的角度看臺灣和其他縣市看臺灣是截然不同的，地方缺乏政治人才，如果想投身政治工作，在地方議會擔任法案助理遠比在臺北來的值得，但也比較辛苦，然而在開拓版圖前，披荊斬棘總是必不可少的。

年輕人害怕政治，覺得沒有話語權，老人把資源吃乾抹淨，但就是因為如此年輕人才更應該拋頭顱灑熱血，正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好失去，才能夠放膽去爭取話語權，選舉就是一場爭奪話語權的戰鬥，在選戰中要有好戰的性格和做好鬥爭的準備，「因為沒有包袱，打就對了」是他這次參選的優勢。

學長在系學會做事時的邏輯訓練讓他受用無窮，「設定目標、蒐集情報、分析情報、擬定策略、徹底執行」是他建議想投身政治工作的學弟妹要完成的步驟，思考自己想成為何種領域的政治工作者，是幕僚、選將、黨工、公務員或社運領袖？再來透過各種管道了解想成為這樣的政治工作者需要哪些條件，接下來思考如何達到條件並且執行。

回首看外交 潛力無限

許多人覺得外交系「什麼都會，但什麼都不精」，往壞的方面想，就是我什麼都不行；但轉個念，往好的方面想，我什麼都可以。外交系的課程教我們如何務實的生存，以及在生存之餘可以創造合作與榮景，臺灣要像倫敦一樣有承載世界的能力，而外交系正是火車頭，讀外交系未來的出路無法預測，但這就是它潛力無限的地方。



舞蹈，文化，與人生

——李宛儒專訪



採訪∞蔡媚如、呂懿倫 撰稿∞呂懿倫

李宛儒，1996 年政大外交系畢業，因緣際會到中東留學，因為特別的際遇重拾舞蹈夢，現居巴林王國並經營李宛儒中東文化藝術團。

不一樣的大學生活

回憶當年在外交系的時光，令人訝異的是，李宛儒並沒有留下太多印象深刻的事情。當時多數的學生可能會選擇去參加社團，或者是系學會籌辦的活動，「不過這些活動的經驗啊，老實說中學時就覺得經歷得差不多了，反而是中學的時候沒有打過工，所以上了大學我把大部分課餘的心力都放在打工上」。曾經最多同時兼職四份差事，可想而知她的課餘時間自然是另一片天地，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在學校電算中心打工的時候，「那時電算中心都會接待外賓，有一次就請來了沙烏地阿拉伯的年輕親王，那也是我對阿拉伯的第一個印象」，後來外交系的區域研究必修也就選擇了中東區域研究，就此與阿拉伯結下緣分。

留學中東與找回舞蹈夢的奇遇

畢業後，學姊到日本讀了兩年的書，回國後也在日本交流協會等單位工作，後來應當年系上學姊的邀請，回到外交系任職系秘書。當年時任外交系主任的李登科老師正在籌辦學術參訪團，要到中東的約旦皇家大學、埃及開羅大學及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做學術訪問，她則負責規畫事宜。學術訪問成功後，陸續有學生前往約旦及埃及讀書，但是獨缺前往以色列的學生，因而在老師的建議下，她決定到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攻讀碩士，開啟了另一段人生旅途。

在以色列念書期間，她接觸了中東肚皮舞，因緣際會找回兒時的舞蹈夢，「我從四歲的時候開始學習舞蹈，也不是沒有舞蹈夢的人。但是因為一連串的讀書、升學啦，因此只能暫時擱置這個夢」。談起中東肚皮舞，其實對於她來說有深厚的意義。因為在以色列第一次欣賞肚皮舞的時候，發現以色列人的舞者與巴勒斯坦人的樂師在同樣的舞團裡共同為這項藝術付出，讓她感受到一份超越民族衝突與偏見的感動，因而逐漸投入這項藝術活動。

舞蹈藝術的發揚光大

談到她經營十多年的舞團，其實也是特別的歷程。在以色列唸完書回國後，她最初並未特別規劃要投入舞蹈。後來有次接到佛朗明哥知名舞者賀連華老師的邀請，參與了她的舞展，因而將中東肚皮舞這項藝術帶入臺灣。事實上，當時的臺灣對於這項藝術並不熟悉，提到「肚皮舞」這三個字更時常有不正確的認識。她在工作之餘教授舞蹈，「有人想學，我就教」這些舞蹈的內涵與精神因此漸漸被認識，並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逐漸被接受，成為許多人工作之餘的調劑。中東肚皮舞的工作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推廣開來，回應廣大的學習需求，她的舞團於 2003 年正式成立，透過舞蹈的教學以及公演，幫助臺灣社會打開對於不同文化的視野。

文化溝通的使命

或許是緣分使然，她成為沙烏地人的新娘，並定居在巴林王國。但對於舞蹈的熱誠依舊，她也成為奔波臺灣與中東兩地的文化溝通者，「很多人會認為，舞蹈就是一個獨立的、不一樣的東西，但是對我而言，它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一部分，能把喜歡的事物

和工作結合，那是一種感動」。在她推廣文化溝通的信念下，有越來越多人透過這項藝術認識了中東不同的文化，更能以一種輕鬆的方式，理解不同文化的意義。她坦言這是辛苦的歷程，尤其當臺灣社會普遍對於中東、伊斯蘭抱有特定的眼光，恐怖份子、危險、戰亂等時常是提到中東、伊斯蘭時第一個聯想到的印象。以婦女穿戴的面紗為例，在歐洲某些國家可能被禁止，「那是來自於一種不了解的誤會」，因此在她推廣文化的講座中，一定會帶著這些服裝，並邀請參與人士體驗。「如果有親身體驗過，就會發現，服裝終究是服裝，不能代表我們就是壞人。在那層服裝的背後，我們是一樣的，只是因為不了解，讓人對於這樣的服裝有特定的解釋」，推動對不同文化的理解是一條漫長的路，但信念使她持續的投入其中，期待讓更多人理解它的美妙。

國外生活與外交世界

談起長年在中東的生活，李宛儒對於急速發展的變化有非常深刻的感觸，特別是中國人在當地的發展。就以她所居住的巴林王國來說，當地人在過去可能並不理解中國，也不清楚中國的狀況，更不用說無法辨認中國人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差別。然而近年來中國企業的進駐與投資，讓當地在短時間內興起了中國人的社群，當地人也對中國更加了解，甚至於佩服中國人打拚的衝勁。「過去沒有人料想得到今天的情況」，從中國數年間的發展，她認為有些感觸，值得我們思考、回顧臺灣的狀況。事實上，臺灣與中東地區的交流，時間上是更早的，然而期間卻一直缺乏更多的發展，這或許是政策的問題，也或許是制度的問題。「其實這個地區的國家都有它值得被了解的地方，我們經常告訴他人要來認識臺灣，來看看臺灣的美好，但或許換位思考，我們也應該積極的去了解、發現他們的美好，才能促進交流」，多年以來臺灣外交側重歐、美關係的發展，使我們忽略了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的可能，「你有可能在適應體制的過程中變得很僵化」，這也正是她認為我們應該要反思的方向。「應該要能更具彈性去尋求突破」，是她長年定居國外，深入觀察後的結論。

意見與經驗傳承

聊到外交系的學生，她指出有幾件事情值得注意。首先是關於自己，在這個階段，應該要了解自己所願，是不是真的想走外交？如果不是的話，找尋自己的路；如果是的話，一定要保持「務實」的心態與為外交奉獻的初衷。

同時她也指出其實「外交」的工作可以很有彈性，如同以藝術的形式來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這何嘗不是一種外交的展現？「莫忘初衷、保持彈性，同時秉持關懷人性的善念」，在堅持理想的同時，多拓展自己的能力，語言也好，才藝也好。網路科技帶來社會結構的急速改變，要與時俱進，不設限工作內容。在現下國際化的大環境，她以這些意見鼓勵後進晚輩們勇敢追夢。

投其所愛，一鳴驚人——楊鳴專訪



採訪∞顏融、蔡睿毓 撰稿∞蔡睿毓

楊鳴，1980 畢業於外交系，現任愛奇藝臺灣站總經理。赴美國取得紐約市立大學電視廣播研究所碩士學位後，進入華視成為首位駐紐約特派記者，又先後擔任傳訊電視北美地區營運總監、超視副總裁、新傳媒資深監製與 TVBS 總經理。

一位位掛上識別證的白領上班族在斑馬線上來回穿梭，一幢幢雄偉的辦公大樓高高矗立著，而置身在大臺北內湖的我們，踩著嚴謹的步伐，抱著殷切期盼的心情，朝著 Google Map 上指引的方向前進。拉開沉沉的大門，「愛奇藝」三個大字就映在眼前，走進辦公大樓裡，明亮簡約又愜意的設計，彷彿進入了一間咖啡廳，然而焦慮緊張的心情就在見到一身穿著簡約、賈伯斯風格的楊鳴學長後就一轟而散了。

學問若合乎自己的興趣，方可得

楊鳴學長在西元 1976 年考進當時所稱的政大西方語文學系土耳其語文組，但由於其並不符合自身興趣，因此隔年便選擇轉系，當時轉系的第一志願為新聞系，第二為外交系，之後在因緣際會下進了外交系。進入外交系後發現本系所教授的課程亦不是自己所喜愛的，因而缺乏了積極學習的熱忱，導致當時在系上的成績並不是十分理想，所以也從未想過和班上其他的同學在畢業後去報考外交特考；「興趣影響很深」這句話，在學長到美國攻讀廣播電視研究所時得到了應證，由於紐約市立大學的傳播學院師資良好，且學得亦是自己所愛，因此他表示在讀廣播電視的那兩年是自己人生中最用功、最努力的時期，最後也以十分傑出的成績順利畢業。

學長認為當年臺灣的教育制度十分侷限，幸而隨著時代的演進，現今的升學管道以及教育系統的選擇已較有變化性，有兩位女兒的楊鳴學長，自認是位自由開明的父親，由於曾切身體會研讀與自身興趣不符的領域的痛苦，因此絕不會強求、干涉女兒們的選擇。

在你絕望時，冥冥之中會有一股力量牽引著你

西元 1982 年，楊鳴學長當完兵後到美國攻讀 MBA，然而大學成績不甚理想，所以僅申請到美國一所默默無聞的學校，但由於商學院本就不符自己的喜好，因此便未繼續攻讀，而是去嘗試了新聞相關工作。當時是臺灣新移民進入南加州的高潮，因此當地華人設置了社區廣播電臺，而學長在電臺裡當 DJ，由於規模很小，因此沒有所謂的專業分工，所以他必須白天跑新聞，晚上播報新聞；後來廣播電臺擴大了，由於當時在電臺裡的表現十分受老闆賞識，因此當上了新聞部的主管，那時候領的薪水足夠使他在美國過一個生活品質尚可的生活，但一股不安心的感覺卻時常湧上心頭，只因自己承諾過父母親要在美國好好唸書，可卻沒有做到，經過一番省思後決定辭職，回歸初衷好好念書。但當時在電臺的經驗卻使學長發現自己對廣播電視、新聞傳播是相當感興趣的，因此那年 29 歲的他，抱著破釜沈舟的心情，把全身家當塞進車裡，從洛杉磯開車到紐約，橫越美洲大陸，最後成功申請到紐約市立大學的電視廣播學系。

當時在國外讀書的生活十分艱辛，必須到處打工，學長曾在華人報社裡頭當編譯，但是報社不到半年就倒閉，然而當年在洛杉磯做廣播電臺的經歷幫了他，再加上自己哥哥的舉薦，而順利進入了紐約華人廣播電臺。學長表示這位老闆是他的第一位貴人，因為老闆提供了拍攝碩士畢業作品的一切所需，使學長不用到學校和同學爭相使用設備，但當時他必須獨自攝錄、剪輯、寫稿、打燈等等，就如同一個全方位電視製作的學習過程；最後楊

鳴學長成功完成他的畢業作品，是一部名叫「尋夢」的紀錄片，其攝錄的是在曼哈頓中國城裡頭底層人民的生活點滴，之後將作品寄到華視、中視、臺視，很快的就收到了回應，成為當時少數未經考試便進入電視臺的人。學長原先想選擇臺視，可之後卻被華視總經理的豪爽、直接給吸引了，因為總經理承諾他「想要什麼就給什麼」，且答應了派學長去美國做華視駐紐約記者，然而當時的華視總經理是他人生中第二位貴人。

楊鳴學長 1989 年六月畢業，在同年九月又回到了美國，他說在生命中遇到的兩位貴人給予他很大的幫助，便體悟到了一件事，「即使人生被誤解，堅持下去，上天會給你機會；在你覺得時絕望時，堅持下去，上天會給你一條明路」，每次換工作時，太太都很擔心，然而這個信念，總讓自己堅持著，使自己也總是能幸運的被長官相中，學長謙虛的表示這一路以來之所以順遂，是因為幸運地得到眾多貴人相助。

記者是一輩子的工作

楊鳴學長一生中做過了許多工作，從基層記者爬到高階管理者，但對他而言當記者還是最過癮，記者是他一生的職志。從小就喜歡打抱不平、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他，在兒時想過未來要不讀法律系當檢察官或律師，要不讀新聞系當記者。學長真切地表示記者這份工作帶給他的影響十分龐大，自己的新聞魂總是在觀看記者相關電影、影集時熱血沸騰，儘管當年已身處 TVBS 總經理之位，卻仍以記者的身份自居，所以總是特別關注新聞臺的部分。

楊鳴學長認為當今記者這份工作已不如以往，現在記者的訓練過程不如從前扎實及全方位學習，現今許多記者不見得都是新聞相關科系出身，且時代在改變，媒體載具也在改變，在媒體爆炸的時代，自媒體的時代來臨了，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但新聞也因此缺少了以往的稀有性、獨特性。



真正的富足是能夠自由地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學長認為若對外交真的抱有熱忱且十分感興趣，或是本身性格是可以安於公務員生涯的人，未來最穩當的選擇便是去考外交特考；此外，自外交系畢業後從商的學長姐亦不在少數，如姜豐年、盛治仁學長，都是從商成績相當不錯的兩位系友，因為外交系將國際觀及國際貿易等等的知識交付予我們。就讀外交系的可塑性很大，未來能夠從事的行業彈性也很大，學長表示自己雖然不是外交系系友中最富裕、最傑出的，幸運的是，這一生中，出現了無限契機，使自己能夠不斷從事著抱有高度熱忱的工作。真正的富足，不在於金錢上的多寡，而在於有本錢追求自己所愛，夢想也許不值錢，但努力卻是價值連城。

踏出去臺灣，你會發現這世界無限大

楊鳴學長是現任愛奇藝臺灣站的總經理，因此在與中國密切的交往下，觀察到了臺灣和中國的年輕人相比，缺乏了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中國人都特別積極、上進，他認為這跟成長環境有很大的關連性。當代臺灣年輕學子由於生活過的較安逸舒適，而缺乏了想改變生活品質的動力；中國大陸地廣人多，很多人的生活其實仍相當辛苦、煎熬，因此許多

傑出的學生皆來自窮鄉僻壤，使得他們懷有遠大志向想要努力改變原本的生活，在未來競爭力無限大的情況下，臺灣青年要如何突破困境，拉高競爭力，是外交系同學們可以共同思索的一個問題。

諫言，使我們警惕；自省，使我們成長。儘管不能決定自己的出身，但能夠努力改變自己的人生，儘管不能操控自己的命運，但能夠試圖抓住每一線希望。楊鳴學長的故事帶給人無限啟發，然而我們一個具體的行動則會有著無限可能，人生只有走出來的美麗，沒有等出來的輝煌。

堅持下去，上天一定會給你機會，

這絕對是一個對於有想法、

有創意的人的偉大時代。

從一次又一次的實踐中 找到自己位置

——劉致昕學長專訪



採訪∞李紋欣 撰稿∞李紋欣

劉致昕學長，一名曾做過演員、董事長特助的記者，現在在臺南開咖啡廳。一路走來，他在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經驗中，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不過，他也並非一開始就找到關於「人生」這個問題的答案。

關於大學：想要尋找問題的答案

劉致昕學長談起進入外交系的契機，正如同許多人的憧憬一樣，是「成為外交官」的期待。此外，在就讀高中時，曾有老師與他們討論外交政策相關的問題，例如：「臺灣在中國這樣的政策之下，有哪些可能性？」，他想要知道答案。

後來，看到外交系的介紹，他覺得通過這個系的訓練，可以找到答案，成為能夠解決問題的人才，所以申請了外交學系。然而，大學的時間，其實他大部分都用來探索自己、認識自己。進入外交系後，他發現自己的人格特質跟專長並不適合成為一名外交官，所以並沒有執著於外交特考。雖然他最後做出了與原來大相徑庭的決定，但外交系的課程卻意外地成為他的養分。

學長告訴我，他最喜歡的科目是「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經濟學」；此外，高年級學習的國際談判課程與參加A M U N的經驗也讓他受益良多。這些影響他未來走向的課程都與時事高度相關，讓他得以更有脈絡地了解世界新聞。雖然每天吸收到的僅是一個又一個的片段，卻能幫助他拼湊出世界的模樣。

關於嘗試：把自己當成一張試紙放進各行各業，你的身體會告訴你答案

不過，在明白自己不是外交官的料後，他開始修商院、阿拉伯語文學系、社會系、以及傳播學院的課，並在華碩、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實習，連去柏林交換時也實習了半年。他甚至還去連鎖咖啡廳工作了一年多，也曾當過演員。

「你們知道之後要做什麼嗎？你們覺得未來要怎麼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利用大學四年做了很多事情，這些事情看似零碎，卻幫助他一點一點編織出問題的解答。在找到答案的過程中，郭昕光老師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郭昕光老師曾告訴他：「其實你可以在這些摸索中去想一想，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或者繼續做某件事情，也是一個選擇。」

另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則是國文課的教授。是他告訴劉致昕學長，他可以寫字。劉致昕學長聽從師長的建議，繼續經營他的無名小站，每天想到什麼就寫什麼，試著從一千字開始，漸漸地越寫越多，他認知到自己「能夠書寫」。

最後一個關鍵人物則是社會學教授。學長在大四時修了社會學，每個星期都得交一份幾百字的小報告，內容必須以當週學的社會學理論和時事相結合。他回憶起這個經驗，正是他後來在週刊所做的：把過去一星期發生的事情，寫出除了資訊以外、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

在一次又一次的嘗試中，劉致昕學長不小心發現了他喜歡做的事情——寫字，寫那些與社會習習相關的事。

他說：「在嘗試的過程中，要把自己當成一張試紙，放進各自不同的產業哩，你的身

體會誠實地告訴你，你喜不喜歡這些事。」他也提到，如果沒有師長的提醒，他也可能沒有信心繼續進行嘗試。

「就去做吧！」當我問他，如果未來想從事新聞媒體工作，大學時期可以做什麼時，他很快地回答我。現在的社群媒體發達，加入新聞媒體產業的門檻也降低，他鼓勵學弟妹們，把社群網站當成要報導的版面，你想要寫些什麼，就直接做做看。現在有各式各樣的媒體，也有很多職缺，實習、兼職，只要願意去做，甚至連學校裡也不乏這些機會。

「等你做完之後，再來問『要不要』。你沒有做之前，很多事情都只是說說。」在嘗試、實踐的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從記者到開咖啡廳：因為想回家，而且想有一個能讓人自由的空間

作為家中獨子，劉致昕學長無法同時在臺北工作也照顧好他在臺南的父母親，所以他決定回臺南開一間咖啡廳。

我問他，在這當中有沒有碰到什麼挫折？他談起先前第一份離開媒體的全職工作是當一名董事長特助。對一名記者來說，從一個對方歡迎的人瞬間變成一位提包包的人，看似挫折，他卻告訴我，他只是換個方式來了解這個世界。

「最關鍵是，你要一次一次忘掉自己，不能把自己當作S O M E B O D Y，然後一直把自己鞏固在那個地位。如果我把自己當成一個得過獎的記者、一個寫難民的記者，我現在去賣一杯咖啡，你覺得那個挫折來自於什麼？對，就是來自於你會堅守你創造的自己，所以你不要把那個東西當作你自己就好了，你們現在可能很難理解。人家會說，『喔，劉致昕得過很多獎』、『劉致昕是商周的記者』，諸如此類，那都是『人家』說的，但是如果信以為真，就會覺得那個（評論）等於自己，如此一來，會活得很辛苦，因為你會按照那個樣子活，所以當你必須倒咖啡的時候，你就覺得那是『挫折』。」

當今社群網站發達，許多人活在那些讚、那些喜歡、那些名氣裡，照著點閱率安排自己的人生，安排前進的方向。劉致昕學長告訴我：「你們要很努力地不要成為那「一些人」，不要被那些標籤給制約。」很多人活著活著，失去了與自己相處的機會，也失去了自我。

他與夥伴共同經營「午營咖啡」，即是希望能有個讓人放心、放鬆的空間。故事要從柏林說起，當時的柏林並不富有，但是那邊的人文化水平與知識濃度非常高，一切思緒自由奔放，人人能夠面對自己，而且可以做各種內心所相信的事：吃素、有機、都市農園、減塑，劉致昕學長覺得那叫做「自由」。

於是，「午營咖啡」在臺南市東區誕生了。午營，在臺語裡是「有空」的意思，而英文則是「A Break」。他不敢說自己能帶給大家什麼，但是他希望忙碌的現代人，在面對工作、課業以及滿足別人之餘，能夠有一個時間、空間得以面對自我，認真思考對自己重要的東西，讓人們能「自由」。

關於難民：既要體會他們的人生，又要跳出來寫他們的故事

「現在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難民最多的時間點，在這個時代，全球有 6500 萬難民，當中又以敘利亞因為 8 年內戰而成為難民主要輸出國，但不只是敘利亞，很多國家都有難民。」

劉致昕學長從2015年開始做關於難民的報導。當時正值百萬難民湧入德國的時間點，他在兩個星期內走訪德國六個城市，為的是明白這些難民從何而來、他們為什麼而來、德國人有沒有接受他們。劉致昕學長告訴我們，可以將後來的英國脫歐、川普崛起、歐洲右派興起、中國話語權增大、甚至於歐美分裂，看成難民潮的蝴蝶效應，2015年的難民潮從此改變了世界。

大家常問他：「為什麼一個臺灣記者要做難民？跟他又有什麼關係？」

他認為，難民也是移民的一種，只不過他們因為政治、生命安全因素，必須非法遷移，如果從移民的角度來看，2016年的移民人數是兩億三千萬，換言之，有兩億三千萬人不是住在自己出生的國家，倘若我們攤開整個歷史紀錄，會發現這個數字是不斷往上升的，「該怎麼接受外來的人」是每個國家都將面臨的課題。

「講難民講到最後，其實是在說怎麼分『裡面的人』、『外面的人』、怎麼讓大家和平相處。」劉致昕學長說。此外，他也提到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該如何定義傳統民族國家與現代新型態國家；在全球化之下，「牆」該怎麼蓋？

「現在全世界有兩億三千萬的移民，可是現階段也是史上最多國界圍牆數目的時間點，這兩個『最高』其實是並存的，所以可以看出來，國家並沒有準備好要接受外面來的人。」那麼，他反問我：當臺灣面臨如此的衝突，要怎麼解決？

最後，他認為在德國的經驗，其實是回頭看到底我們在面對外來人的時候，有沒有把他們當一般人來看待？倘若我們把目光放回臺灣，臺灣面臨少子化與老年化的問題，勞動力不足是可預見的未來，因此，我們勢必需要來自各國的人力。然而，反觀東南亞外勞在臺灣，他們的處境有比較好嗎？

最後，他也告訴我寫難民的記者都知道，「書寫難民報導」是會有「症候群」的。即使書寫這個議題即將邁入第四年，每每講到難民，大概有八成的機率會哭，那些他訪問的難民許多都成為了他的朋友，當他滑著臉書的動態牆，一次又一次被帶進敘利亞的景況裡—空襲、屍體、酷刑等血腥畫面早已是家常便飯，那些畫面不斷觸發他的情感。對他來說，這是最困難的一既要體會他們的人生，又要跳出來寫他們的故事。

褪去得獎的光環，劉致昕學長是一個勇於嘗試的人，他用自己的經驗告訴我，人有各種可能，倘若不勇於去嘗試、遺忘了前進的勇氣，那麼即使時光流逝，答案也不會在時間的洗練下更為明晰。

「祝大家認識自己，實踐自己。」在大學時，我們有足夠的時光去嘗試，去挑戰一切未知的事物，一步一步往理想的自己走去。



顧好自己的小行星，有天就會是一片宇宙

——蘇宗怡主播專訪



採訪∞彭紹宇 撰稿∞彭紹宇

行駛的捷運列車上，我拿起手機，一會兒在不同 App 之間跳躍，一會兒在充斥版面的網路新聞中滑動，各個以「速報」、「即時」為標題的加黑粗體字正競逐我的關心，卻又被某個 KOL 突然開啟的直播通知給吸引……這些現象在短短幾年前都是無法想像的，不可否認，這是個變動太快的年代——自媒體的興起、資訊科技改革與大眾閱聽習慣轉變，媒體定位遭遇劇烈動搖，然而當我們回首過去，便會發現這樣大環境面的挑戰其實並非首見。

駐足於訪談的地點——TVBS 電視臺，它是臺灣第一家衛星電視臺，同時也結束長達三十多年的「老三臺」獨霸時代，位於當年媒體開放的浪尖，臺灣媒體界出現了第一次革命，最終導致各家電視臺百花齊放的榮景。二十年過去了，此時此刻，我們也正位於另一波規模更大的媒體革命現場。

不過同時面臨挑戰的，不只是環境，在升學體制與出社會間徘徊的每位大學生，也都進行著各形各色，但同樣迷惘的內在革命。

意料之外的外交路

在與蘇宗怡主播約訪時，基於禮貌與信任之意附上我過往的文字作品，然而僅過不到一天的時間，對方便答應了此次採訪，讓我意外地，她甚至閱讀了我的文章並給予回饋——「真誠」是我在她身上感受到的第一個特質。

西元 1991 年，畢業於景美女中的宗怡學姊，誤打誤撞考進了政大外交，「印象中只差了零點零幾分就會上新聞系」由於這小數點後二位的指引，蘇宗怡與外交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小因為老師「上臺能夠加分」的因素下，蘇宗怡常常是在講臺上朗誦課文的那個人，受到資深媒體人李艷秋《每日一字》單元的啟發，讓她開始對言語表達產生興趣。《每日一字》是華視電視臺於 1980 至 1990 年代所播出的電視教學節目，節目內容十分簡單，自一陣中國風濃厚的音樂響起開始，主持人會在五分鐘不等的時間介紹一個字，從它的書法到其定義、用法與相似字等等，當我回頭找了當時的片段，也不免驚嘆有個年代的人們竟願意花費這麼長的時間於僅僅認識一個字，如蘇宗怡所言：「怎麼會有這樣一位前輩的聲音這麼好聽、字正腔圓又標準，笑容還這麼甜美，讓人們花幾分鐘時間去看、去聽一個字。」

對於聲音攝受力的早識，加上對影像畫面特有的敏感，幾乎確定媒體是她即將走向的路，然而在教育十分保守與分數至上的年代，體制並沒有給莘莘學子太多思考空間，她的父親在志願序加上外交系的一個小舉動，從此改變了結果。雖然與預期不同，但外交對她而言，卻不是一次多餘的繞路經驗，反而因為外交系的廣泛學習，使「不設限」成為蘇宗怡未來職涯的重要養分。

「外交系課程雖然很硬，也充滿著背誦，可是它是一條比較不固定的路，也就是說，在硬梆梆當中有摸索的可能。雖然外交官嚴格正統的訓練框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這個大框架裡頭其實有很多條路，如果懂得思考或想像自己的可能性，是有許多機會的。」我們都能看出使一切不同的，是後面那句「懂得思考自己的可能性」，而這也正好呼應了蘇宗怡踏上媒體路的契機。

叫賣聲中成長的孩子

因為家中開水果店，蘇宗怡從小就在充斥銀貨兩訖的社交中長大，耳濡目染之下，應

對進退的相處技巧也相較同齡人早熟。人生的機會多數時候都是無法預測的，誰能料想哪位來買水果的長輩，竟成為帶領蘇宗怡進入媒體界的伯樂——許丕龍先生，或許是因她的親切而有好感，或許是對她的口條留下印象，這些被當作日常生活再普通不過的事，何嘗不是長期累積的準備？

不過因為非科班出身背景，亦缺乏任何實務經驗，蘇宗怡起初還不能夠擔任記者，直到某次接下專題式報導受到賞識，才讓她正式轉入記者團隊。當我問她，科班與非科班的差別是否會成為阻礙，尤其是在如此需要專業的媒體領域？「當然有落差，初進領域的基礎點不一樣，他們的經驗值就是比你多。」她毫不猶豫地點頭，「但那不是絕對」她立即補上，強調是不是科班的差別會影響適應期長短，但加倍努力再加上個人特質的補足，就絕對能縮小差距。

談到個人特質，重新回憶蘇宗怡的媒體路，許多重大變化都紛紛將她牽引至不同境界，包括初入媒體界的專題製作處女作、自 2008 年至今已製作超過一千多集的客語教學節目《來怡客》，以及介紹車子的《地球黃金線》，都讓她不斷跨界學習。從完全不瞭解客語與客家文化的局外人，到走進客家莊時被當成客家女孩；從不懂得賞玩車，到被網友封為「車界女神」。這些轉變也都和她的個人特質息息相關。

「我不行」三個字，絕對不會在職場生涯中出現

無須避諱地，現今可能有許多人輕視媒體的專業性，但我卻認為世界上「最會學習」的職業，非媒體莫屬。舉例來說，文字記者可能在進公司前對於某個領域全然陌生，但在離開崗位前卻已能寫出一篇篇洋洋灑灑的深度報導。對此蘇宗怡也認同學習能力的重要，認為這樣的能力除了與個人特質有關，也是能夠培養的。最好的訓練方式便是閱讀，透過比較自己抓出的重點與提綱是否相似，來檢視一個人的理解能力精確度，然而別人畫線之處也並非絕對正確，亦有可能是個人切入角度的不同，而這樣的獨特性更常常成為往後寫作上，相較他人突出的特點。

除了筆者需要學習，幕前工作者如主播或記者，也不能讓電視機前觀眾感受到絲毫遲疑或不專業，不過鏡頭前必定會發生許多無法彩排的即時變故。進入媒體界二十多年的蘇宗怡，也曾遇到新聞帶子來不及送達、文字稿不對或傳遞錯誤訊息等令人措手不及的突發狀況。因為對疏失和錯誤的無法容忍，蘇宗怡對自己要求極高，許多人都知道主播在播報新聞時，前方有提供文字稿供主播念，若只是一味逐字句念出，平時可能看不出異況，但在緊急狀況之下，主播的專業程度與準備是否充分便將原形畢露。

「當鏡頭已經在你前面，導播、編輯、副控所有人都寄望你時，你可以說我不行嗎？當然不能——我不行三個字，絕對不會在我的職場生涯中出現。」就是這樣不服輸的性格，長官交付任務時總會第一個想到她，也造就職涯中多次出現的巨大跨度，起初擔心是否能稱職完成工作，回頭看這些都是禮物，都成為她一路走來值得驕傲的成績單。

自己為自己拉紅線

我們對於媒體的印象是什麼？這幾年許多影視作品似乎讓我們懷念起媒體曾經的樣貌，電影《郵報：密戰》中的報社發行人凱瑟琳（Katharine Graham）、《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裡頭的德國記者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和《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的東亞日報社會線記者等，案例無分東西方不勝枚舉，卻都一再凸顯媒體於當時社會中扮演

的重要角色，他們有的揭開政府謊言，有的更甚至促成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然而曾幾何時，大眾對媒體的印象在短短幾十年間快速崩壞，曾經的社會良知、社會公器依舊存在嗎？

我想對蘇宗怡這樣深耕媒體多年的人，這絕對不是一個陌生的問題，不過她收起笑容，嚴肅地低下頭，似乎這樣的疑問仍無時無刻讓她思考著。「我們都被感官、視覺宰制了，相信畫面才是一切，追求刺激性與張力強的內容，因此羶色腥才會在某段期間如此當道。這是時代不可避免的走向，我們對於看東西的要求、口味只會愈來愈重。」說至此處，不免讓人覺得有些悲觀，我們不能不否認媒體不過也是個供需市場，如果觀眾不喜歡看、如果並非以收視率論英雄，媒體還會一窩蜂往天平那一端傾斜嗎？然而這樣似乎只會淪於卸責，媒體本身的放任不作為也是導致現象愈沉愈深的推手。

「當發現狀況這樣，是繼續下去還是先停下來反思？應該要自己拉條紅線，在自我把關上做得更好。」說畢，便舉了新聞產出的編採會議為例，新聞取捨的過程是採訪中心主任、各組長官、編輯與主播集思廣益的結果，包括考慮到保護當事人的義務或查證是否完備都會被納入考量，以此決定電視臺最後呈現的新聞走向。收視率背後確還是有些價值是不可自我拋棄的，那就是對於新聞的思考，而這個舉動將是造就自己與其他同業不同的關鍵因素。

來自偶像的一句座右銘

事實上，蘇宗怡主播在三年前也曾接受外交系刊專訪，當時她被問到「最難忘的報導經驗」這題時，她的回答是「那些看似平凡，卻在各自崗位上堅守本分的人」，今年我特地接續此問題，請教她該如何讓那些默默付出的人被看見。只見她誠懇地看著我，並說：「當團隊給你這樣的安心感，要抱持感謝，人是互相的，哪怕向別人說一句謝謝，也會覺得他被尊重、被看到、被重視。」

聽來不禁有些熟悉，其實與蘇宗怡見面前，我們主要都以 LINE 聯絡，而她的帳號下方就寫了這麼一句話「常說感謝的話，就會發生感謝的事」，同時這也是她人生中堅守的感恩哲學。媒體從來不是單打獨鬥的行業，鏡頭前的光鮮亮麗時常讓觀眾僅注意到聚光燈下的焦點，而鏡頭外不為人知的是一群盡忠職守的工作人員，貢獻自己的時間與能力，才能完整呈現我們看見的每一則新聞報導。

「這句話其實是我的一個偶像說的，他叫朴寶劍，當下聽到就立刻被這句話打動。」朴寶劍是一位韓國演員，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因為他總把「感謝」掛在嘴邊，他的知足與正面能量在一片韓星中顯得格外突出。而在蘇宗怡身上，我也看見同樣一股力量，訪談進行當中好幾次遇見熟人，我彷彿可以從他們的談話之間感受到對待彼此的溫暖和真心，這些是無法偽裝的，而我想一切的緣由仍是那一句「常說感謝的話，就會發生感謝的事」。感謝是個神奇的咒語，會吸引所有好的事物前來，雖然大多數人都知道，卻常常遺忘或流於形式。

聊到韓國，我們立刻話匣子都開了，當知道我也是同好——「保持聯絡！」她帥氣地向我擊拳。

第一個給自己按讚的人是誰

然而若角色對換，當我們用心付出卻沒有得到關心，感到沮喪是人之常情，該如何排解負面情緒？「我會先問自己，我想做的事做好了沒有，先給自己打分數，而不是讓別人打分數。很多時候過得了別人那關，卻不見得過得了自己這關。」我們處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環境，按讚留言成為顯學，等待別人的評價似乎是人們評價自己的根據，卻容易讓我們陷入動輒因別人感受而歡笑流淚的深淵，這是極危險的。

「自我肯定讓我在工作當中可以提起笑容，自己給自己按讚的這件事是很棒的。小時候別人問夢想與希望，是我的夢想和希望，那誰最有資格來看這個夢想和希望實現了沒有，不是自己嗎？我想做的事情為什麼是等別人來評價呢？」她神情認真地看著我。

這讓我想起我很喜歡的一句話「你的辛苦，你自己看見就好。」努力不見得都會有好結果，但人們卻只在有好結果時才認同自己，因此欲脫離等待讚賞的惡性循環，我們必須認知到自己為何走上這條路、為何選擇做這件事，絕對不是希望得到別人一句讚美或評論。當瞭解心中那份原因，在自己所堅持的領域裡，就會像有了軟肋，也有了鎧甲。

內容產出的保鮮期限

時間拉回 2006 年，美國時代雜誌一如既往地選出了年度風雲人物，只是當年封面卻是一臺電腦，上頭寫著大大的「You.」，看似不知所云，但也是從那時起，自媒體的發展如火箭般超越想像。隨著科技進步、載具改變，任何人都能夠在網路上擁有發聲權，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是一家電視臺，媒體不再具有獨占性，過往全家人守在電視機前看新聞的場景也將不復見。到了現今，人人都能直播，YouTuber 的知名度與收入一點也不遜於傳統娛樂體系下發展的藝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演變，一方面給予更多人機會，只要有能力與新鮮感就容易得到關注，但另一方面卻也同時侵蝕著媒體江山，進入門檻下降導致專業性受質疑，甚至被認為是「夕陽產業」，無論從事媒體領域的工作者，或是正在就學的傳播科系學生，都感受到這波如同雙面刃的轉變。

蘇宗怡回憶自己仍是新鮮人的年代，因為門檻極高，當年進入電視臺的主播都會被「明星化」塑造，代表著一家媒體的門面與形象。然而現在素人能輕易被挖掘，這是個最好的時代，媒體的使用難度被降至最低，卻也是最壞的時代，因為在如此廣大的市場當中，個人特質不免被稀釋，我們常常看見哪個人藉由娛樂化的表演，成功吸引眾人目光一炮而紅，但都捱不過保鮮期限，觀眾漸漸失去新鮮感便離他而去，「新鮮感終究會被量化、質化，獨特性固然重要，但背後還是需要專業的支撐，否則只要別人有更新鮮的表演，你馬上就被取代掉了。」她說。

不管時代好壞，唯一不變的致勝道理，依然是本領。

我從小看你播新聞長大

因為不知對方是否介意，這是一句我不斷提醒自己千萬不要說出來的話，甚至在初見到蘇宗怡時幾乎脫口而出，幸好理智在話出了嘴巴前緊急攔下。

對很多人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年齡上的冒犯，不過令我意外的是，蘇宗怡卻主動向我提及，曾遇到有許多人向她說這句話，而她認為這是一種肯定，即使在看新聞的平臺益發

眾多的當下，人們不見得習慣看電視新聞，當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出現死亡交叉，一句「我從小看你播新聞長大」該會給人多大的成就感，因為這背後的意思，代表著觀眾並沒有離開你。

我立即說出這句壓抑已久的心裡話，「我也從小看你播新聞長大！」

給學生時代的蘇宗怡

蘇宗怡自嘲，大學期間其實是個不用功的學生，很難想像眼前這位皮膚白皙的主播，骨子裡竟然是個體育系女孩，「念大學的時候，最常看到我就是這三個地方——籃球場、體育館和保齡球館。」她自豪地說，搭配一陣爽朗大笑。

然而若能回到學生時光，想完成什麼當時沒有做到的事？她想了一會兒，並用第二人稱式的說法，彷彿是和當年的自己對話——「當你走一圈街道發現，學技能或語言需要多少錢，或是進社會後要花一學分幾萬塊去上在職專班，就會珍惜在學校的時光，只有學生能盡情問教授問題，不用額外花補習費就能在他們身上請益，多麼好！另外——請好好學語言！」

「但我想當年的自己應該也不會聽」她又笑著說，因為年輕，這些領悟都要走過一回才會明瞭，我常覺得青春是特權也是包袱，就像打一把大傘，傘下的一切充滿無限可能，然而當我們拿下傘，得以看見更高更遠的天空時，也得開始承受迎面而來的日曬雨淋，而只有在那時，才會懷念起保護傘下的舒適。惟靠比例好好調配，把握學校提供的資源，大學生活絕對可以過得既精彩又充實。

對立與相容共存的——有限和無限

由於本次系刊的主題，我請她在這樣一句「在無限的○○當中，創造有限的○○；在有限的○○當中，創造無限的○○」填上空格部分的詞。

明顯地，因為有事先準備訪談，她很快說了她的版本的有限與無限——在無限的壓力中，創造有限的樂趣；在有限的樂趣中，創造無限的想像。

「為什麼選擇這些詞？」我問。

「樂趣絕對是有限的，可是壓力是無限的，所以樂趣很重要，而樂趣背後是熱情和自我了解支撐著，不要因為樂趣只是一點點，就認為未來好像什麼都不可能。」或許是看見我好奇的眼神，她接著說：「每個工作機會裡都會有一些刺激，很多刺激是一瞬即逝，然而抓住那些刺激的人，壓力點反而是再一次成長的可能，如果很常沉浸在自怨自艾的情緒當中，壓力過了就會失去自己曾經的動力。」

一如她所相信，人生沒有哪條路會是浪費，發生的都是有意義的，例如原先為了維繫感情生活，和先生學習看車玩車，沒想到有一天能派上用場。在新媒體盛行的年代，興趣有天也能夠成為吃飯的傢伙，這絕非只是個遙不可及的期望——「如果你內心有個小行星，那就好好照顧這顆行星，總有一天就會有一片宇宙。」人生只要做好一件事，聽來尤其簡單，對大多數人來說卻是奢求。

後記

訪問過後，我們並沒有馬上分開，反而邊吃著午餐邊閒聊，她和我分享她的生活趣事，我向她傾訴自己的煩惱，她就像母親一樣傾聽著，並告訴我建議和她的想法，我想起最初見面時，向我襲來的那份真誠，儘管過往從未謀面，卻也不知不覺讓人願意敞開內心。

把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展現給別人看是極其困難的，
但經過彼此真誠的交心，
我想——介紹內心那些尚未發光發熱的行星與塵埃，
並期盼有天，
它們能成為璀璨熾熱的星系，
構成一片廣袤宇宙。



光鮮亮麗背後的奮鬥歷程

——周幼群學姐專訪



採訪∞沈奕萱、余悅、林怡妙 撰稿∞沈奕萱、余悅、林怡妙

初遇

午後時分，溫和的陽光灑進臺北大安區的一間小型咖啡廳裡，我們帶著幾分雀躍和緊張，期待這次難得的見面與訪談。這時迎面而來的正是今日的主角——周幼群學姐，學姐一頭俏麗短髮，一身休閒打扮，一臉親切微笑，卻又不失主播的氣場，看到一個電視裡的知名人物就那麼真實地站在面前，我們心中滿是敬佩與激動。學姐為人十分和善，現在是一名稱職的好媽媽，雖然已經離開職場八年，但她仍願意和我們分享新鮮有趣的職業事蹟。

與「外交」之緣

學姐說到當初為何選擇外交系，一方面是因為成績達到某一標準沒想太多就填了，另一方面是高中時較少接觸到政治、經濟等領域，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法政領域的知識，而外交系就像一個大雜燴，不僅能接觸到經濟、政治，還有歷史、統計等等知識可以學習，未來可以選擇的方向更加多元，因而決定進入這個科系。大學四年間，就如同學姐的想像，外交系的課程帶給她非常廣的知識面，接觸了非常多不一樣領域的資訊，但她覺得自己在大學期間學得不夠深、不夠扎實，所以決定考外交所繼續深造。在念外交所時，學姐對第三世界就充滿了好奇，畢竟它又為世界開了另一個視野，當時她的指導教授提供了一個論文想法，就是選定「香港問題」為主題，有別於研究歐美其他國家和大家熟悉的西方陣營，香港離自己的生活環境相對近了許多，加上透過亞洲人的角度撰寫香港的議題不僅為論文帶來更強的說服力，立場的可信度也較高。再者，大部分人寫完論文後就停止深入研究，但香港的發展變化是持續和可觀的，因為地理位置近的關係，也能掌握較新較多的資訊，這篇論文，學姐認為除了為自己拓展新的世界觀，收穫許多背景知識外，這些豐富的知識累積對於學姐後來在媒體界的時事報導工作有極大的幫助。

社團一二事

聊到社團，學姐最為津津樂道的當然還包含大學時候的話劇社，當初覺得自己喜歡也有能力便進入了這個團體，雖然趕稿、排演等等時常弄得身心俱疲，但每一場成功的演出，每一次的上臺機會，都帶來難忘的體驗和回憶。學姐認為社團並非定要是功利主義的，也不一定要和你來發展有關，只要你有興趣，願意付出心力在裡頭，其實收穫會非常多，尤其是當不同系的人因為同樣喜愛的一件事而聚集在一起時，大家互補學習，在交流互動的過程中，你會結識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聽到不一樣的新鮮事，何嘗不是一種充實自我的方式？

踏入媒體界的動機與過程

大學期間除了外交系的課程外，學姐也修了許多不同系所開設的課程，其中一門新聞系的通識課也就是學姐踏入媒體界的契機，加上從小就對自己的口條、面對人群時自若的態度有信心，內心更充滿了好奇心與正義感，想要一邊做一邊學，且新聞界並沒有限定科系，學姐便決心踏入媒體界。當時，有線電視產業剛開始發展，百家爭鳴，有許多的機會，學姐最初並不是擔任主播，也不是記者，而是負責電視節目的製作，許多東西都是從零開始學，和許多從新聞傳播相關領域畢業的人相比，學姐自知要付出比別人千倍的努力才能跟得上腳步。後來學姐跳槽開始做記者，負責跑財金線新聞，每天編材會議都要報稿，常遇到需要重寫的時候，在時間的壓力下寫出閱聽人看得懂的財金新聞，大學時如何組織思

維、如何找題目、如何找資料、如何呈現等的方法論訓練便在此時派上用場，方法論不僅對於寫出一篇好的報導有著極大的幫助，對於從事各行各業都有很大的助益。後來學姐轉戰主播臺，過去培養的廣博知識便在此時派上用場，不論是國際關係、歷史、經濟、心理、民法等領域學姊都有所涉略，能更容易地理解、進入各式各樣的議題，豐富的背景知識就像一顆墊腳石，是使學姐成為專業主播的助力。學姐建議我們在現階段的大學生活，多多少少都有報告要做，但除了彙整資料之外，也要利用這個機會試著發掘問題所在，學習思辨能力，去判斷一件事情的前因後果，累積經驗，努力做好自己負責的部分。這種訓練對於未來不管任何場合、職業都能有所幫助，當你能自信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和想法，自然能得到他人賞識。

談到主播這個行業，其實剛開始壓力是蠻大的，除了要口條流利、邏輯清晰、條理分明外，因為要面對的是社會大眾，一失誤，就很容易丟掉臉面。但經過多次嘗試後，學姐覺得自己很知足，因為一則報導，一場拍攝背後其實還有很多人默默的付出，像是寫稿、編輯抓稿、排順序等等眾多程序需要事先完成，但最後光環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其實特別幸運！雖然新聞界尤其是主播要投入的心力頗多，像是鏡頭問題、表強細節等等實務訓練要多次練習，但只要機會到了，就好好努力做，不必擔心自己能力不足，一步一步學習，終會有所成就的！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在學校讀書時，其實對學姊而言一切都是相當自然的：選擇自己喜歡做的、想要做好的事，然後好好的去做好它；所以與其說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影響了幼群學姐對未來的決定或看法，不如說一切都是在慢慢的摸索與嘗試中延展的旅程。所以後來進入新聞業時也是從頭開始，扎實的從做中學——也就是當然沒有人生來就是主播，即使是學姐也是經過不懈的學習才逐漸上手主播的工作，像是拍攝結束後要對鏡頭停格三至五秒，她之前從來不知道，但新聞系的同學卻習以為常。畢竟不是新聞所的學生，學姐在電視臺實習經驗上比起其他新聞系所專業的同事要吃虧一些，所以自然是付出很多心血學習怎麼做好主播的工作。不管是螢幕前想辦法把新聞以通順、簡潔的方式傳遞給大眾，或是螢幕後再進行相關知識的鑽研、詢問，一位專業的主播的確是要經過多次練習以及對電視臺相關器材、流程的熟悉才能對著螢幕也能鎮定自若的表現自己的專業素養。所以後來在中天工作，才有上司賞識學姐，成為學姊職場上的貴人。

談媒體界之優缺

另外，學姐與我們分享她所看看到的媒體界有好有壞——壞是壞在某些新聞內容較為娛樂，未能真實讓大眾得到或從中學習新資訊，好則是好在就是因為身在媒體界，也可以發揮學姐本身具有正義感的特質，應該可以說媒體界本來就是擔當守門人的工作，但是好壞也是由身在其中的人決定媒體界想要、或應該傳遞給大眾甚麼樣的訊息。幼群學姐當然是因為在媒體界感覺自己的特質能夠被發揮，以及本身就對政法類知識有興趣、更對以往未聞的新知有好奇心及熱情才會留在新聞界。在媒體界的「人」方面，主播或者其他幕後工作人員都好，媒體界的工作者在學姊的接觸中，都成為學姊充滿好奇的眼以及充滿學習熱情的心想要學習的對象。而媒體界的工作儘管時有繁重及截稿壓力或者其他種種辛苦，但是能夠接觸新知以及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朝做好工作的目標前進的感覺也是學姐在媒體界所享受的快樂。當然，這些都是學姐留在媒體界的原因，所以相對比較正向。但媒體界

也是會有一些可以觀察到但是僅憑個人之力難以改變的現象，比如前述一些新聞內容的問題。在一個大環境中，確實有時人們能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再更多卻鞭長莫及了，關於這些問題，還需要更多人一起努力去改變。

共勉

對於未來有志進入媒體界的學弟妹，學姐建議大學期間可以去新聞系修課或者旁聽，對媒體、新聞這領域會更有概念，如果想要有實務方面的經驗，可以修習相關課程並透過老師推薦爭取實習機會。媒體未來變化未知，但寫稿的能力絕對是很重要的，也一定要具備書寫能力，到了媒體界後，主要還是要靠自己努力，有時會遇到貴人、長官賞識，如果有機會上節目，絕對不要排斥或畏縮，當你試過一次之後，就會知道自己的優缺點所在，是一個難得的磨練機會。最後要記住，不管是檯面上的人員還是幕後編輯人員，每個人都有值得學習的特質，而不斷的吸收學習是成功的基本要領。

尾聲

訪問時間在相當溫馨的氣氛中不知不覺已進入尾聲，問及學姊對母校九十週年的看法以及想說的話，學姊笑著對我們說：祝福母校蒸蒸日上。在那個爽朗的笑容中，我們彷彿可以回溯時光之河，看見當年那個外交系女孩在新聞媒體界奮鬥的身影。

用歌聲活出自我的海地青年



採訪∞沈奕萱、余悅、林怡妙 撰稿∞沈奕萱、余悅、林怡妙

初見

第一次見到他應該是在新生週的社團表演上，一開口便贏得臺下連聲喝采，驚人的歌喉，深深抓住每個人的注意力，十分難忘。黝黑帥氣的外表，開朗活潑的個性，扣人心弦的歌聲，他就是現在外交系大二的學長——Tooly，從小在海地生活，大學輾轉來到臺灣。Tooly 選擇外交系的原因是因為出於對自身能力的考量，認為自己的能力適合進入外交系進行相關知識及技能的培養、訓練，而且對國際關係又有一定的興趣。

Tooly 與外交系的不解之緣

在此前，Tooly 說自己對於外交系的想像是課程相當專業、充實。他分享以前看到在海地的其他同學上課時的衣著、談吐，及新聞上他國的外交官為國戮力操持外務時身旁緊隨維安人員的畫面，使他覺得外交領域具有專業性以及為國家服務、成為國家重要人才的實用性，而這種憧憬也為 Tooly 選擇進入外交系種下一顆夢想的種子，這是他對外交系的想望。而主要促成他來臺灣讀書的原因是一位高中學長的演講，這位學長也在臺灣讀書，向他們推薦來臺灣讀書，因此相較於選擇跟隨同儕前往歐美國家，他最後決定認真準備考試以來臺讀書。

印象深刻小插曲

分享一段 Tooly 來臺灣時的小插曲，Tooly 說當初來臺灣時，發現這裡治安相當良好而有點驚訝——他曾有次在外用餐，一時因為上廁所而忘記將手機隨身攜帶，留置座位，沒想到返回查看時手機竟仍完好如初的躺在原位，這使原本預期手機早被偷走的他有相當深刻的印象。

文化的碰撞

對外籍生來說，除了文化、環境上的差異需要適應外，語言更是一大難題，Tooly 談到了他學中文的經驗，他曾在中央大學語言中心學了一年中文，覺得中文書寫是最困難的，「說」對他來說則相對最簡單。但其實不只能夠「說」地流利，Tooly 對於「唱」也非常在行。熱愛歌唱的他，小時候常去教會和朋友一起唱歌的他，高三時就曾獲得海地全國高中生歌唱比賽第一名，來到臺灣後，Tooly 延續他對歌唱的熱情，除了西洋歌曲，他也喜歡中文歌曲，不論是林俊傑、周杰倫還是盧廣仲，只要有喜歡的歌他都會特別關注，甚至是臺語歌 Tooly 也能完美發揮優秀歌唱實力，他參加電視節目「超級紅人榜」時，便透過演唱臺語歌取得衛冕十週的佳績，響遏行雲的歌聲也使他登上小巨蛋的舞臺，受邀與臺語歌后詹雅雯同臺演唱，除此之外 Tooly 也參加了許多比賽，贏得大大小小的獎項。他來到政大後因為希望能認識更多喜歡音樂的人，所以加入了爵士樂社，認識了以前接觸較少的「爵士樂」的音樂風格，更曾和政大爵士大樂團一同演出，有了不同於以往的音樂體驗。這學期，他希望拾起以前因忙碌之故而荒廢的吉他技巧，往能夠自彈自唱、寫歌的目標前進，以延續、發揚他的歌唱夢。

勇於面對所有挑戰的性格

至於詢問來臺灣後有沒有感覺到與以往教育環境的不同而不適應之處，Tooly 說因為自己以前就讀的優秀私立學校和臺灣上課時間算是相近，所以基本上不會因此而感到不適應。在系上所學知識的想法上，他和我們分享，目前在外交系所學習到的知識讓他成長，

多元的知識使他覺得自己獲益良多、視野大大的被拓寬。延續前面對於各種不適應的克服技巧，我們很想知道該怎麼面對新環境中接踵而來的挑戰。他就對我們說，對他而言，他覺得自己很多會被預期需要適應的地方，可以快速克服的原因是因為個性的緣故。而我們從訪談過程中所認識到的開朗樂觀又落落大方的Tooly的確讓我們覺得以這樣的個性的確能夠很有韌性的解決各種困難。Tooly的正面個性、活潑性格對於結交朋友、融入新環境都有相當大的優勢。

自我規劃

Tooly對於未來還沒有明確的目標，想在大學中開發自我，挖掘自己的興趣所在，不一定會回海地當外交官，外交系所學很廣，也許會到國際組織工作或是繼續就讀研究所，他認為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好好讀書，順利畢業，成績越高越好，才有機會找到好工作。至於實習或打工方面，在臺灣他曾接待過一群來自海地外交系的團隊，除了介紹臺北，也一起去宜蘭遊玩，是個難忘的回憶。至於對於以後的想法則是若有空餘時間，或許會嘗試出外磨練。

有趣的課堂收穫

他也和我們分享他在大學修過最印象深刻的課：臺灣原住民語言與文化介紹，有別於政治、經濟、國關等常聽過的課程，這堂課程對Tooly十分新鮮，是之前所未聞的，除了能認識臺灣多個原住民的文化特色，也能從中學習傳統的舞蹈和音樂。正所謂一花一世界，小小的臺灣裡，也有許多深刻細微的事物值得我們去發掘，Tooly因為之前上課時曾做過泰雅族的報告，所以了解了泰雅族多分布在花蓮、宜蘭山區，文化特質包含紋面藝術、織布、口簧琴舞、貝珠衣等等相關知識。透過這次報告，Tooly覺得自己收穫良多，雖然在短時間內無法完全吸收，卻激發了自己對臺灣文化的好奇與興趣。

共勉

身為學長，Tooly想對外交系學弟妹們說，外交系全臺唯一，是個很特別的科系，進入外交系，要懂得放開心胸，敢於嘗試，除了眼界要放更遠之外，也要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大多數學生在講英文時特別害羞，但不管說對說錯，只要勇於說出，就是進步的開始，也能逐漸培養自信心。另外自主學習也很重要，尤其在資源廣泛的大學裡，不要將自己侷限在系上必修或與系上相關的領域裡，多選一些新鮮的課程和學習之前從未接觸過的事物，或許會發現自己的潛力所在。當然課外活動也不能少，嘗試在讀書之餘，多參加社團活動或體育運動，透過人際互動交流，也能結識到志同道合的好友！

心中有火苗便不懼怕寒冷

——卜大中總主筆專訪



採訪∞邱芷嫻、陳羿誼 撰稿∞邱芷嫻

前言

卜大中先生為現任臺灣蘋果日報的總主筆，自蔣經國時期寫稿鼓吹自由民主，一路筆耕到臺灣各領域，運用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的角度剖析國內外時事，也跨足主持界、小說界，因此有「雜學家」之稱；在他人生各個階段面對大環境無情的打壓，都表現出堅定頑強的自我意識，不斷調整和思考，他用自己的語言文字深愛著家鄉的這片土地。

這天我們搭了一個小時的公車來到蘋果日報在內湖的辦事處，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大廳沙發上等待卜大中先生的來到，第一眼見到主筆，是個溫和平靜的老先生，在進電梯時，他輕輕地用一句話打破了嚴肅的氣氛，「外交系的女生真是越來越漂亮了。」

看政大的轉變

在卜先生就讀政大外交系時期，政治是凌駕於學術之上。「這個學生不要給他及格，他思想有問題。」大學期間，卜先生寫了許多提倡自由主義、社會開放的文章，公然挑戰了當時的政治體系和意識，因而在學校被冠上了問題學生的罪名，申請留學的公費也被學校硬生生拿走了。面對這樣威權的學校體系，卜先生滿滿的無奈與不平，在當時卻也沒有管道能與之正面對抗，所以聽到政大近幾年的改變表示相當驚訝，包括拆除蔣公銅像、改校歌的歌詞等事件上，使得學生和學校的關係，不再像早年那樣強制的只有上命令下服從；就如同卜先生說的「一個社會要進步真不容易。」今天政大能有這樣的轉變，也是學生族群長期爭取而來的，雖然社會上常說大學生就該做好大學生應盡的本分，不要花太多心思在非讀書、非就業相關的問題上，但身為民主國家的一份子，能看到發生在生活周圍的一些不公平、不滿意，並願意起身對抗的，才是促使民主社會不斷進步的動力！

當你有自己的信仰、意識形態之後，就不會再隨波逐流

奉行自由主義的卜先生，其實在早年是個大中國民主主義統派。出身於外省家庭的他，熱愛中國這片土地，希望利用自己在海外留學所習得的理論基礎，發表民主主義期刊文章，來帶動中國朝民主之路發展。就在一次受邀去北京採訪星雲法師的母親時，卜先生看到當年坐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感受到北京人民力求政府改革的氛圍，內心十分感動；但一切就在槍聲響起時變了調，在北京政府對學生開槍時，卜先生正在洛杉磯當特派記者，在新聞上看到了這震撼全球的畫面，他一直以來對中國的熱愛、對民主進程的期待就在那時破滅了，當時在洛杉磯租屋處的猶太人鄰居，曾質問他：「為什麼你們中國政府可以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卜先生回答：「我不是中國人，我是臺灣人。」

從那之後，卜先生開始以自由主義學者自居，他文字撰述能力很好，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在意識形態改變後，面對從前同樣奉行大中國主義的老友們，他顯得孤獨而不被理解，甚至只要談論到政治議題，就會和朋友爭吵辯論起來，「自由主義在碰上民族主義就崩潰，從五四運動開始，很多自由主義學者被民族主義煽動，加入文革大動員，這就是他們對自由主義的信仰不夠堅定，只會隨波逐流而被利用。」卜先生表示身為一個自由主義學者，遇到每個議題、事件發生後，都會用自由主義的角度去分析，這跟當節目主持人不一樣，不能不表態，而更是要在自己專業的領域中堅守立場。

成為媒體人

卜先生初次踏入媒體界是在蔣經國開明專制時期，當時蔣經國請了各國立大學教授到國家建設委員會討論意見，並支持大學論壇和啟蒙性雜誌，當時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看好了這次改革的方向，開始尋求年輕人來報社寫稿，卜先生的文章就在那時候得到賞識，成為了蘋果日報的撰述委員，他運用所學的政治理論放入文章中做架構，在開明派雜誌中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當時臺灣正值經濟起飛時代，報社的待遇良好，且工作自由度很高，卜先生就此決定踏入媒體界。

但當我們向卜先生問及臺灣新聞界近況時，他感嘆地說：「新聞界的大好時光已經過去了」，由於科技發達，人手一臺智慧型手機，報紙銷量已不如黃金時代來的多，取而代之的電子報又因廣告收入低、取代性高而無法做大。確實如此，蘋果日報是我們從小到大都耳熟能詳的名字，但近幾年卻越來越少以印刷報紙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生活中了，現在只要在網路上打上關鍵字，國內外的大小事就都一目了然的攤在眼前，面對這樣過度競爭的媒體產業，卜先生也發現，媒體工作者的素質越來越低了，「新興國家的媒體文化真的很幼稚」新聞界常只求快不求真，聽到風聲的第一時間就把消息發出去，常常導致誤會的發生；另外，有些記者為求點擊率，常把新聞下一個聳動標題，打開卻發現內容空洞而乏味，或是利用腥羶色的圖片或言論，來譁眾取寵爭奪版面。卜先生身處媒體界親眼觀察到這些亂象，卻也說了「要改變一個社會風氣不容易」，不只媒體人要拉高自身素質，閱聽人也有責任去分辨是非好壞，這樣才真正能鼓勵好的媒體產生。

給學弟妹的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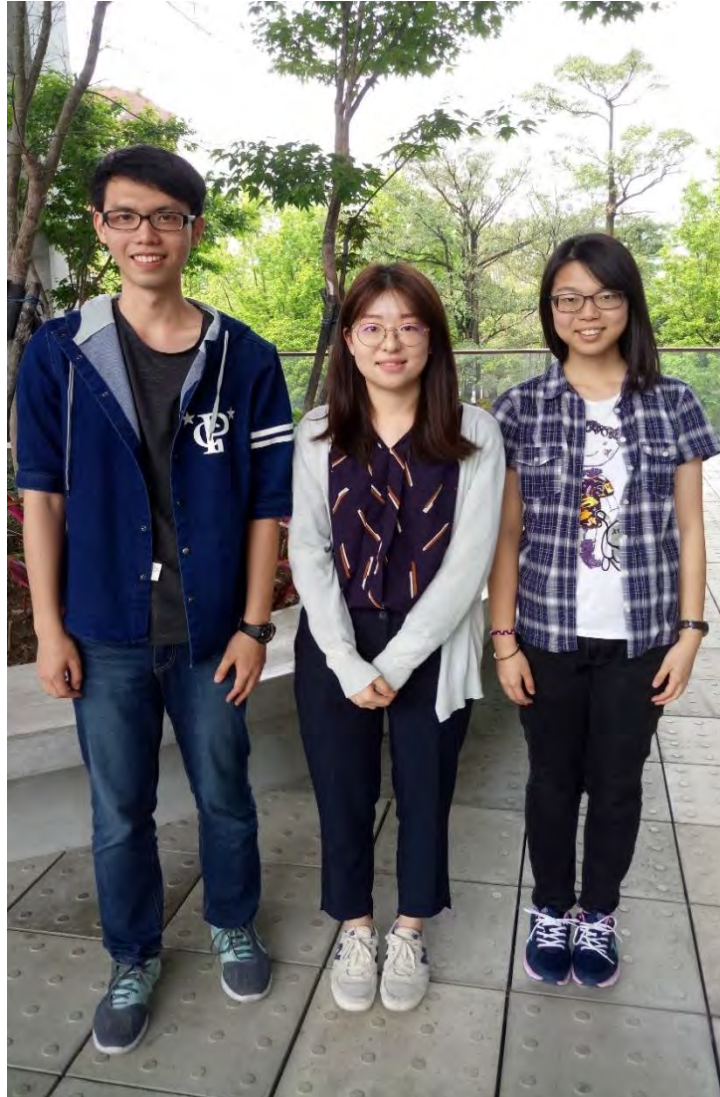
身為外交系的學長，卜先生鼓勵我們不只要把本科的理論學好，最好能具備第二、第三外語的能力，才能因應這全球化的時代；另外，也可以花時間學習程式語言、人工智慧，由於傳統產業漸漸被淘汰，未來科技、技術與日俱新，這些技能及將是時代的發展趨勢。

聽卜先生推心置腹的建言，我感到心靈上的富足，好像用這兩小時的採訪，快速走過了一遍時代的洪流，從歷史到現代，世界每分每秒都在改變，就像卜先生的生涯，歷經了無數個抉擇、挑戰；得知他即將在下個月退休，經過詢問後得知，卜先生一方面因為體力日益衰弱，不堪負荷的工作的忙碌，另一方面也是對工作失去了熱情，「每天聽朋友不同立場說不同的話，聽久了也會覺得很疲倦。」就像德國作家羅蘭巴赫說的「每個事件背後都有意識形態的爭吵」，卜先生花了一生在打意識形態的戰爭，追求真理的同時也失去了對人類情感的追求，所以此刻的他，暗下決心不再看理論學術的書，讓自己有機會接觸不同國家的小說，追求自己內心感性的一面。

採訪結束後，卜大中先生親自送我們到電梯口，即將步入七十歲大壽的他，經歷過臺灣的輝煌時代，看遍民主社會的陰暗可怖，一路過關斬將，才能成為現在蘋果日報的總主筆，面對和自己社會地位差距大的我們，卻仍像朋友般的真心對待，溫柔而謙卑的態度，令我們深受感動。「溫柔之所以有令人心折的力量，是因為能付出溫柔的人，其內心的力量必然強大。」也許像卜先生這樣，看過越多社會的殘忍黑暗的人，越會以溫柔的力量去感化世界、感化世人吧！

從誤打誤撞到通過外交特考

——鄒惟容學姐專訪



採訪∞陳柏誠、蔡家卉 撰稿∞蔡家卉

鄒惟容，通過 106 年外交特考英語組，現正就讀台大國關所。雖然學姐尚未到外交部內實習，但從採訪過程中的交談，已可以深深感受到她對外交工作的熱忱及想法。

與外交系結緣

學姐當初會進入外交系，其實是因為誤打誤撞。高中時，因為學測沒有考好，沒有辦法選填三類自己理想的科系，加上惟容學姐對心理學和歷史都有很高的興趣，所以覺得外交系會很適合自己。而認識的老師剛好是政大外交系畢業的，推薦她申請外交系。老師的鼓勵，讓她決定申請外交系，而這個選擇，不僅讓學姐度過充實的四年，如今更成功地通過外交特考。

聽完學姐講述自己進入外交系的機緣，我們不禁想問：在誤打誤撞地進入外交系後，是什麼樣的契機讓她決定參加外交特考？而準備考試期間又是什麼樣的心路歷程？學姐娓娓道來了許多準備外交特考的心得分享。「其實我一開始的目標並非考外交特考。」鄒惟容說。她曾在大二時聆聽一位退休大使分享外交工作的經驗。學姐覺得大使儀表堂堂，很懂得禮節和應對進退，讓鄒惟容想以大使做為模範，因而有了對外交工作的憧憬。學姐也說，其實她曾考慮報考調查局，但因為外交工作的彈性較大，也符合他喜歡與人互動的特質，所以將外交官設為努力的目標。

學姐在決定要投身外交工作後，便開始準備考試。由於外交系上的課程並未涵蓋所有考科，所以在大三下學期的時候選擇到補習班上課，針對自己較不拿手，或學校課程未涵蓋的科目進行補強，而在所有考科當中，她認為最困難的正是國際經濟，就像面對高中數學，全部的觀念混合在一起，會不知道從何下手解決問題。同時學姐也說到，補習班和外交系的上課的核心內容其實大同小異，差別在於補習班是以考試為導向，所以會比較著重在重點整理。而在英語面試方面，其實在英文組的面試中，口說能力未必要達到母語人士的程度，不過英文口試包含生活化和專業性的問題，比較難的會是外交方面的術語，所以如果想在專業問題的回答上表現出色，在口試前要多加練習。因此，學姐建議我們，平時可以養成收看英文新聞和收聽英文廣播的習慣，也可以挑戰自己，閱讀一些像經濟學人或是 Times 雜誌。雖然用英文了解國際時事會比較困難，但要努力慢慢讓自己習慣。當然學姐也會有壓力大的時候，「我會藉由運動來紓壓，像是去跑步或上健身房，做自己喜歡的運動。運動後，腦袋會比較清楚，是調劑身心很好的方式。」

「準備外交特考就像準備一場大型的活動，有很多事情待完成，但卻不知道從何開始。所以，很容易因為沒有排定時程表而迷失，或是內容繁雜而不想著手處理。」鄒惟容說，參加特考就像是參加一場馬拉松，在安排讀書計畫時，建議立定小目標，以免自己覺得大目標遙不可及，而失去鬥志。準備特考是一條漫長的路，若沒有堅定的意志力，很容易半途而廢。想清楚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決心走上這條路，而一旦確立目標，就勇往直前。學姐也說，準備考試的期間時常會胡思亂想，但她覺得，身為外交系的一員，應該對自己有信心！就算遇到問題，也可以向老師和學長姐求助，外交系的我們擁有很多資源，所以要相信自己。

交換學生：英語口說的加強與眼界的開闊

由於英語面試在特考中佔了不少的比重，所以她為了加強英語口說，在大四時到美國

當了一學期的交換學生。期間，除了英文方面的進步外，學姐也學習到跨文化的溝通與如何和不同國家的人互動，加上是一個人人在國外，就像提前體驗外派的生活，要學著獨立，「人生中有許多事是無法想像的，在那樣的環境下你會逼著自己去做原本覺得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也會有許多前所未有的感受，例如：我曾經很懷念台灣的便當。」學姐笑著說。另外，鄒惟容說，美國的教育方式和台灣非常不一樣，除了班上的同學很踴躍發言，學姐看到最大的相異處在於：台灣的教育宗旨在追求標準答案，所以學生很怕犯錯；相反地，在美國，不論答案對錯，同學都樂意互相討論、交換意見。

我們從學姐的言談中，除了聽到了她在國外的成長和這段時間所帶來的衝擊，也了解到她對台灣外交工作的看法。「去美國交換後，發現歐美的學生對台灣不是很了解，我覺得這是外交工作方面可以進一步努力的。」鄒惟容說，外交就像行銷，要思考如何將產品銷售出去。但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讓台灣發光發亮，像是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先生，他曾經透過表演布袋戲，推廣台灣。雖然國際社會情勢對我們的發展有一定的限制，現在台灣的地位也較不顯耀，但還是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雖然鄒惟容明白台灣的外交處境堪慮，還是想試著從事外交工作，因為她看到了這份職業好的那一面：除了能到各國遊歷，也是能夠幫助海外的國人、效力國家的好方法。喜歡助人的學姐，希望能夠在不同國家的辦事處、領事館協助在各個世界角落的台灣人。惟容學姐曾參加服務性社團，教導偏鄉的小朋友，讓她覺得與在地人互動，並深入地了解他們的需要，是一件很有價值感的事，而且服務的過程也得到很多不同的啟發。這使得她期許自己，在外交工作上盡一己之力，幫助需要協助的國人以及邦交國。

人生規劃：研究所 v.s. 外交部受訓

學姐說到這裡，我們不免好奇：既然她對外交工作懷抱著如此高的熱情，為何不直接到外交部實習，而選擇繼續攻讀研究所？鄒惟容說：「我覺得念研究所對我的學識基礎會有所幫助。學姐也提到，她是同步準備特考和研究所，因為就時程來說，九月參加外交特考，十月則是研究所的考試。而不選擇先修讀研究所再參加特考，是因為台大國關所的學習內容主要在探究不同理論的根本問題，和國考的準備沒有直接相關。另外，若一面籌畫研究論文，一面準備特考的考科，學習負擔較重，兩者難兼顧。所以，學姐選擇將主要的心力放在特考，以通過考試為目標，而在成功申請上研究所後，她暫緩到外交部的培訓，將重心放在撰寫碩士論文中，追求更高層次的學術研究。」

摸索未來：探索、修課、雙主修

而對於面對未來仍沒有明確方向的我們，學姐也以一位過來人的心情給了我們不少的相關建議和方向。鄒惟容說，在遇到大使並聆聽他分享經驗以前，其實仍對未來有些迷惘。「大一時還不用太緊張，可以慢慢探索，但到了大三、大四就應該要有自己想走的方向。雖然我知道不少人在未來可能會不停換工作，但也沒有關係，只要當下的你喜歡自己所走的方向，也願意為了這條路而努力的話，我覺得都可以多方嘗試。」學姐也說，她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夠接受一個人長時間在國外的生活，但現在的她還是想要給自己機會試試看，畢竟還沒有真的實際體驗過工作情況。如果之後真的無法適應，再轉換跑道也還有機會，就像現在很少人在退休前只做過一個工作，現在所做的選擇未必是未來會有的樣子。

「當時的我因為沒有很確定的方向，所以決定先好好修習系上的課程，加上大一所學

導向，也沒有另外申請雙主修學位。

「我覺得還是可以修自己有興趣的課，因為畢竟你們才大一，不用太急著確定方向。」但學姐建議，若已經確定要參加國家考試，要認真修讀相關課程，而非只是為了得到學分，筆試也較容易從考古題掌握，也可以選修第二外語。學姐也說，若把考試的十二個考科平均分攤在三四年中準備，考前的複習才不會太辛苦，畢竟參加外交特考的人很多，錄取名額少，其實是滿困難的考試，所以建議提早準備。但全心準備考試的同時，仍然可以參加一些活動，「因為你不會知道現在所做的事情，會對未來產生什麼影響。」另外，惟容學姐也說，就雙主修而言，若是選擇與考試科目相關的學系，其實會有所幫助。像是雙主修經濟，可能有助於國際經濟這門考科的準備。

回顧大學生活：在外交系的成長

回首大學生活，惟容學姐說，外交系帶給她最大的影響，是開拓國際觀以及國際視野。因為她在進入外交系以前，鮮少接觸國際事務，一直到要準備外交系的面試及國際現勢考試時，才大量接觸國際新聞。而在進來外交系之後，同學間常常討論國際社會上的事件，漸漸地習慣在閱讀新聞時優先閱覽國際時事新聞版。學姐認為，有國際觀及國際視野很重要，因為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世代，也高度強調國際移動力，所以要對世界的不同角落有所了解。外交系培養關心國際情勢的習慣，雖然這些國際動態可能看似遙遠或事不關己，但其實都跟自己息息相關。

說到這裡，我們從鄒惟容身上深刻地感受到她對外交工作的熱忱、敢於接受挑戰的個性，以及外交系在過去四年所帶給她的養分及心得，並從她的經歷應證了一句話：「人生有無限的可能。」而令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學姐的提醒：「規劃未來的方向，重要的是想未來要過什麼樣的生活，而不是未來要做什麼工作，因為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要在生活之中好好照顧自己、過得開心，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會為你未來的生活帶來不同的意義。」

最後，學姐給了我們兩個短句作為鼓勵：「多方探索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什麼，越早訂好目標就能越早往目標前進。」學姐希望我們都能找尋到心中所喜歡的事物，並努力的追尋心中所嚮往的遠方。

Connecting the Dots

——黃巾倪學姐人物專訪



採訪∞陳柏誠、蔡家卉 撰稿∞陳柏誠

黃巾倪學姐，政大外交系與企管系雙學士畢業，後來遠赴荷蘭進修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工作經歷多元豐富，曾服務於資訊公司、生技公司、動畫公司和設計公司。現任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策略企劃總監。

外交官，是曾經的夢想

「嗨！學弟妹！你們要喝茶還是喝咖啡？」親切的招呼，燦爛的微笑，學姐帶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熱情。

坐定後，我們先向學姐請教就讀外交系和雙主修企管系的契機，學姐笑著說：「我小時候想當外交官啊！而雙主修企管系其實是個意外。」黃巾倪學姐大一時，成績拿到班上的前三名，有位學長知道後，打電話來說：「黃巾倪！我看你這種資質能夠拿到這種成績，以後不可能了啦！這次一定是意外！那你就趁分數高的時候隨便找一個系雙主修，反正拿一樣的學費念兩個系啊！」她想了想，欣然聽取學長的建議，又認為商學院的邏輯和國際事務院最相反，而決定雙主修企管系。

但在畢業前，一位學姐回校的分享改變了她小時候的夢想，那位傑出的學姐，正是張小月女士。張小月女士分享了她身為外交官的經歷，提醒大家走上這條路很容易面臨家庭的困境，由其是女性的外交官。這次的分享讓學姐了解到，如果未來擔任外交官，要兼顧家庭和事業會有一定的難度，而學到的國際關係、政治和經濟其實也可以發揮在不同領域，所以最後打消了考外交特考的念頭。

深造

大學時的黃巾倪學姐，用五年念了兩百多個學分，想在畢業後轉換環境，所以先找工作，而沒有繼續進修。工作了兩三年後，她體認到：「如果要更上一層樓，就應該再進修，如果要更有能量，就應該要充電。」因此決定遠赴荷蘭深造，當作挑戰的新目標。由於前去進修的多是工作經歷豐富的高階主管，而且同學來自二十幾個不同的國家，因此剛開始黃巾倪學姐會因為英文和工作資歷都沒別人好而感到丟臉，可是每次上課討論案例時，大家都會鼓勵她發表自己的意見，做小組報告時也會給她一個角色，讓她在互動中，真正感受到什麼是國際合作。「從中我也發現，英文好不好不是重點，重點是妳的邏輯思辨能力和與人交涉的能力。」學姐也認為，她向那八十幾個同學學到了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後來在工作時，發現自己不知不覺中受到他們的影響。「像是如何當一個 team builder，如何讓別人樂於跟你工作，如何一起共同達成目標，那是我學到很寶貴的事情。」

對於是否繼續進修，她也分享了自己的想法：「我覺得我們的教育有一個很失敗的原因，就是我們常常幫學生準備好所有的武器才讓他們上戰場。但我們不知道他們上的是什麼戰場，有時候是上戰場後才學到東西。」依著在職場多年的經驗，她告訴我們，「以業界來說，其實不會優先錄用碩博士生，因為覺得學問太高，可能做事情會有點不切實際。而學業成就的差異其實只反映在工作的起薪，但起薪其實是很淺薄的，如果能力好，加薪後很快就能超過碩博士生的起薪，甚至是跳槽到更好的環境。」學姐認為，念書所學的知識，夠用就好，比拚文憑是沒有意義的。「希望你們是因為有興趣再向上發展而去念碩士，而不是想要等準備好再踏出校園，這樣真的是浪費時間。」

認真學習，遇見更好的自己

聊到她的第一份工作，黃巾倪學姐說她抱持著「把工作當作上學還有錢拿」的心態，在報紙上找比較有前景的工作。順應著當時政府「兩兆雙星」的政策，她決定進入資訊科技公司工作。回想起當時的生活，學姐說她常常五六點起床讀分析報告，晚上加班也是家常便飯。剛開始的過程非常辛苦，但她用正面的態度來看待，「我覺得對剛進入職場的人而言，加班是好事，因為多做多學的都是我的。除了做好份內的事以外，別人不做的我也做。因此同樣上班兩三年，我卻已經累積了四五年的工作量，學到了更多。」而她也提到，她的老闆和那些資深的顧問教會了她多東西，「跟有智慧的人一起工作，可以縮短很多年的學習經驗。」

而被問及外交系和企管系的學習對日後的幫助時，黃巾倪學姐分享了自己的體會：「外交系教會我用大格局去看事情。很多專業人士善於垂直思考，卻無法橫向地來看社會的政治經濟情勢和發展間有什麼聯結，因此同事和老闆在工作上常常想聽取我的意見。而企管系所學則非常務實，提供了很入世的眼光。書上和老師講的東西，還是菜鳥時用不上，但隨著職階攀升，會發現處理事情的邏輯和尋求解答時，因為受過好的訓練，比較不會害怕。」此外，大學修習的法學緒論和民法概要，則讓黃巾倪學姐在看合約和判斷事情時，思路比別人清楚。「我認為在職場上有兩件事情很佔優勢，一個是語言能力，一個是法律方面的專業。由於各行各業都會和別人訂約，許多企業主也常常因為沒有看清楚合約而吃虧，所以能耐心地弄清楚法律方面的相關知識，不是件壞事。」

學姐也談到，大學期間所學，剛畢業時可能全部都用不上，但卻訓練了邏輯和思辨的能力。上大學讓我們在有興趣的領域學到一套進階的求學方法，以及解決事情的能力。學姐建議我們，自己的身心要在大學階段鍛鍊地強壯一點，想辦法抓一點加分題，像是雙輔修、參加社團，多爭取面試機會，可以各方涉獵。要好好把握這段可以專心學習，而不用負擔經濟壓力的時間。

未來，是無限的可能性

細數黃巾倪學姐的種種經歷，我們了解到不要被自己所學給侷限，也知道其實每個人未來的發展都有著無限的可能性。EMBA畢業後，她先後在生技公司和動畫電影公司服務。後來發現自己對於設計方面有興趣後，去到臺灣最大的工業設計公司工作，但後來公司被倒帳而倒閉，她也就此失業。剛失業時，黃巾倪學姐想自行創業，而開始寫創業計畫，後來也找到願意投資的金主，剛好是一位政大的學長。學長告訴她，他現在在建築師事務所工作，合夥人中其中一個是他在政大 EMBA 的同學，常問他一些行銷的問題，認為他們可以聊一聊。而在學姐和那位政大 EMBA 的學長見面後，學長又建議她和他們的老闆見一面，也就是知名的建築師——潘冀。原先，黃巾倪學姐認為只是去聊聊天，但他們卻把她當成求職在處理。在和潘建築師見面後，她驚訝地發現：許多令她相當欣賞的建築，原來都是出自他們之手。而潘冀也說到，自己再一兩年就要退休了，歡迎她加入他們的團隊。黃巾倪學姐當時想，學習是看機運的，就讀 EMBA 的機運，讓她從同學身上學到許多，而在這麼偉大的建築師退休前，可以先跟他們學兩年，晚兩年再創業也不遲，而決定加入。自從那次會面後，她已經在潘冀建築師事務所待了十一年。「我自己也覺得非常莫名其妙！所以不要擔心外交系沒有工作。」黃巾倪學姐笑著說。

成功沒有捷徑，記得讓自己開心

我們不禁懷疑，能夠成功地在不同領域擔任活動企劃和策略企劃，是否有什麼訣竅？得到的答案是：「沒有捷徑，只能多做。」要下功夫去了解，看看旁邊的人怎麼做並跟著學，從學徒開始慢慢扎根，慢慢磨練，等到熬出頭，便能夠盡情發揮。就像太極，要先站穩基本的拳架子，再學習進階的招數，才有用。而且主管都會很努力的教你，甚至比學校的老師更努力地指導，因為會希望員工有生產力。所以只要耐著性子學，就沒什麼好擔心的。

我們也很好奇，對於一位在職場奮鬥多年的成功人士，什麼樣的能力她認為是最重要的。原先，我們臆測著各式各樣的答案，但黃巾倪學姐的回答卻大大超出我們的想像。「我覺得最重要的能力，是讓自己開心的能力。」她如是說道。抱持著阿 Q 精神，不讓挫折、煩惱和人際間的不順暢一直纏繞著自己。遇到問題，就去面對，不管解決方式好或不好，都要試圖排除問題。如果不解決，它會像一個陰影持續纏繞著你，心情低落，表現自然也不會好，所以要想辦法讓自己開心一點。人生苦短，對自己好一點，讓心情開心一點，有問題就勇敢地去解決，不論好或壞的解決方法，能夠解開問題，心情就會比較健康。很多事情的陽光面下一定有陰影面，所以當你感覺很灰暗的時候，要想到另外一面可能就是陽光。「其實我沒有特別的能力，只是對我所想做的事情會很努力去達成，加上個性比較阿 Q 一點，能夠接受挫折。」

Connecting the dots

聊著聊著，我們談到自己面對未來的迷惘。黃巾倪學姐告訴我們，對未來不需要有太多的擔心，不管大學所念的是什麼科系，最重要的是在四年之中獲得求學問的方法，並且和同學有相互支持的良好關係。如果還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那就先朝有興趣的方向發展。對於賈伯斯曾說的「Connecting the dots.」她相當認同，「大學時期，每一個你所認識的人、參加的活動都是一個點，在某一個事件或時間點就可以用上某幾個點，即使是以前被刻上的痛苦傷痕也會起作用，你不會知道未來那些圓點會有什麼用。」因此對沒有興趣的必修課，還是要耐著性子學習，因為可能會有意外的發現。她也建議我們多看書，少打工。「如果沒有經濟壓力，少打工，因為打工還是算被剝削的族群，把打工的時間拿來學習對自己比較重要。此外，要多看書，不管什麼書都好，我自己常常從書裡獲得捷徑。」

「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這裡囉！謝謝學姐！」「不會！我送你們吧！」學姐依然燦爛地笑著，似乎提醒著我們，要開心的過日子，等到生命中的那些點自然連線，我們會找到專屬於自己的道路。

「真心相待」比「和平相處」重要。

熱情率直地把握每一天的青春吧！

盡其在我的人生哲學——姜豐年學長專訪



採訪∞胡澤安、賴玥如 撰稿∞胡澤安

一踏進璞石集團董事長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穿著藍底紅字雄鷹紀念衣坐在沙發上的學長，雄鷹吉祥物看板與旗幟就擺在一進辦公室最顯眼的位置，由此可見雄鷹籃球隊在學長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份量。高大的身材與寬大的手掌，提醒了我們眼前這位大人物當年在球場上奔馳的英姿；氣宇不凡的談吐，告訴了我們學長當年在商界縱橫的威風凜凜。而今日，姜豐年學長將在這短暫悠閒的午後時光，細細講述他不凡的人生經驗。

往日時光

談及大學生活，學長笑著說：「我當時可是雙主修，一外交，一體育！」學長當年不僅參加系籃替外交系拿下系際盃冠軍，更擔任校隊隊長大殺四方，而畢業後更成為甲組球隊（今日的職業籃球隊）的隊員。在念書方面不甚擅長的學長坦言大學時壓力很大，由於課業表現差強人意、再加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增進球技，以至於每學期都立志要奮發向上，卻總以失敗收場，讓他大四時課表還全都塞滿了必修課。

雖說未在課業上投注太多的心力，但學長笑說他十分喜歡政大的氛圍，即使校園不大，但學長姐、學弟妹和校友之間的感情都非常好，而這種深遠的情感連結也體現在幾年前由畢業 30 年校友決定一起創立政大「三十大講堂」這件事情上。出於回饋母校的熱忱，畢業 30 年的校友們決定不循往例僅是捐獻獎學金，而是決定將這筆錢投資在母校與學弟妹身上，因而有了大講堂的出現，同時邀請知名學者與專家來演講，以樹立其權威與高度。

人生插曲

三十幾年前「想好好念書考進外交部」是大部分外交系學生比較自然的走向，但因課業上的表現不盡人意，因此學長早早就斷了外交特考的念頭，並深知自己將來一定是要在其他領域發展的。

當時尚在就學的學長，對於商管可說是毫無興趣。然而卻在因緣際會下與企管系同學一起頂下了位於現在麥當勞位置的「中泰冰果室」，重新裝修後不僅引進了工讀生制度，甚至還有 live band 定期駐唱。學長也提到，雖然志不在課業，因為深知自己能在其他地方找到發展空間，因此並不排斥任何機會，所以可說是在大學時已然有了一點創業的想法，但並非就此立志要成為創業家。

人生的際遇總是奇妙，在命運的牽引下，轉瞬間我們或許踏上了從未料想過的旅途。就如同學長當初對商管興趣缺缺，最終卻在商界深耕出了豐碩成果；以及最初憑藉軟式網球馳騁球場，後來卻以籃球員身分廣為人知，實在很難想像，籃球場上風馳電掣、滿嘴籃球經的他，其實到了高中才正式開始接觸籃球。

意料之外的籃球路

由於老家旁有四面網球場的關係，附近所有小孩從小只要拿起拍子就會打球，因此左鄰右舍全部都是網球校隊的隊員，學長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升上高一時，因為身高已有 191 公分，便因此被當時的數學、國文、體育老師和軍訓教官聯合鼓吹他去籃球隊報到，這才開起他的籃球生涯，所以學長笑說「我是因為高才打籃球，不是因為打籃球才長高，打籃球不會長高！」。

身在華人社會，「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也是許多人揮之不去的夢魘。也許隨著時光的推移和時代的進步，這種想法已逐漸淡入歷史的長河中，

但身處於三、四十年前的傳統台灣社會，在那以課業成績決定一切的年代，學長對此有著切身的體會。憑藉著國中時參加校隊獲得軟網的全國冠軍，可以直接保送到不錯的高中，也正是從那時起，學長發現自己正透過在運動場上的傲人成績建立起信心。或許學習成績可能不盡理想，但他深信自己在運動場上是最好的，一路從網球到籃球，從校隊到職業隊，「是籃球讓我建立了對自己的信心」。

而更因為籃球屬於團隊運動，學長在練習過程中不僅考驗著團隊合作、與他人配合的能力，也同時培養出替他人著想、彼此體諒的美德，這些都是他在球場上所累積的寶貴經驗。

絕不認輸

學長坦言自己的個性十分好強，凡是面對任何不看好他的人，他必定會拚盡全力證明他們是錯的，讓那些人知道「我知道我可以，不需要你來評斷我」。但懷這種不服輸的個性一路走來，從他在校甚至到了新浪之前其實一直都是被質疑的，直到新浪上市那天，學長才告訴自己再也不需要在意別人的看法了，因為現在已經證明了他就是最好的，「I did it, 所以從現在起沒有人可以挑戰、批評我。」

然而因為這種好強的個性，所以他很怕別人對他失望，就算吃虧也寧可自己吞下，因此為了讓信任自己的投資人看見回報，學長才會為此拚盡全力在事業上前進。像是當初決定從事網路產業時，網路產業還只是一個全新領域，因此學長只能回去找之前累積的人脈來投資，更曾為了答應投資的學長對他說的一句「Daniel 你不能讓我漏氣」，而吃足了苦頭、拼足了老命，埋頭苦幹，幸而最後收穫了成功。

如此個性也反映在其他事情上，例如協助政大創立了雄鷹籃球隊，尤其又頂著自己的名字，「所以升甲一那場壓力很大，因為看笑話的人太多了」，然而在面對許多已經待在甲一級賽事中十幾年的強勁對手時，身為初生之犢的雄鷹卻跌破了眾人眼鏡，在僅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達成了衝上甲一級的目標，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使得學長放下心中大石的同時，也為團隊中的所有成員感到榮幸與驕傲。

坎坷的求學經歷

訪問過程中學長也提及，自己進入政大外交系就讀其實也歷經了一番波折。大學總共考了三次，第一年自己名落孫山，碰巧正逢嘉義電信局籃球隊在挖人，在當時那可是有機會轉入正職的鐵飯碗，大哥勸著他去應徵，然而又是因為不服輸，促使他決定北上補習，證明自己是有考上大學的資質的。第二年，捲土重來後錄取了文化大學法文系，但錄取後覺得已經給了自己交代的學長，便開始全心全意地投身籃球場，也因此第一個學期就被三二退學了，至今學長仍笑說「這也算個紀錄啊。」

此時，在大學沒了、球隊也沒了的狀況下，以為學長終於痛定思痛每天去補習班報到嗎？不，他反而因此更加珍惜練球的時光，學長說：「當時也不知怎麼地，就時來運轉了，第三次的大學聯考數學創下最佳紀錄，本就拿手的英文更是一口氣考了八十分，只能說世事難料。」來到政大後他深知這次不能再搞砸了，所以大三後就停止了甲組球隊的練習。

也正是因為讀書之路一路走來著實坎坷，所以學長認為更要替籃球隊員做好課業學習上的輔導，除了學期初親向各系系主任拜碼頭之外，只要一有機會，學長也總苦口婆心

地勉勵球員要珍惜現有的資源及教育環境。

磨練中成長

問到面臨壓力時是如何調適自身狀況的問題時，學長直言外界所看見的抗壓性與大心臟，其實都是從一次又一次的壓力與失敗中所積累的。回想坎坷的求學路，若說考一次大學是扒一層皮，那自己可是扒了三層皮的人啊，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的。同時，學長也自嘲自己身材高、功課不好又愛打球，正是典型的「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但因為好強，所以就是要一步一步證明這些看自己笑話的人都錯了，同時也不知不覺地頂過了一波又一波的壓力。

儘管如此，至今為止仍有許多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的壓力，例如大學時期每次期中期末考前、或是創業之後在很多重要決策前夕的輾轉難眠。特別是在做網路產業時「因為太新了完全無前例可循，希望可以教科書可以告訴你可以採取什麼方案、該怎麼做」在全新的世界中沒有任何人能夠當作借鏡或給予建議，一切僅能憑自己慢慢摸索與試探，那樣的壓力光用想的就令人難以承受。

所幸回首過去所有做過的決策，在重大決策上，大多證明他是對的，那些做錯的決策都沒有影響大局。不論是課業上考試成績帶來的壓力，或是球場上競爭的張力與強度，乃至於創業時成敗皆得自己一肩扛起的責任，在面對這些重擔與考驗的同時，也正一點一滴地磨練著學長自身，因而成就了今日大眾眼中的他。

創建雄鷹

學長認為球場上的試煉對抗壓力確實有所助益，這也是為什麼他總是站在第一線來鼓勵所有雄鷹的球員，「If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並期許隊員們一定要有可以超越自己的自信與自我期許，不要妄自菲薄。

在練球之餘，雄鷹球員對於課業也不敢鬆懈，練球與課業的兼顧是學長對他們的期望。期望他們經歷這幾年的辛苦，能夠習得一技之長，換得往後更大的人生舞台，也希望他們能夠不負當年父母的支持與自己所下的決心，同時更期許籃球隊可以為政大注入一些新的氣象。

希望藉著籃球隊的成功，帶動政大的運動風氣。許多運動團隊其實都很需要幫助，但因為能力有限所以只能先將籃球隊構築起來，希望藉著籃球隊的成功吸引更多校友投入關心與支持。而隨著雄鷹一步一步的成長茁壯，現在也漸漸引起校友們和老師們的認同，從懷疑、不相信到現在因為影響力的出現而慢慢在改變。「我就是笨鳥先飛，做出成績來希望大家共襄盛舉，希望改變政大書生、文弱、不重視體育的刻板印象。」這，便是學長成立雄鷹的初衷。

天生叛逆

而學長當初為何會選擇嘗試全新的網路領域呢？對於這個問題，學長表示當時的趨勢科技在台灣市場已幾近獨佔的地步，他覺得已經沒有挑戰空間了，於是自願去開拓趨勢科技的美國市場，也因緣際會下接觸到當時剛起步的互聯網。

那時的他已經 38 歲了，照理說應該早就沒有從頭做起的那種衝勁和勇氣了，但挾著

台灣最大軟體公司總經理的名號，他跌破眾人眼鏡決定把自己歸零，全心投入前途未卜的網路小公司，連當時趨勢科技的董事長都十分不解。投資新產業壓力雖大，但在評估過後他認為若自己不只是蜻蜓點水的給予建議，而是全力投入，那麼「我們一定可以」。

學長提到，他不是每次都眼光精準、料事如神，那些不為人所知的失敗與看走眼的決策亦是多如牛毛，但重要的是這些失敗並沒有擊垮他，反而成為自己划向成功的船槳。「I am a human being, I make mistakes, I learn from mistakes, I try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畢竟能達到今日的成就，所依靠的還是在從前失敗與錯誤中所累積的經驗，而非一步登天。

自認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人，與生俱來的叛逆使得學長不喜歡從事沒有絲毫挑戰性的事務，即使擁有再高的職位都無法攔著他去從事他人沒做過或不敢做的事。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近年來學長的投資重心也由瞬息萬變的 IT 相關產業，轉向休閒娛樂的領域。

青春無懼，不要留白

在面對如今變動快速的社會時，學長勉勵我們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千萬別妄自菲薄，每個人在某些領域一定都擁有過人的才能，只是尚未發覺罷了，正因如此，不斷地學習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不再投資 IT 產業，學長每週仍會閱讀財經雜誌，掌握產業的各種改變和消息，不與外界脫節。「如果學長這個 level 都還這麼認真，那學弟妹們還有什麼理由不拚啊！」同時也以賈柏斯在 2005 年史丹佛大學畢業典禮上送給畢業生的勸告「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鼓勵我們要永保求知若渴的學習態度。

只有透過各種方式不斷累積自己的競爭優勢，我們才能使自己具備足夠迎合現今社會的能力，因此不論是習得 IT 相關技能，抑或多學幾種語言都是對我們的未來有所助益的，只有自己能為自己的將來負責。

對於外交系即將邁向第九十個年頭，學長也表示台灣目前面臨的外交困境從表面上看來對外交系學生的未來發展應是不利的因素，畢竟以前情勢好的時候，大部分同學都立志考進外交部當外交官，但因為現在由於台灣沒什麼外交優勢，使得這條路變得越來越艱難。然而他卻用正面看待這樣的情勢，認為在如此的處境下，反而能夠使得外交系的學生不會拘泥於單一的領域，讓大家有更多的嘗試空間並挑戰更多不同的領域，在各行各業光發熱。

在訪問的最後，「盡其在我，但求無憾」是學長送給我們的一句話。在努力拚搏過後，即使最後的成果仍不如預期，但至少我們能夠問心無愧，至少我們曾經拚盡全力的嘗試過了，而非試都不試就替自己找藉口或自怨自艾。在這麼多行業與領域中，屬於我們的機會總有一天會降臨，而在機會降臨時，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並好好把握住機會了？值得深思。

至於「無限」，於學長而言便是對自我的期許不要設限，「Sky is the limit!」千萬不要對自我設限，每個人都懷有無限的潛能，天有多高，你的極限就有多高，那就是你的極限！

擇其所愛，愛其所擇——盛治仁總經理專訪



採訪∞胡澤安、賴玥如 撰稿∞胡澤安、賴玥如

陽光普照的星期三下午，與悠閒漫步的眾人不同，我們懷著忐忑的心情，看著地圖快速地穿梭在臺北車站複雜的通道中，最後終於抵達了位於君品酒店 17 樓的「翰林軒」。坐在散發著一股濃厚歐洲風情的沙發上，配上窗外一覽無遺的臺北街頭與點綴天邊的一抹斜陽，我們開始了訪問。

政大時光－在學記憶荏苒

「大學的時光一定是一輩子的記憶」，當我們請學長回憶在政大的生活時，他這麼說道。也許現在身在其中的我們難以體會，然而這的確是段最沒有壓力的時光，畢業後，不論是選擇就業或繼續進修，與大學時代的壓力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大學時期，普遍來說是青少年蛻變為成年人的一個人生轉折，同時也是一個人的人格逐漸成熟以及個性穩定的過程，因此他認為這是一段非常珍貴的時期，許多快樂的回憶都是在這時累積的。

學長提到，自己在大一、大二時將大部分心力都投注在社團活動上，不僅擔任了系學會總幹事，同時也是系棒及校棒的一份子，因此花在學習上的時間並不多。但大三、大四時因為想要出國進修，因此開始調整自己的生活，將重心轉至課業與成績。他也希望學弟妹們能夠好好珍惜大學生活，畢竟白駒過隙、歲月如梭，短短幾年的時間一眨眼就從指縫中流逝了，想著當初剛搬進宿舍的情景都還歷歷在目，再轉眼，三十幾載已悄然飛逝，自己也已屆知命之年了。「十八歲、二十歲的時候會覺得時間是無限的，可是真的很快，一眨眼八個學期轉眼就過去了」，正因如此學長也勉勵我們要好好掌握自己的時間，千萬不要虛度光陰。

而所謂的「不要虛度光陰」並不是只要將全副心神都運用在課業上，而是要避免做一些自己認為沒有意義且無法累積經驗的事情，多去體驗不同面向的人生，像是找到自己真的有興趣的社團，努力耕耘與享受，或許會在過程之中找到未來想從事的的方向，或是到處走走、打個工，開拓自己的視野並看外面的世界正發生著什麼變化，「當然學校的功課還是最基本的」學長笑道。

「剛剛跟大家講的東西，其實並不是說我大學時過得很有意義的生活」，他坦言自己大學時其實也尚未想清楚自己未來的方向，對於沒有好好掌握這些時間也感到有些後悔，但這也是他在進研究所後完全脫胎換骨的理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並努力地往前邁進。可事後想想還是覺得可惜了這段時間，所以才想藉這個機會提醒學弟妹，不要去重蹈別人的錯誤。

錯綜的叉路口：未知的考驗

當時第一志願就填外交系的學長，認為政大外交系是兼具傳統與歷史的科系，高中時也夢想著要考上外交官，然而在考進夢寐以求的科系後慢慢了解到外交官實際上的生活與自己之前所想像的並不相同。「外交官」三個字雖好聽，但真正從事這份工作的生活其實並不穩定，由於認知到自己不是喜歡過著不穩定生活的人，因此學長後來便打消了走上這條路的念頭。

人生在世不過短短幾十載，可這段旅途卻隱含了許多無法控制的因素，但也正因為這些無法預知的事為人生添上了更多色彩。迷惘與徬徨，大概是每個大學生必經的過程，學

長也提到畢業後反而會更加迷茫，或許是想做的事沒有機會做，又或許是冒出來的機會並不是自己想要的，因為人生確實擁有太多的變數，再加上現今社會變遷的速度如此之快，在學校的所學未來該如何運用也是一大難題，當時的自己也真是走一步算一步。

後來申請研究所時，他可說是亂槍打鳥，一方面申請了自己比較有興趣的政治系，另一方面則申請了 MBA，決定讓命運帶領他走向未來的方向，殊不知最後兩邊都申請上了，使得學長再度陷入了猶豫的窘境。一邊是自己一直以來的興趣，一邊是十分吸引人的紐約大學 MBA，「那是一個很大的賭注」學長說道，畢竟 MBA 只需讀兩年，畢業後又有不錯的薪水，反觀政治博士班最快也要五六年，畢業後也不知道該從事什麼樣的行業，在臺灣尋覓教職也並不容易。也許是因為當時年輕，所以並沒有考慮那麼多現實的因素，學長依舊選擇繼續就讀政治相關領域的博士班。



换位人生：跨界經驗談

「我覺得大多數的人都一樣，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因為你怎麼知道以後的變化」，正如同後來再看，誰會想到當初放棄了 MBA 的他在繞了一大圈之後又回到了企業界，正因人生充滿著變數，我們能夠做的便是保有自己的想法，並在過程中盡量過得充實。學長也說到，他不喜歡用成功或失敗來定義人生，因為這個定義十分模糊，並不是錢賺得多就是成功，而應該是走得順不順利或過得快不快樂。無關乎從事什麼領域，重要的始終是態度，在各領域看過了形形色色的人後，他認為擁有好的做事態度，不論被換到哪個領域，都能夠有一番作為。因此，態度絕對遠遠重要於是否選擇了對的方向，在整個過程中，對自己的要求與進而獲得的影響，都會化為成長的養分。

提到自己多變的工作經歷，學長感嘆，除了一開始在進入大學教書是自己的選擇外，後來幾次轉換都並不是出於自願的。他提到最初進入政治界是因為郝市長鏗而不捨地勸，礙於人情，再加上當時在電視上主持節目評論，自己也正在做選舉研究，卻缺乏實務經驗，所以覺得總是紙上談兵，心裡不太踏實，因而在婉拒了多次後才決定從政。後來由政界進入企業界時也是受人所邀，但因為「這個我覺得太跳 tone 了」，所以更是委婉推拖了兩個月之久才答應。同時學長也告訴我們，無論先前你的心態是如何，只要點頭答應的那一刻，就必須要承擔跟著這個職務的所有責任，沒有任何藉口推託，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進入狀況，來證明你有能力坐在這個位子上。「我會把焦點放在我能做什麼。」他坦言這個過程必然承受極大的壓力，他人反對的言論你不能控制，太在意那些聲音只會減少可以做事的時間，你能做的就是盡全力做到最好。

尊重與理性：臺灣人的通病

因為學長的經歷涉足多個領域，我們也好奇學長認為臺灣最需要改變什麼，來因應大環境的劣勢，他也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他認為臺灣最需要改變的是一個「講道理的文化」。由於統獨問題長年困擾著臺灣，要所有人達成普遍共識本就不易，再加上現在社群網路發

達，同溫層往來密切，導致對立越發嚴重，大家往往不願意面對現實，許多議題的討論，都是各方一味堅持原來的立場，甚至僅是基於自身利益，而且討論事情的層面非常的淺碟。他提到，一個國家要進步，需要一個開放且理性的平臺，讓不同的意見相互激盪，而不單只是為反對而反對。而對於現今的媒體素質及網路亂象也令他不禁感嘆，現在臺灣常以相互貼標籤、相互毀滅式的攻擊來看待公共議題，但若是無法理性討論，最後其實也難以得出好的結果，這點對臺灣來說是十分可惜的。

提及現今服務業「低自尊」的普遍情況，學長不禁感嘆這是需要慢慢改變與引導的。他並不贊同顧客永遠是對的，因為每個人都可能同時是顧客跟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因此面對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回到前述講道理的共識。有時的確是商家服務不夠周到，損及消費者權益，但有時卻是消費者要求了不合理的權益，所以他認為社會應該要走向公平的評價，不要一味的偏袒消費者或商家。每個個案都應就事論事，畢竟每件事都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秉持著互相尊重的原則，在面對顧客無理的要求時，他認為若任憑消費者漫天喊價，反而會助長這種風氣。因此他寧願付出個人時間和司法代價來導正這種風氣，因為服務業從業人員也是有尊嚴的，顧客與服務業從業人員本應互相尊重，服務業盡一切心力去服務，客人也應該尊重服務業人員的基本人格。

至於雲朗集團當初為何選擇前往義大利發展，而非中國或國人較常前往的英、美等地，學長坦言選擇歐洲發展是很大的挑戰，不僅距離遙遠，語言、制度也都與臺灣大相逕庭，然而倘若在歐洲站穩了腳步，在走出了華人品牌的同時，對品牌國際化也是大有助益。且因「藝術」佔了集團核心價值很大一部份，因此身為文藝復興起點的義大利便雀屏中選了。原先本是打算到各國展店，但後來發現各國制度、文化、稅率等各方面都完全不同，也因此改變計畫，決定先在義大利扎根，扎得夠穩固再往其他地區發展，「企業也好，人生的規劃也好，都是需要邊做邊修正的」。

對學弟妹的勉勵

「成功是最大的敵人，失敗(挫折)是最好的老師」是他最喜歡的一句話，可以做為人生的提醒。學長勉勵我們，人生才開始，在往後的時光中多少會有高低起伏，在成功、順利的時候不要被沖昏頭，因為身處順境便容易掉以輕心與驕傲，因此反而容易失敗；在挫折的時候則不要被打敗，所有人皆會遭遇失敗，但不要因此磨滅意志、消沉，因為這時反而更能夠靜下心來重新盤點自己，再重新出發。

關於無限的概念，學長認為就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循環，從古至今許多事情皆是循環，而我們應該要在這些循環中找到一些正向的力量。包括前述臺灣所碰到的問題，雖然談起來有點悲觀，但是所有東西都是可以找到一些正向力量的，只要有多一點人願意對這個社會付出一些正向的力量，還是有機會可以將負面循環扭轉回來，也許就可以帶大家跳出現在的困境了。

訪問的最後，學長也恭喜外交系走過了 88 年，也希望現在同學們也都能秉持外交系的傳統與光環，並使其在我們手上發揚光大，讓外交系能更長長久久。

力學

∞

篤行

在實習經驗中創造無限的可能性

——外交四 周正剛學長



採訪∞顏融、蔡睿毓 撰稿∞顏融

外交系四年級的周正剛學長，靠著不斷的向外拓展，充實自己的大學生活，在每一份實習中學習到寶貴的經驗，為自己的大學四年交出了一份漂亮的履歷。

採訪當天的中午，我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等著學長的到來，叮鈴一聲，正剛學長踩著自信的步伐踏進餐廳，臉上掛著燦爛的微笑與我們對望，就在這一眼之下，我們的忐忑不安的情緒便快速的鎮定了下來，依稀只記得學長親切的問了一聲：「最近過得如何啊？」，我們的採訪便這麼開始了。

外交系的獨特性，以及對未來規劃的轉變

訪問的開頭，我們便以學長當初進入外交系的原因作為切入點進行訪問，正剛學長告訴我們，當初選擇外交系的重大原因便在於外交系的獨特性，他認為這樣全臺灣獨一無二的科系很有趣，再加上當時對外交工作抱持著憧憬，便從第三類組轉到第一類組就讀，希望能進入外交系，成就他心目中的理想。但在與許多學長姐相談過關於外交人員的工作後，學長察覺自己並不適合外交人員的工作型態，雖然仍然對外交抱持著相當大的興趣，但認知到自己不適合這樣的工作環境，所以當轉機來到時，他選擇雙主修經濟系，讓自己對商業領域更有所接觸。學長也特別提到其實經濟系在商業領域這塊還是有一些不夠扎實的地方，所以很多地方是必須靠自己去努力學習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後來會這麼認真去實習的原因，因為明白自己並不是商管出身的背景，更需要實習經驗去證明自己的能力。

與社會接軌，建立學習與實習的連結

為了證明自己在商業方面的能力，再加上希望透過實習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也為以後的履歷加分，學長便開始了他的實習之旅。他告訴我們，許多人並不知道自己在學校所學的內容對之後的工作是否有幫助，而這時候在外實習的經驗便可起到幫助的效果，以找到好工作為出發點去努力，以終為始來看，便可以在實習中找到自己應該補足的地方。我們也提到了學長實習經驗與外交系所學比較沒有正相關這點，呼應上文對自己規劃的改變，學長說這是因為他確定自己不會走公部門，所以選擇去往對自己比較有利的方向走，確立方向後，努力去做跟這個目標相關的事。

實習的所見所聞，精彩的人生篇幅

正剛學長告訴我們，因為一開始實習的機會不太好找，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從新創公司開始，而他本身也是從新創公司起跑。他的第一家公司是在做關於 app 的研創跟行銷，主要的業務就是要累積這個 app 的聲望。在我們問起關於實習工作中遇到的困難時，他便有提到在資金不足的狀態下，這家新創公司要去執行工作的不易，慶幸的是，學長仍然靠著努力加上之前累積的人脈解決了這些問題。第二份實習學長是在微軟工作，擔任學生專案負責人的角色，他特別提到，是商業競賽中的物聯網經驗幫助他得到這個負責人的職位，而負責人的角色除了扮演學生跟上司中的一個橋樑，還需要在短時間內跟許多公司接洽，因此他從中大幅提升了溝通技巧，最後更在這份工作中，遇到了影響他很多的微軟主管，這位主管不僅讓大家在輕鬆的環境下工作，還提供了學長在職涯規劃上的一些意見和管道，使其至今都很感謝這位活潑盡責的上司。第三份實習則是在 BWC 做財務顧問，研究併購案的分析報告、做前端的研究、更新資料等等，學長有提到在學校一些相關課程的學習對他這份實習有正相關的幫助，所以提醒學弟妹們在學校的學習也不能耽誤！而再之後的一份實習，學長是在基金公司寫日報跟股市分析，從這份實習工作中，不但吸取了很

多專業知識也得到很多實務經驗。正剛學長向我們透露這些實習雖有透過臉書社團找的，但大部分是透過人脈建立中彼此互相分享的，而這也連結到學長在訪談過程中不斷跟我們強調的：「人際關係的培養是一件很快樂也很重要的事，在做實習時，透過正職員工的眼睛去重新看待世界，放開心胸去交朋友，將會受益良多！」

在課外活動中找到一群奮鬥的夥伴跟努力的方向

談起校園生活，學長說道因為高中是熱音社的緣故，在玩樂性質的社團已經有很多接觸，因此上大學之後，想要做些不一樣的事情，最後才決定加入管理顧問社，正剛學長告訴我們這是他非常推薦的社團，因為在裡面不但可以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積極且對自己的人生很有想法跟規劃的人，也可以透過同儕間不斷的討論、彼此切磋中吸收新的思考模式，再加上透過人脈的建立，不但可以與同儕彼此學習，也能獲得許多實習相關的訊息。而其中最讓我們覺得難能可貴的是，正剛學長在忙碌的生活中也沒有忘記自己對音樂的熱愛跟對學習的熱情，他參與了政大金旋獎（音樂性大型活動）。還有不可不提的，學長早期參加至今都印象深刻的商業競賽，他說在商業競賽中除了意外地受到很多啟蒙，像是對於行銷的了解、對商業模式的認識，從中更了解到自己的不足，還學到了很多可以實際應用在現實生活中的能力，因此他非常鼓勵對商業有興趣的學弟妹去了解這個競賽！

給外交系學弟妹的鼓勵以及建議

我們在訪問中與學長聊到了很多關於學弟妹的迷茫以及不知所措，學長跟我們說，他知道常常有些人會擔心進了外交系，卻發現自己對外交系沒有這麼大的興趣該怎麼辦，正剛學長想跟這些人說：「當你愈早發現了這件事，能做的事就更多，包括了轉系、雙主修、輔系、參加商業競賽或是實習等等，你都可以從這些事情開始改變。」，他也提出學弟妹在大學階段應該培養的兩項能力，其一是做簡報的技巧，再來是邏輯的培養，學長特別提出邏輯的培養是在很多事情上累積的，將會對說話和思考方面有很大的影響，相信這兩點的培養，將有助於我們出社會後做事能力的提升！

此外，我們也請學長提供一些實習的小建議，他大方的跟我們分享。在實習時他自己通常會拿著筆記本去記下上司的話，在上司說完後重新確認雙方的溝通一致，且適時提出問題，雖然是很簡單的事，但這細心的舉動會讓上司更欣賞你！這也是他想給大家參考的小撇步。



關於成長以及未來無限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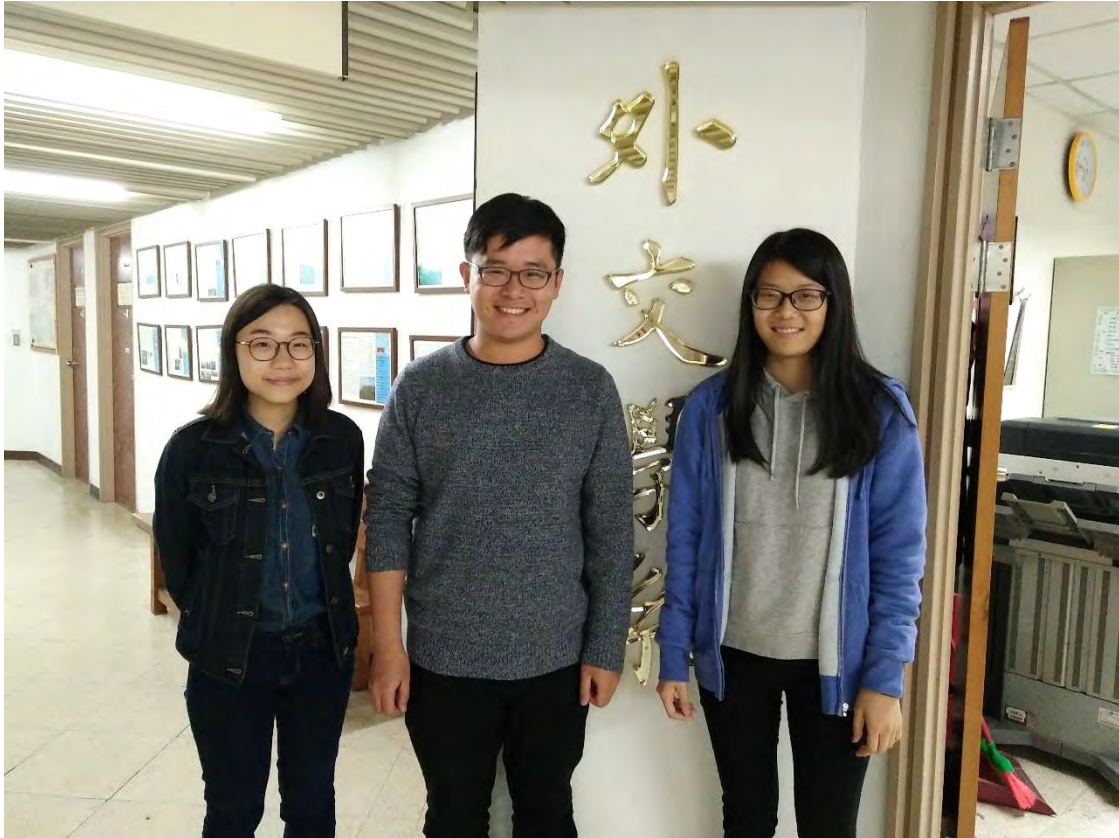
訪談的尾聲，學長感謝外交系給了很多他探索自己的空間跟機會，國際關係的課程也讓學生可以激發很多新想法，他印象深刻的記得在北美國際關係的課堂上，教授曾經問了一個問題：「國際關係有沒有用？」，學長認為若是今天再問他一次，他仍然會予相同的回覆。那時學長是這樣回答的：「有用，因為透過學者建立的一套理論跟架構中，我們會在

吸收過後，重新創造屬於自己的架構，或是選擇自己相信的事情，同時也訓練了很多邏輯思考的能力。」正剛學長感歎道：「這也是在外面走過後才更能理解的事.....」，對於未來，學長有出國讀書的打算，也正在透過實習去更了解到自己未來工作的產業面貌跟職涯發展，讓自己多加培養相關的能力，他說：「一切都還在繼續努力中！」而我們也從他的眼裡看見滿滿的自信，我們都相信學長一定可以完成他的目標！

願你走出半生，歸來仍是少年

雖然前面與學長聊到了很多嚴肅的話題，但學長在訪談的最後想對所有學弟妹說：「大學仍然是一個容許你犯錯的地方，所以不要害怕，好好珍惜這四年，在想著未來的同時也要記得現在的單純美好，好好玩也好好讀書。」在與正剛學長的對話過程中，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學長積極努力的一面，他溫柔的話語中卻又可以鎮定心中那顆急著長大的心，或許正如學長鼓勵給學弟們的這句：「願你走出半生，歸來仍是少年。」周正剛學長便是那位鼓勵我們所有學弟妹的少年吧。

勇於嘗試自己的人生——林揚軒學長專訪



採訪∞胡澤安、賴玥如 撰稿∞賴玥如、陳羿誼

系棒和系羽雙棲的揚軒學長，在各項賽事中時常可以看見他加油吶喊的身影。選擇雙主修經濟系的他不侷限自我於書本上的知識，樂於參加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並積極找尋實習的機會，以探索自己對於未來的心之所嚮。在天氣宜人的週五傍晚，與這位有著靦腆笑容、和藹可親鄰家大哥哥形象的學長，相約在系辦外開始了這次的訪談，並期望能藉由訪談提煉出漫天資訊中的精華，給尚在迷惘中摸索的人略作參考。

政大點滴：認識外交與自我的定位

被問及選填外交系的原因，學長靦腆地笑說，其實他和很多人一樣，單純是因為成績剛好落在此處，加上粗淺了解過後，覺得課程內容設計與自身興趣略為符合，陰錯陽差之下便來到了這裡。但真的是在就讀後才逐漸領略何謂外交系，以及如何能將所學發揮至非傳統外交的相關領域。

雖然在入學前便概略地了解過外交系的所學內容，但在進來後即面對從基礎理論開始的課程設計，例如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係等等，卻也是學長所始料未及。基礎理論總是紮實但略顯枯燥，慢慢學習至中高年級，開始接觸到外交史、決策分析、區域研究等較進階且具體的科目後，如今外交系所學於學長而言，是去形塑個人的世界觀和端看事情的角度，如此特點也使得外交系學生形成特有的氣質與思考方式。許多產業專門人才可能會注意到某事件對於該產業的影響，但外交系出身的我們卻能縱觀全局、顧及更完整、廣泛的層面，以作出完善的風險評估並擬定最佳決策。然而，如此宏觀的檢視能力必須建構在許多微觀的技術、專業之上，「這比較不像是面對世界的工具或武器」，若是打定主意向傳統外交以外的領域發展時，學長建議我們主動尋找系外、甚至校外的資源，不斷磨利自己的刀鋒。

在對外關係協會實習時，學長實地接觸並了解部分外交人員的生活，發現自己的個性興許不適合公務員的工作型態，以及外派人員等不甚穩定的生活模式，進而更加努力地開拓自己的第二專長，以求將外交系所學與第二專長結合，發揮於未來的夢想產業。

實習的歷程，從行銷到創投

「一切的開端是大二的 ATCC 商業競賽。」因為團隊成員大都是商業領域的初學者，未曾想過能初試啼聲便獲得青睞，卻出乎意料地拿了不錯的成績！ATCC 商業競賽簡而言之是媒合企業端及學生端，由企業負責出題，學生團隊則發揮巧思並結合實作，想方設法地解決企業問題。當時出題的企業端為研華科技，學生團隊的挑戰是針對該公司在大中華市場的忠誠度策略，進而讓學長在競賽中不僅止於嘗試提出新奇古怪的點子，更實際撰寫一份完整的企劃，進而累積了相關經驗，對於學長後來的實習之路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從服飾電商、香港 Boutir 電商到創夢實驗室，工作內容也從廣告投放、活動企劃發想、市場研究等，到如今的泛娛樂加速器公司。所謂泛娛樂包含遊戲、VR、音樂產業等等，也因此學長有機會觸及新的創投領域。「創投」簡單來說，指一群人看到市場上有所需求，欲透過創業來解決這樣的問題，他人則透過投資此類初成立的早期團隊，提供該團隊創業的後盾，也因此創投是個高風險、高報酬的產業。為了降低風險故有了加速器的產生，加速器除了創投本身以外，尚能給予部分商業上的協助，增加團隊的務實性及可操作性。學長十分推薦正在找實習的同學們可將新創公司納入考量，因為新創公司不僅會測試實習生

們的個別能力，同時也測試著整個團隊的運作，故這樣的公司較願意給予實習生更多的自主空間，而身為實習生的我們也能真正學得更多更深。

在學長看來，實習能看到一些外交系看不到的東西，因為在學校的教育空間裡多少有著視野上的極限，尤其非本科的知識更需要主動積極地學習探索，過程中雖會覺得自己不如商業本科生，但其實摸索出來的成果可能更為紮實，也更能實際體會行銷工作的辛苦。

到了外頭實習後，學長才深深覺得之前的在系上所協助舉辦的活動應該可以做得更好，像是外交系歷史悠久的酒舞會、社團舉辦的營隊等等。這些並不是像實習雇主炫耀的資歷，而是所謂的「試錯成本」，在學校活動中已經犯過的一些錯誤，往後在外才知道應如何避免再犯、甚至嘗試處理得更好。

尋尋覓覓——大學生未來方向的指南

記得弘宜主任曾說：「想想十年之後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你就知道現在該怎麼做了。」如果現在尚不知道未來的方向，就去想想以後想變成什麼樣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進而訂立短程、長程的具體目標。

首先，要多了解嚮往的各式產業和整個世界是什麼樣貌，進而才能有更多的選擇，否則可能錯失合適的發展機會，對於自己或是該項產業都十分可惜。學長也引述了經濟學機會成本的概念，「如果走外交官這條路，可能就等於是放棄了報酬更高、更穩定的工作，但若要選擇別條路，就要考量它是否真的比外交還要好。」

外交系主要仍是培養外交領域的相關人才，若下定決心往其他領域發展，便需要靠自己摸著石頭過河，這時候到外面實習便能帶來很大的幫助。過去學長也曾煩惱應該做什麼才是最好，但現在他相信——這是一個不斷累積自己資產庫的過程，只要找到一份獲益良多的實習，不害怕多方嘗試各個領域，種種磨礪都能讓未來的藍圖更加鮮明。

「永遠不要讓自己只剩一條路可以走」，對於跨足商業領域的學長而言，培養橫跨各式領域的專長相當重要。即便現在的你確信將來非走外交領域不可，也切莫讓自己陷於沒有其他選擇的窘境。因為未來的變數太多太雜，為自己開闢多條道路才是最聰明的選擇。

闊別

∞

半甲

Passion & Patience, 持之以恆、莫忘初衷

——許源派學長專訪



採訪∞胡澤安、林靖 撰稿∞胡澤安

在應該是杏花微雨的初春三月，我們在被紅燈阻攔的斑馬線另一端眼睜睜地看著公車從眼前奔馳而過，而後在少了杏花飄落的微雨中，多等了半小時公車，差點無法在約定時間前抵達。這，就是訪問的開始，一個不甚完美、匆忙的開端。

許源派學長，在就讀碩士班時，因為對於每天寫論文的日子感到疲乏，於是決定換個環境，因而接觸到企業顧問公司，之後又因緣際會進入了貿易公司，從此與行銷和品牌經營結下不解之緣。也由於學長的創新思考模式帶來了亮眼的業績，因此畢業後便成為公司的全職員工，並一直擔任主管的角色。在擔任主管時需要不斷教導他人，於是在長久處於「output」狀態之下沒有東西可以吸收，使學長後來萌生了回到校園繼續就讀博士班的想法。

學長現為派博國際有限公司行銷策略和品牌創意總監，以及臺北市立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在帶領公司馳騁商界的同時，學長也致力於將自己寶貴的實務經驗傳授給學生們。對於教學，學長認為教學最重要跟有趣的就可以「教學相長」，透過與學生們互動可以幫助自己了解現下最新的趨勢流行，而自己所傳授的某些觀念或想法也會在某些學生心中種下種子，等未來時機成熟也許種子就會茁壯成長，激發那些學生創造出不同的新點子。

從廣度延伸的深度

回憶起在政大的時光，學長先是開玩笑地問：「我可以用水深火熱這四個字嗎？」，但隨即又談到其實他認為系上還蠻不錯的，畢竟外交系的訓練模式比較多元，學習的層面著重在廣度，課表上總有著各式跨領域的基礎科目，使得當時外交系的學子們接觸並汲取了更多不同層面的知識，也因此大家的發展方向都是相當多元的。

然而話鋒一轉，學長也提到雖然外交系學生的所學廣度一定是夠的，但「深度」卻是自己要去發掘的。大學生活其實只是一個基礎，身為學生的我們應該要盡量多方面去接觸不同領域的事物，因為這段時期對於正要起飛的人生只是一塊敲門磚，最終究竟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終點還是要靠自己一路上慢慢地去探索與嘗試。這時，參加社團與旁聽其他系所開的課程就是很好的方法。

「學生時代一定要盡量去享受學生時代的生活」學長說，社團生活一定要去體驗，擔任社團幹部、負責人的經驗對未來的工作生涯是會有幫助的，因為在這段過程中總會發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我們便可藉機培養自己處理突發狀況的能力，倘若以後擔任部門主管，這些經驗值便都是可以傳承的。而這些話語也切實地體現在大學時參與了眾多活動與社團的學長身上，大一時擔任雄友會會長，大二參與代聯會，大三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社社長，同時也是系足的一員，常常需要舉辦活動、講座或研討會，「雖然很累，但就是一種體驗跟累積經驗值。」

至於旁聽，學長表示在大學時期就時常去旁聽其他系開的課程，並且鼓勵我們可多去旁聽，一方面不僅可以多元探索自己的興趣所在，另一面也可以吸收不同領域的學科知識，拓展視野跳脫框架思考，並結合所學運用在實際生活中，例如當年去社會系旁聽的社會心理學對於日後的人際溝通就十分實用。

提及在大學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毫不猶豫地，社團與活動成為了學長的答案。當時，

身為系足一份子的學長十分享受平時踢球練習以及系際盃比賽時團隊合作的氣氛，由於練習時間常常都是熱氣蒸騰、飢腸轆轆的中午又或是令人發愁的雨天，因此每次看到大家風雨無阻的照表操課、勤奮練習，那種凝聚力總能觸動人心。或許是因為大學不比國高中時期的上課模式，即便能夠遇到很多人，但人來人往，短暫相交過後卻不一定會留下痕跡，所以經歷各種社團活動和競賽，群策群力的同時，同學之間也建立了較強烈的情感凝聚。

Passion & Patience

針對近年來越來越多大學生在畢業之前選擇先去找一些實習的情形，學長也不諱言地告訴我們所謂「實習」是一體兩面的。對學生來說，實習不僅能夠提前認識及熟悉自己將來想要進入的產業或行業，更進一步去了解這份工作適不適合自己的同時也期望可以早些獲得實務上的經驗；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企業或實習單位也知道實習生是來學習的，而且工作的時間並不會太長，也無法幫助公司獲益，因此對於實習生也許就不會特別重視。在學生時代就先去實習的好處是比較沒有生活壓力，抱持著健康的實習心態去多聽多問可以幫助我們及早瞭解社會的樣態與企業的發展型態，然而慎選實習單位是非常重要的，若只被分派到一些瑣碎的雜事對自己並不會有幫助。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實習也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畢竟實習與正職相較之下還是自由多了。在過程中先看看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歡的，一邊觀察與思考這個產業是不是有前瞻性的，倘若你所喜歡的沒有前瞻性也無傷大雅。萬一你有興趣的實習機會並無給薪，那也沒關係，「但一定要有熱忱和耐心去做」學長強調，這是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保持的思維。

以往許多前人的經驗都再再告訴著我們第一份工作的重要性，但也正因為深知我們所跨出的第一步也許攸關著我們往後數十年的職業生涯，所以在大學時代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經歷過一段徬徨迷惘的日子，不知道什麼樣的選擇對自己才是最好的。關於這一點，學長也坦然地告訴我們，這段迷茫無助的時期是所有人的必經之路，許多現在看起來成就非凡、經歷豐碩的學長姐們當初也都曾在迷茫中前行，而在社會上打滾了這麼多年，學長也直言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未來一輩子的工作也的確深受第一份工作的影響。

即便如此，在面對將來的未知時我們也不需要太手足無措，不論是參加社團、活動抑或是打工，皆會接觸到各種不同的人，而每個人亦都擁有不同的思維，在與他們合作、切磋的同時，相信我們一定都能夠在過程中激盪出更多想法。畢竟大學時代每個人的經驗值都是有限的，需要透過外在的刺激來提升我們的思考模式。學長認為解決迷惘的方法就是多方接觸，試著跨出自己的舒適圈而非獨自胡思亂想，多去嘗試不同的機會，「最起碼在未來碰到困難時有因應的方式」。再說，有句俗諺「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人生有時候需要的是一個機緣，有時候一些事情和實務經驗便會在不知不覺中推著我們往前邁進，就如同當年因緣際會進入貿易公司，而後一路在商界深耕的學長一樣。

重點是不論從事何種工作、擔任何種職位或在任何領域耕耘，永遠都要懷抱著無盡的熱忱與耐心。學長舉了米其林大廚勸勵學徒的例子：即使光切菜就切了半年、一道菜做了1000次還是要維持初衷，如此才不會辜負那些懷著期待遠道而來，也許一生只有這麼一次機會品嚐米其林菜餚的顧客。又例如近年來熬超過3年的新創公司只有1%的例子來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空有熱忱，同時也要具備足夠的耐心。用耐心來維持熱度才不

會被澆熄，若是有耐心卻沒熱忱會覺得人生沒意義，但若有熱忱卻沒耐心則是無法長久。

心境決定處境

正所謂「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人生在不同的階段的思考點都不盡相同，因此不論是在尋找未來的方向時，或是未來陷入困境時，懷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健全心態，保有最初的熱忱與耐心都是十分重要的。畢竟，人生絕大多數時候皆是「時勢造英雄」，對的時間加上對的決策，時勢自然而然就能夠帶著我們一路順風的飛翔。因此，還在重重迷霧中徘徊的我們只需好好把握機會累積經驗，並秉持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就可以了，不需要太過於擔心、自尋煩惱。

另外，在我們問到外交系學生在一般企業中有什麼優勢時，已經歷好些年社會歷練的學長則認為外交系畢業的學生因為學習的層面廣，因此有著「理解能力高、學習快速」的優勢，也因為外交系的課程訓練使得我們能夠更迅速的整合全球政經趨勢並理解市場的脈動。學長也提到，雖然當初並非商業相關科系出身，然而進貿易公司後每天都得碰那些原本不甚熟悉的工作，久而久之自然也就越來越熟稔，「專家是花了時間才變成專家的」，學長用自身經驗證明了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一步登天的，相反地，只要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身在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中小企業中，面對眾多的競爭者與山寨品的威脅，學長也提出了一套自己面對此種窘境的方法——「換個角度思考」。比如當初發現自己公司的設計遭到其他廠商仿冒抄襲，雖然一開始震驚與不滿的情緒曾占據腦海，然而最終學長決定換個角度思考，假如其他廠商有心想仿造，那是絕對防不完的，還不如將其納入自己的體系，使其成為自己的供應商，如此，雙方皆能獲利。而面對競爭，學長也豁然地用了聖嚴法師所說過的話：「競爭你要面對它，不要怕，換個心態，面對它、處理它，大不了就放下它！」

事情一開始就把它做好

當問到對於正在就讀外交系的學弟妹們有什麼樣的期許時，不假思索地，一句「好好上課！」就從學長的口中迸出來了。由於有在大學兼課，因此學長看到了許多為了賺學費而打工，但又因為打了太多份工太累而翹課的學生。學長也每每提醒自己的學生，倘若因打工而無法兼顧課業，就稍微減少一點打工的時間，否則學費就白繳了，所以「要玩好好玩，要上課就好好念書，不要捨本逐末！」

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社會淬鍊，「事情一開始就把它做好」是學長送給我們的肺腑之言。在效率與效能之間，「效能」遠比效率重要，效能就是方向，事情一開始方向對了，再加上效率才會更快達到目標。很多事情在開始之前就要對許多細節做出周延的規畫，否則一旦最初就使盡全力衝刺，達到了極高的效率但方向卻錯了，反而會更加辛苦。



後記

在結束訪問後，學長不僅送了我們一人一支公司的產品，還特地帶著我們去參觀隔壁的攝影棚，讓我們體會了一把上電視的感覺還有虛擬背景的神奇。又適逢午餐時間，學長甚至請我們吃了公司附近超好吃的日式料理，真的是太感謝學長了！有吃有拿之餘，有別於早上諸事不順的路程，下午的回程可說是順到令人訝異的程度，只能說否極真的會泰來啊。

商界的外交官——張偉昌學長專訪



“ *Control your own destiny, or someone else will.* ”

採訪∞林靖 撰稿∞林靖

打開微信，按下通話鍵，我坐在宿舍的書桌前，等待網路為我聯繫上遠在中國大陸的張偉昌學長，接連幾通的通話失敗讓我十分緊張，深怕這次的採訪會因為無法通話而失敗，我在電腦這頭焦急的等待，心緒紊亂不已；正當我開始思索其他替代方案時，螢幕突然跳出了學長來電中的畫面，使我驚喜萬分，而學長的聲音也在此時透過電腦傳了出來。我在這時才發現科技的美好，讓我們的採訪不會被遙遠的距離所阻礙。

偉昌學長目前在大陸任職於福特汽車公司亞太區，並派往長安福特，負責整個中國市場客戶服務及數百億規模的營運工作。學長早年在台灣福特六和服務，八年時間便升至高階主管的職位，為公司最年輕的副總經理，並於 2004 年一年內分別榮獲「第 22 屆國家十大傑出經理獎」及「天下雜誌的卓越服務獎」。

學長以前是轉系生，大一時由歷史系轉至外交系，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學長認為具備國際視野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希望能跳脫單純以國內視角為主的觀點，而是以更多元的角度來看待世界，再加上當時崇拜的學長也就讀外交系，所以非常用功讀書以保持成績，最後也如願以償地轉入了外交系。

在外交系就讀的期間，除了學業之外，課外活動是一大重點，學長當時參與了許多社團及活動，如國際關係研習社、國父思想研習社及學校的辯論比賽等；在這幾年的時光中，學長從一個原本個性含蓄靦腆的青少年，逐漸轉變為更自信，並有自己想法的青年。而在外交系畢業前，學長更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學校的政治研究所。但在服兵役之時，他開始回想自己進入外交系的初衷，以及在外交系所學及所經歷的一切，讓他認為不應該甘於安守在台灣，而是應該走出舒適圈，去看看寬闊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所以毅然放棄了進入研究所就讀，轉而去考取由經濟部所主辦的「外貿人才培訓班-ITI」，成為人生之中的另一個轉捩點。

從外交系到「外貿人才培訓班-ITI」

ITI 對學長而言，是延續了在外交系之所學，只是切入角度的不同。原先外交系所學習的，是從國際關係及政治、國與國間的勢力消長為著眼點；而進入 ITI 後，學長以此為基礎，進而吸收更多的國際貿易及國際企業管理相關的知識，以商業的角度來加深對國際環境的認識，由從政治到經濟再到商業面的學習歷程，使學長之後對於國際企業的事物，都能有良好的適應力。

外交系的傳統路線及想法，是培養外交系同學做專業外交人員的工作，但在進入 ITI 就讀之後，學長將視野放得更為寬廣。「外交不是只侷限在政府機關的角色之中，以台灣的環境而言，如果能有更多的人，能實際上從事國際貿易以及跨國企業管理，能夠在各個不同市場上運籌帷幄，也不失為一種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方法」。自這樣的想法出現之後，道路變得更寬廣也更清晰，學長也毅然決然地決定繼續走下去。

當我問學長何時決定投入商業領域時，他說「一切都是巧合」，他在大學時期對自己的方向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那便是朝著一個對外事務的領域發展，他也曾考慮過是否進入外交部工作，但在服完兵役後，因為同學的介紹而輾轉進入就讀 ITI 的課程，嘗試了與商業相關的事務，意外的發現與自己的個性相當契合，便這樣一路堅持下來。

學長也說，外交系並非只有外交部一條路，這雖然是最正統的道路，但這也並非意味者我們不能開拓新的道路。如果擁有寬廣的興趣，其實便能夠在各個領域之中廣泛地嘗試，「在台灣，資源、市場以及機會都相對有限，任何人想要發揮自己的專長及興趣，都應該要有創業精神，國內外多方嘗試，把握每一次機會，無論是你的工作、興趣或事業」。

縱橫捭闔的商業外交官

我曾經閱讀過有關學長先前在媒體的相關報導，發現學長的志向是成為一名「商場外交官」，他告訴我，這樣的念頭真正開始發芽，是在真正進入職場之後。

在早期派往國外的工作場合之中，舉目所見，較少有熟悉的東方面孔，但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之下，學長並沒有感到任何挫折之意。反而認為他開始跳脫了自己原來的框架。在與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對談時，他感受到自己的視野正慢慢擴大，會開始思考，要以怎樣的態度及角度去面對客戶，使彼此間的交流不再有阻礙；在這樣的努力下，國籍之間、種族之間的隔閡不再明顯。這樣的改變令學長非常欣喜。再回過頭看看當時的自己，學長認為自己選了一條十分正確的道路，一條相對寬廣的道路，讓自己的際遇因此擴大許多。也因此發現了自己可以善用個人特質和所長，及在外交系培養的能力，在商場上成功達標。

學長順利的發展經歷讓我不禁好奇地詢問，難道學長都沒有碰到挫折嗎？學長他告訴我，肯定有，而且一切的挫折都是一種試煉，而一切端看我們如何面對這些試煉，消極的或積極的，態度會影響你對這些事物的看法。他說初到美國工作時，發現自己一開始不知道如何加入老外閒聊的話題，他就研究他們聊的話題、特意關注各類球賽的相關資訊；當他發現美國人開會的節奏與模式相當快速，下次開會就將自己的節奏調快，總會追上發言的時機。他言談中的信心與果決，即便隔著電腦我也能明顯感受到。聽到這邊，我發現其實於我而言的挫折，對學長而言，或許就只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罷了，自怨自艾或放棄都不會出現在學長思考的選項之中。這樣積極的態度或許正源自於學長的生活原則——正向思考；老說「這個東西沒有用啦」、「這件事浪費時間啦」的人，學長認為這種態度及發言都是十分不可取的，如果你認為一件事情是有意義的，就不要猶豫的去做，不該受到他人言語的干擾，而當別人在嘗試時，也要給予他人肯定及鼓勵，正向的態度對待他人，便會接收到正向的反饋。把握每一次的機會，因為任何的嘗試都有其意義，如果只是冷眼旁觀一些自以為沒有意義的事物，基本上與你白白讓機會從手中溜走意思是一樣的。

關於溝通的小技巧

溝通在日常生活之中極為重要，不論未來要從事何種行業，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必能使我們事半功倍，學長提供了我們一個溝通的技巧，那便是：「學會如何問問題」。要如何主動開啟話題？其實只要能問出一個好的問題，我們就能開始一段有意義的溝通，在彼此的問答中找到要點，並延續對話，同時你也要學會專心聆聽及提出反饋，你感興趣的態度，會使對方願意繼續與你深談下去。因為大家都喜歡與對自己有興趣的人對話，如此一來，對話的進行便不再會是一個問題，所以良好的溝通要先學習怎麼問出一個好的問題，這樣的技巧可以讓我們由尷尬的被動地等待話題的展開，轉為主動開啟話題的人，並能藉由好的問題來掌握話題的主導權。

給予外交系同學的建議

學長嚴肅的告訴我，語文能力是具備國際觀的基礎，是與不同文化溝通的橋樑。他以自身為例，提到語文能力具備，使他後來不論被選派至美國總公司培養，成為高階經理人，或能至大陸負責管理相關事務，都能成為當然的人選之一，「在汽車行業的發展之中，台灣的市場規模較小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反觀中國大陸眾多的人口，注定使它成為一個眾家必爭的巨大市場，在外資企業的背景之下，兼具中英文能力，更加體現了我們的價值」，英文能力是我們的門票，而我們原本就具備的中文能力，在現今則是我們能脫穎而出的條件之一。

除了知識之外，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十分的重要。社團活動的參與是必要的，因為不論是組織能力或策劃活動的能力，或與他人協調溝通的能力，都是藉此參與過程培養出來的。學校或許能交予我們具知識，但人格特質的培養還是必須靠自己還有與他人之間的互動才能有所精進。而加入學生社團是讓我們加深社會化的一個重要的過程，因為某種程度上，社團反映了未來我們將面臨社會的局部面貌，我們必須學習與不同背景、個性及觀念的人們，一同相處、合作。整體而言，大學只是一個過程，是養成你進入社會時所必須具備能力的場所，你必須投入時間以補足自身所欠缺的能力。學長認為，對外交系的同學來說，參與對外活動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不論是社團活動或系學會，都是能使我們成為「外交人」的重要過程。

「我未來該做什麼？」這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摸索的過程，學長認為我們每一次的學習，都是為了要解答這樣的問題。「在摸索的過程之中，要不斷地問自己，『你喜歡什麼？』、『做什麼能讓你得到成就感？』，在大學畢業之前，至少要將自己未來的目標摸索出一個輪廓，並在學校期間，多方培養自己達成目標所需的各種能力，越早知道越有幫助」。

學校只能給我們一個基礎的框架，但要如何填滿，要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是我們必須自己決定的。學著改變自己，多多接觸外面的世界，畢竟開啟人生未來的鑰匙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最後學長引用了過去 GE 傳奇 CEO 傑克·威爾許的話：「設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不然你的命運就會被他人所掌握！」(Control your own destiny, or someone else will.)

鬥志

∞

高昂

外交女籃—我們的魂

撰文/施瑀嫻

加入外交女籃絕對是我上大學後做過最值得的決定。

在這裡我遇到了一群不只是在球場上能並肩作戰的隊友，更是每天生活中都能互相關心、彼此扶持的好夥伴。



還記得大一那年，女籃第一次迎新時加上我總共只有兩個新生，那時聽學姊們說我們必須到處去拉人幫忙打新生盃，在系上完全不認識一個人的我當下只覺得看來新生盃是不用打了。但是感謝那時候有子芸的極力推銷，順利說服其他五位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們就這樣一起練球、一起比賽，成為彼此最有默契的夥伴。

打完新生盃後又陸續打了系際盃、大政盃及北政盃，我們也許不是最厲害的球隊，但是我們跑的每一步、傳的每一球，都是每個禮拜的練習慢慢累積出來的成果。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事並不是輸贏，而是在球場上和夥伴們一起奮鬥的每個瞬間。

上了大二，在新生版上發現好多學妹都想要加入女籃時真的很感動，後來

看到學妹們個個底子都比我們好，心裡更是感到興奮！學妹們的加入也讓練球的氣氛變得歡樂，即使是清晨六點在寒風中晨練，大家都還是帶著笑容與精神一起訓練。看著學妹們在新生盃的球場上馳騁，也讓我找回了當初加入女籃時的那股熱忱。

在同屆的扶持以及學妹們的青春活力外，學姊們不遺餘力的付出更是女籃的強心劑。我們很幸運能夠有一群學姊在我們忙碌時願意幫我們分擔工作，當我們不知如何是好時提供意見，也時時提醒我們要如何能夠做得更好。也因為有學姊們穩定的力量，讓女籃能夠不斷成長，也讓我們有好的榜樣學習。



女籃是個溫馨的大家庭，這樣的溫馨並不是努力就能夠得到的，而是在每次的練球、每次的比賽，學習如何替彼此分擔、互相信任並且為著目標一起努力累積出來的。當隊長的這一年有很多艱辛，但感謝每位學姊、學妹、同屆以及球經的體諒及協助，是大家的付出完整了外交女籃這個家。

未來的日子還多，我們也會繼續並肩作戰，並且一起在球場上驕傲地喊出：「一、二、三，外交嘿！」

紅土之上，夢想的路上

—外交系棒

撰文/張憲峰

晨曦中賣力揮灑的青春，是為了奪冠時的甜美；夕陽下全力揮擊的少年，是為了彩帶中的驕傲。我們不為自身的榮耀，只為了團隊的驕傲；我們知道，夢想不能只是想像，而是要拚了命去闖，不管道路多麼艱辛，我們將永不妥協，只為了再次奪冠——大家好，我們是政大外交棒球隊。

我們球隊中，支撐我們球隊最重要的信念就是「快樂享受，專注上場，全力追夢」球場下，我們像是家人、兄弟般和樂融融，沒有任何拘束；場上，我們用最好的態度去拘束自己，用盡全力的態度去面對每一個強敵，也因為學長們長期培養這種氣氛，我們系棒才會像一家人，一起在贏球時一同微笑，一起在輸球時共享悲傷，更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政大外交系棒才能長年生存在強敵之林，步步邁向王者

寶座。而就在去年底，我們成功登頂，在 2017 年的政大盃成功奪冠，這一切的功勞，都是在外交系棒的學長學弟們共同努力所造就而成，因為有大家的努力，我們才能一起享受棒球，一同享受奪冠的喜悅。

面對未來，我們給予自己的期許就是在今年的政大系際盃能夠盡全力再拚一座冠軍，而更重要的是，總有一天，外援會回國、學長們會退役，系棒也可能無法一直抱持這樣的巔峰，但是，不管是現在或是未來，我們希望的是對於棒球的熱愛以及對練球認真的態度能夠一直被保留著，而在不久的將來，更希望能夠讓這種態度深植在系棒這家庭裡每一個人的心中，我想將這樣的期許，一直傳承下去，成為系棒能夠永續下去的核心價值，讓系棒因此而讓人驕傲。

而今天，那群身穿藍衣，眼神炙熱的男孩們仍在紅土之上、夢想的路上，續寫一頁名為冠軍的輝煌。



比戰績更好的隊伍—系男籃

撰文/陳信宇

回顧這半年來的球隊，雖然正式比賽沒有贏過、練球出席還是不甚完美，但外交系男籃是一支始終有在緩慢進步的球隊。看到球員們在一場慘敗的比賽後能夠檢討自己哪裡做得不好、在乎自己在場上的表現，對我來說是邁向更好球隊的重要一步。

四年來球隊的戰績有起有落，有時候想想也是不甘心，似乎只差一口氣球隊就能夠到更好的地方；而現在球隊的戰績來到低谷，但比起上學期的士氣慘淡，這學期球員的心態逐漸變好，讓我對球隊的信心漸漸上揚。

接隊長的時候，我期許自己能夠打造一支成員能夠認真練球、開心相處的隊伍，現在看來我有許多疏失，無論是面對球員或是球經的部分，我作為隊長都有可以加強的部分。但看到大家在比賽、練球甚至吃飯時間對於球

隊的認同逐漸提高，對於自己跟球隊的表現愈趨在意——只要把這份心情轉換到球場上的努力，我衷心的認為外交系男籃是在朝好的方向前進；依靠現在大一、大二、大三的成員，最終成為一支無論是戰績跟凝聚力都很棒的隊伍。



在天剛亮的清晨練球很苦、晚上的練球又花了好多時間，希望你們都能夠得到些什麼。



排除萬難，球不落地

— 外交女排

撰文/胡芷昀

哨音響起，尖叫聲此起彼落，緊緊抓著隊友的手，望著最大的冠軍獎盃，在裁判雙手舉起正式宣布我們獲勝的那刻，腦袋才終於回過神來，我們，外交女排，終於做到了。

記得開學時，彼此陌生的女排，為了這顆磨人的球，在四期的豔陽下跑傳、在寒冷的五期佔場、在一次次的比賽中被迫成長，過程並不有趣，我們不只要跟場上刁鑽的球拼搏、還要和難纏的對手鬥智，更要在球場上看不見的心靈角落與自身的心魔奮戰，有時想想，我們這到底是為了什麼？然而，在充滿疑惑的同時，答案卻又總在得下每一分的瞬間再度豁然開朗，排球場上的每個得分都是團隊勇氣、努力和友情的組成，每場勝利都得來不易卻又讓人著迷，這也是我們堅持在場上的重要動力，我們熱愛排球、渴望勝利同時也拼盡全力，

不為甚麼，為的就是一個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團隊還有為了排球一起努力付出的決心。

至今，外交女排不再只是喜歡打球的



人們，而是一個互相扶持鼓勵的家，我們愛排球、愛贏球也愛比賽，但唯一無法取代的是，我們對女排的愛。

小小排球，是我們的生命
為了勝利，認真努力練習
遇到挫折，繼續調整前進
比賽場上，彼此加油打氣
球不落地，我們永不放棄
外交女排，絕對堅持到底



最 BANG 的系隊—外交系辯 撰文/林靖

外交系辯在我這一屆似乎面臨了前所未見的低潮，參加新生盃的僅僅只有三個人，與先前六畜興旺的浩大盛世呈現鮮明對比；然而，物極必反，這一屆的大一參加新生盃的人數大增，居然有七個人，這樣的盛況是我未曾預料到的，而當我們處在同一間教室時，這樣的感受又更加鮮明了。



看到學弟妹之間互相討論，比對查到的資料以及討論彼此的論點，才了解辯論其實貴在這些事前準備的過程，不論是查資料或討論，思想交流的過程才是辯論真正可貴的地方，我大一的時候對於這樣的感受比較少，或許是因為我們只有三個人，有許多時候我們都在彼此的沉默之中度過，所以能看見這樣熱鬧的系辯其實心裡是

十分感動的，大家付出許多時間及心力蒐集資料、整理論點、相互討論，比賽前更時常熬到半夜，身為學姊其實能做的不多，在一旁守望及餵食，能做的真的很少很少，送你們去比賽比我在山東打辯論還要緊張，很擔心你們太緊張導致我好緊張(?)



雖然說得名不是重點，但知道你們沒有進決賽我還是小小的失望了一下，我有點懊悔自己事前應該多讓你們打幾場練習賽，多認真審一下你們的稿，畢竟我很希望你們的努力可以得到一個實質的證明，得名或許是最能鼓勵你們的方法，但這強求不來，雖然可惜，但你們在我心中真的已經很棒了，下次如果不要因為違規而扣分一定能贏的，希望系辯今後也能一起繼續努力，把這難得的盛世繼續延續下去。



照亮寒冬的暖陽， 刻骨銘心的羈絆—外交男排

撰文/陳明德

哨聲響起，比賽開始。屬於外交男排的點滴，也在此起彼落的加油聲，以及溫馨的相處中埋下伏筆。

你對於排球的想像是什麼？是一次又一次帥氣翻滾救球的自由球員，是一次又一次扯開攔網的舉球司令塔，抑或是扣出一顆又一顆重捶落地扣球的攻擊手？對我而言都不是。團隊擁有良好的默契，利用攻擊手間的配合來牽制對方而獲取分數；團隊擁有高昂的士氣，彼此互相鼓勵，不因失分而挫折，齊心拿下比賽勝利。在場上用熱血的汗水拼鬥，用青春的淚水吶喊而交織勝利，這份感動，才是我眼中的排球，因為排球，從來都不是一個人。

當上隊長之後，一直在思考怎樣才能夠當一個好隊長，怎樣才能夠去帶領一個團隊，怎樣才能夠讓大家願意花時間練球，怎樣才能夠讓大家愛上排球。記得當初期初相見歡的時候，我和大家這麼說過：「不管你是因為什麼原因加入系排，都希望你能夠保持初衷一起和隊友們在這個大家庭裡快樂的相處著。」的確，對於我來說，成績固然重要，但和隊友之間相處的氣氛、自己球技的進步、甚至能夠讓自己愛上排球，這才是我認為最重要且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看待外交男排的，但曾有一句話這麼說過，只有我們能夠定義自己的樣子。也許吧，這樣歡樂的外交男排，這樣團結的外交男排，這樣愛排球的外交男排，才是一直以來我所希望的。球技不如人沒關係，隊友在你背後陪著你一起進步；球隊輸球沒關係，隊友在你背後陪你一起承擔。每次的失敗、不如意，隊友在；每次的勝利、歡笑打鬧，隊友也在。有這樣溫馨的外交男排陪在你背後，你怎麼能不愛排球？

比賽沒有說一定要贏，但絕對不能輸給自己。一路走來，我們經歷了無數比賽：政男盃、大公盃，以及沒有庭瑞的系際盃、雙院盃、北政盃、大政盃。歡笑也好、流淚也罷，至少我們都曾拚盡全力、至少我們沒有輸給自己；至少我們一起經歷了彼此回憶的片段、佔據彼此記憶的區塊。這裡就像一個家，一群人一起打鬧、一起歡笑；一起難過、一起哭泣。說真的，我好喜歡一群人一起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奮鬥、喊聲的那種感覺，那種氛圍和感動，是至今想起仍會在嘴角揚起一抹微笑的那種感覺。在每次的比賽當中，我看見大家在隊友得分時一起喊聲的喜悅，也看見大家為了勝利齊心祈求的渴望，作為隊長的我真的感到非常欣慰。比賽沒有贏沒關係，至少我們不愧對自己；比賽輸了也不打緊，至少我們有彼此。這才是我愛的外交男排。

你問我說大學到現在的三年當中我學到或得到了什麼？老實說，也許五年、十年之後，我不會記得國際關係中艱澀難懂的各種主義、不會記得外交史中俾斯麥如何遊走在各國之間、不會記得國際公法各種判例所對應到的國際習慣。但是，也許五年、十

年之後，你會想起有那麼一群人在漆黑的排球場上邊叫邊做體能，還在比賽前一個禮拜一起跑去深坑吃豆腐；有那麼一群人到高雄一起打比賽，還在旗津的海邊看著火舞打著沙灘排球、在半夜的旅社地下室打著桌遊、唱著歌；有那麼一群人在陽光普照的草皮上一起打鬧、拍照、聊著天；有那麼一群人練球不乖乖練，每次都一起沒大沒小的嘴砲隊長；有那麼一群人帶給自己這麼多歡笑、這麼多美麗的回憶。我想，這些回憶、這些心理上的滿足，都遠遠比起我三年來學到的東西還更加珍貴。我可以很堅定的說，在外交男排的時光，讓我體會到何謂團隊精神、何謂團隊氣氛、何謂團隊間的感情。讓我得到如此深刻的精神食糧，也讓我得到如此美好，像家一般的歸屬。

加入外交男排我從不後悔，我甚至引以為傲、以曾是外交男排的一份子為榮。因為我有過一群願意陪著我、一起在場上努力的隊友；因為我有過一段他人所沒經歷過、美麗而刻骨銘心的時光。你們就是我的夥伴，你們就

是我的家人，你們就是我大學時光最深刻的回憶，你們就是我這一輩子最珍貴、最珍惜的寶藏。任何言語也無法表達對你們的感情，那就這樣吧，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動，繼續延續到我們一同踏下的每一步未來、每一步回憶。

說真的，遇到你們我很幸運。如果這些點點滴滴是一場美麗的夢的話，那我還真希望這個夢我能一直做下去，永遠也不要醒來。

哨聲響起，比賽結束。然而，我們的故事卻尚未結束，而是由我們一起經歷的回憶、我們的歡笑與淚水、我們的團隊精神一同繼續寫下更多美好，僅屬於我們外交男排的美好回憶；延續僅屬於我們外交男排最真摯的感動，與美好。

獻給最瘋狂的青春，獻給最摯愛的你們，獻給曾一同參與回憶的每一個你。你們是和煦的朝陽，豐富了我的時光；你們是溫暖的冬陽，照亮了外交男排。



綠茵上的腳底功夫

—外交系足

撰文/林伯儒

今年的足球聯賽外交系足一樣於法律系寄人籬下，在法律系當自由球員。因此，今年的系際盃成為外交系足唯一能夠亮相的比賽。今年系際盃外交系足的陣容除了去年的我、景惠及媚如外，還在東亞所找到了兩位學長，前臺大校隊的以樂和踢足球長大的港澳生志輝，前來助陣。門將則請系排的凱翔坐鎮。另外，由於今年體育組發生了一些烏龍，將以往草地七人制的賽制改為五期人工草地的五人制足球，也讓系足因禍得福能夠以較完整的陣容參加比賽。

今年籤運不佳，首輪便碰上聯盟老牌之一的心理系，不過雖然我們人力吃緊，但是我們仍然有信心每個人的球技都比對手更勝一籌。前場有以樂、景惠和媚如輪番上陣壓迫對手防線，後場則由我及志輝負責傳控及適時前插，門將凱翔也靠著精彩的撲救澆熄對手的希望，最終以 5-0 大勝心理。然而，隔天次輪的賽事由於有三名的

隊友沒辦法到場只能棄賽，也讓這場精彩的比賽成為今年系足唯一的回憶。賽前全隊雖然一直沒機會一起練球，但一站上球場，腳下足球便成為我們之間共同的語言，希望未來還有機會能夠與大家一起踢球。



在政大踢球的日子裡，能夠披上外交系的戰袍的日子並不多，因此也格外珍惜，也很開心能認識一同為外交系出戰也熱愛在綠茵上追逐皮球的各位。

Photo Credit to 沈庭瑄、黃郁玲



球場上的那些小事－外交系羽 撰文/施秉辰

我是在大二的時候加入系羽的，為什麼加入系羽呢？其實那時候也沒想那麼多，只是覺得在大學生活中要好好的騰出一個時段來運動似乎有點難，而且升上大學後我第一次體會了自己的體重在一年內急速增長的可怕。因此除了體育課之外，加入系隊強迫逼自己運動的最好辦法。快兩年過去了，我在這將近兩年的時段參與了學校的一些活動和社團，來來去去，到了大三即將邁入大四最後一年之際，我發現，只有系羽是我始終願意留到底的一個地方。

羽球真的是個令人著迷的運動，看似柔軟的羽毛可以在網子兩邊靈活跳動，它可以是輕輕一點的小球，也可以是時速高達 160 公里的殺球。剛開始進入時，不少人其實是不太會打的，就連我自己因為太久沒打了而生疏不少，縱使對羽球的掌握甚少，可是技術掌握度的學長姐和同學們總是耐心的指導，尤其是在各種因素導致我們無法請教練的情況下，技術較好的仲翔、揚軒和垣均就直接代替教練，有時候光是教我們跑出比較好的步法或是打出比較有水準的球就必須犧牲他們自己大部分的打球時間來幫助隊員們精進技巧。讓我感動的是，除了他們從不因此感到不耐，而且其他隊員會在你有進步時給你鼓



勵，而在你球技遇到瓶頸時亦不吝幫你打氣加油。也就是這些平常練習的加油打氣，讓我覺得系羽真的是個溫暖的家庭。

再來是為了各種比賽經驗，到目前為止我們經歷了一次校際盃和兩次北政盃，為了比賽我們在臺中經歷了極度累人的寒訓，說真的，訓練的內容實在很容易忘記，真正令人難忘的往往是在累人的訓練後，我們一起出去



吃個飯、逛逛夜市，或是在附近景點走走，一路上的說說笑笑，

使系羽這個家庭越來越有溫度。雖然有了寒訓，不過我們在北政盃始終都惜敗而歸，但是重點從來都不是在成績，我覺得真的令人感動的是，即使上場選手們知道自己難以打敗對手，不論是經歷過比賽的森攻、鈺豈，或是初次上場就拚到底的佳勳、澤安、乙綦、兆恆，又或是默契十足的映樓、昀瑄，選手們那種始終不放棄，認真打到底的精神真的讓人感動。

系羽對於我而言是個相當溫暖的家庭，或許我們並沒有真正經歷過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不過真正讓人感受到溫暖且難忘的，還是平常在球場經歷的種種小事，那種一點一滴累積的回憶最讓人難忘。或許因為這段期間練習時段實在太差而導致我們許多隊員都無法來打球，有時候我也會擔心會不會學弟妹們因此無法感受到系羽的溫暖而沒了凝聚力，不過我還是希望能繼續將系羽的感動與精神傳承下去。

點滴



在心

政大外交代表團 赴美參加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撰文/曾懷嫻

今年國立政治大學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NMUN)代表團，在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外交系副教授黃奎博帶領下，於3月24日前往美國紐約參加五日模聯會議，體驗外交實務，增廣國際視野。

政大代表團由外交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共十八位學生組成，經歷由團員自主規劃的培訓課程，代表瓜地馬拉與各國學生在模聯會議中的不同委員會進行交流。討論議題涵蓋武器禁運、反恐行動、教育權利、環境保育、永續發展等，在符合國際情勢的前提下，產出具建設性的決議文。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NMUN)由聯合國協辦，與會者來自全球，是現今最具代表性且最具規模的模擬聯合國會議。NMUN 參與者多元，學生藉由會議中模擬國家代表溝通與談判，有助熟悉國際議事運作及精進專業知識，亦能增進對不同國家學生的認識及彼此間文化交流。團長外交碩一簡平帆表示，很榮幸可以帶領歷史悠久的外交系模聯代表團。訓練期間透過各式議題討論，加強團員的溝通技巧及思辨能力，而這些訓練不只

是針對此次會議，相信未來對大家也都會有所助益。

代表團培訓期間，邀請我國曾派駐瓜地馬拉的孫大成大使和團員們分享瓜國的政治文化情況，並且談及擔任我國外交官員應具備的使命及責任感，使團員受益良多。此外，代表團亦在三月中旬拜會瓜地馬拉駐我國大使館的館長亞谷華大使 (H.E. AMBASSADOR OLGA MARIA AGUJA ZUNIGA)，進而更了解在本次模聯會議中代表的國家。

代表團除參與模聯會議，會後也於紐約及華盛頓特區進行國際事務學習相關之拜會與座談，訪問單位包含、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國際民營企業中心、布魯金斯研究院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臺灣同鄉聯誼會等，提供代表團學以致用、實踐國際交流的寶貴經驗。

今年3月29日，參加美國2018年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NMUN) 的代表團，在位於紐約聯合國總部所舉辦的閉幕典禮上，獲選為「卓越代表團獎」(Distinguished Delegation)，是本系參加該活動十四年以來第二度獲此殊榮，也是此次會議亞洲各大學所獲得的最佳獎項。



驀然回首，璀璨不朽

—外交才子才女制服日

撰文/牛淳安

時隔不到半年，高中青澀的記憶已經隨著制服開始褪色，靜靜地躺在衣櫃裡。我想著，大學真的如大家口中般自由、多采多姿嗎？令人徬徨的新環境以及未知的前方，我們該從哪兒找來面對的勇氣？於是我們相約於深秋，背著吉他、唱著歌、跳著舞，重拾那段曾經不顧一切的熱血。

才子才女制服日對於外交系的朋友們，會是青春永遠的象徵。或許過去不敢穿的制服終於有了獨特的意義；或許過去不敢唱的歌曲終於有了遲

來的勇氣；或許過去不敢闖的世界有了全新的定義。無論如何，我們踏出去了。2017年的才子才女，有深入人心的歌唱，也有讓人懷念不已的健康操；有熱力四射的舞蹈，也有令人噴飯的吃泡麵大賽。我們笑著笑著，將高中三年的精華濃縮在那夜的璀璨。

一群人、一個舞臺、一個夢想。我想，這就是外交才子才女想要傳遞給每一屆逐夢者的訊息。希望所有參與的系胞都珍藏了一份獨特的才子才女回憶，也期望未來能看見才子才女制服日持續是不分年級一起同樂的活動。



最 6 的文化盃—外交好聲音

撰文/張簡巧微、鄭州庭

「第六名，外交學系！」去年得獎的畫面仍然歷歷在目，對當時的我們來說，得名並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整個參與文化盃的過程充滿了快樂與溫暖。為了延續這份感動，我們決定接下今年的文化盃。

在第六名連霸之路上其實走得並不容易，恢復唱校歌對我們或對大一們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但第二年唱文化盃的我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反而更多了一份像是大一時加入文化盃的那份初心來唱歌。而自選曲「隨你」我們都非常喜歡，出自外交系學長張雨生，全曲充滿節奏和律動感，雖輕描淡寫卻扣人心弦。今年正逢雨生學長逝世 20 年，同樣身為外交系的我們，站在四維堂唱著這首歌，當然要把它詮釋好！

每一次練唱都會看見大家認真投入的模樣，我們一次次進步，加上學長姐、老師們的指導後，漸漸雕琢出我們心目中的「隨你」。正式比賽當天，站上舞臺後沒有太多緊張的情緒，反而不知不覺就陷入曲子之中，大家都

很享受這個過程。頒獎的時刻依然令人緊張，而最後，我們重現了去年得名的榮耀，成功守護第六名的寶座。



其實一直以來都聽聞其他系對於文化盃是多麼嚴肅的正視，但外交系卻一直抱著輕鬆的氣氛唱歌，大家沒有任何不愉快或爭吵，沒有太多的得失心，也或許是因為這樣，得名了才更顯得令人興奮。文化盃是我們共同的記憶，相信不管過了多少年後，它都會藏在心中，一翻開就會想起那些熟悉的歌聲、練唱的快樂、一些些的挫折，還有外交系的你們。文化盃五一，請你仔細聽，外交好聲音，唱進你的心！



展現你不為人知的一面 超能力事件簿

—2017 迎新宿營

撰文/江芸蘋、王森玫

2017年10月13日，大雨滂沱的星期五，外交系浩浩蕩蕩前往福隆龍門營區，準備展開為期三天兩夜的超能力爭鬥！

你是否還記得，迎新晚會展現準備已久的小隊劇？你是否還記得，在大雨中發揮機智奔跑的全員逃走中？你是否還記得，餓著肚子也要多賺點籌碼，為團隊爭光的CASINO？你是否還記得，冒著雨與其他小隊對決的大地遊戲？你是否忘記了，不用生火，只要點開瓦斯爐就有火的烤肉享受？你是否還記得，絞盡腦汁解題的尋寶？你是否還記得，各種英雄角色蹦蹦出的RPG？你是否還記得，結業式依依不捨的告別…(還好就算了QQ)



每一次的相遇，相信其中都有一些美中不足，但或許這些不足才是令我們記憶深刻的。謝謝大家的用心參與，讓今年的事件簿更加精采。對於參加的你們，希望對你們來說是大學一個美好的開始，而辛苦準備的你們，能夠一起走完不容易的這段時間，很慶幸是你們。

2017 外交宿營 下臺一鞠躬！



雨也澆不熄的外交精神 —包種茶節

撰文/林靖

還記得包種茶節的那個禮拜，政大一如往昔，路上處處是情侶，沒事就天天下雨，這在平常於我而言或許沒什麼關係，但包種茶節明明已近在眼前，老天爺卻好似沒看見我焦頭爛額的模樣，只是揮揮衣袖，不但不帶走一片雲彩，反而讓它們堆積在政大上空，讓綿綿細雨繼續滋潤這水鄉澤國，想起我大一時包種茶節那晴空萬里的好天氣，暗暗懷疑這屆大一有雨神混雜其中，每逢活動必定下雨，絕不承認說不定是因為身為總召的我事前沒有去拜拜的緣故。

活動當天理所當然地起了個大早，天氣也理所當然地持續下雨，但謝天謝地的是活動當天沒有出現什麼重大的意外，工人們也沒有因為下雨就喪失了對活動的熱情，招待組撐著雨傘在雨中為到來的高中生解說，遊行組撐著雨傘在雨中大吼大叫為外交系拉客，攤位組在棚中與高中生一起玩遊戲，示範組在四維堂前淋著雨跳舞為外交系吸引大家目光，看

著大家努力的樣子，我當下真的是熱淚盈眶，差點潸然淚下——我說笑的，當下來回奔波都來不及了才沒空百感交集呢！但我知道大家會表現得很好，相信我們事前的準備不會白費，何況現場還有這麼多值得倚靠的組頭為我撐腰，讓我能放心的攤位講座來回跑，因為有許多人可以補足我的粗心及不足。



一個活動要辦起來真的會需要很多人的幫助，即便是小如包種茶這樣的小小活動，也有許多我從前沒有注意到的細節，現在仔細想想，自己真的是十分幸運可以遇到這麼多願意包容我的人，更幸運的是我們能一起辦活動，晴也好雨也罷，只期待包種茶節能成為大家心中的美好回憶，讓這份感動在某個角落生根、發芽，在未來繼續為不同的人帶來一樣的感動。



願今夜只消同你歌舞

—外交酒舞節

撰文/陳彥君

賓客步步踏出那堵撒金似的大門外，
九個月以來籌備酒舞節的繁忙感也漸漸消散。

貳零壹柒年貳月。
從最初在自九宿舍自習室與自己的掙扎、到藍圖的構想，
也許是為了給自己的年華一個交代，
抑或是為了讓自己重新記得對於外交系的喜愛，
太多的可能終累積成對於酒舞節的憧憬。



參月。
即便對於未來還是一片茫然，也無法想像酒舞會的終點樣子，
還是毅然決然的開始籌備，酒舞會那天還是好遠的將來。

然後轉眼間就是拾貳月。
九個月以來，我們走過許多該經歷的、不該經歷的，
終也一點一滴拼湊出 2017 外交酒舞節的模樣。

直到最後一天、位於南港的場地，舞會的現場渲染上一層紫金，
將多個月以來那些好的、壞的包裹起來，
一切就像酒缸裡晶瑩的玉液一般，
而似乎有點迷醉在走到終點的喜悅當中。

對我而言，這場酒舞會如同鑽石如同玫瑰，
可能有稜有角、可能帶著些刺，
但是最終，它將是光彩奪目，那就足矣。



2018 外交大事紀



106.05.20	國立政治大學 90 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系友回娘家
106.06.10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畢業典禮撥穗儀式
106.07	全國高中生國際事務研習營
106.09.08	外交系總迎新
106.09.13	外交系參加海峽兩岸孫子兵法辯論賽 冠軍
106.09.27	外交系學會講座：范劭青律師
106.10.13-15	外交系迎新宿營：超能力事件簿
106.10.24	美國前國務院亞太助卿 Daniel Russel 訪政大演講
106.10.24	外交才子才女制服日
106.10.25	國際禮儀講座：張文雄大使
106.11.04	政大包種茶節
106.11.29	外交系系學會專題演講：江啟臣 委員
106.12.02	第 51 屆文化盃合唱比賽 第六名
106.12.14	外交系女排 大公盃冠軍
106.12.15	2017 外交酒舞會：Paramount
106.12.16	程建人大使演講：公職生涯領導與統卸經驗談
106.12.28	外交系棒 政大盃棒球賽冠軍
107.03.11	外交系女排 北政盃冠軍
107.03.21	外交系學會講座：大四學長姐經驗分享
107.03.24	外交系 NMUN 代表團赴紐約參加會議
107.05.07	外交系獎學金暨 NMUN 代表團分享
107.05.09	外交系烤
107.05.18.19	校慶運動會、系友回娘家、獎學金頒獎典禮

∞INFINITY∞

2018 政大外交系刊

∞主編∞

胡澤安、林靖

∞編輯∞

彭紹宇、呂懿倫、蔡媚如、陳羿誼、林映中、邱芷嫻

張嘉庭、陳冷蓉、張憲峰、朱柏瑞、蔡睿毓、蔡家卉

劉則維、顏融、陳柏誠、林怡妙、沈奕萱、余悅、李紋欣

∞特約撰稿∞

施瑀嫻、陳信宇、胡芷昀、陳明德、林伯儒、施秉辰

牛淳安、張簡巧微、鄭州庭、江芸蘋、王森玫、陳彥君、曾懷嫻

∞封面設計∞

林以珊

∞特別感謝∞

全體受訪者

劉斐青 學姊

陳怡萱 助教

黃奎博 教授

郭昕光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2018